

平江不肖生著 六集

江
奇
俠
傳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七版

圖繪

江湖奇俠傳（全九集）

第一集至五集每集價洋六角
第六集至九集每集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平江不肖生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連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一海
界四馬
書路中
局市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宜昌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蘭州 麻門 廣州 沙頭
梧州

世界書局



圖繪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六集

第五十一回 出虎穴仗雄雞

第五十二回 錢錫九納寵

第五十三回 薰香放火毒

第五十四回 楊贊廷刦財

第五十五回 靠碼頭欣逢

第五十六回 佈機關猛

第五十七回 謝援手瓦

第五十八回 藍辛石月下

江湖奇俠傳 目錄

第五十九回 除孽障幾膏
第六十回 盧家堡奇俠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一回 出虎穴仗雄雞脫險 附驥尾乘大鳥凌空

話說楊繼新向西奔逃。因有新娘叮囑的話在心疲乏了也不敢休息。可憐他一個文弱書生。近年來在各省游歷。雖也時常步行二三十里。但是那種步行是賞玩清幽的山水。隨興所至。緩緩行來。所謂安步可當車。心中祇有快樂。沒有憂懼。常有已行了二三十里。自己還不覺得。有多遠的楊繼新。此時真是茫茫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又在黑夜之中。不辨地勢。高一脚低一脚。不顧命的往前奔逃。兩隻腳底板一着地。就痛的如有千萬口繡花針在內。戳刺仍是咬緊牙關忍痛。前

跑。也。不。知。已。跑。過。了。若。干。里。路。心。裏。因。記。罝。着。新。娘。所。吩咐。有。風。聲。追。來。的。話。邊。走。邊。留。神。聽。背。後。有。沒。有。風。聲。祇。覺。得。有。電。光。在。天。空。閃。了。一。閃。接。着。就。有。一。種。聲。音。比。箭。鏃。離。弦。的。破。空。聲。還。尖。銳。幾。倍。一。揚。一。抑。彷。彿。是。一。起。一。落。而。來。電。光。也。隨。着。閃。個。不。住。楊。繼。新。知。道。是。新。娘。的。那。句。話。應。了。却。不。明。白。這。尖。銳。的。聲。音。究。竟。是。甚。麼。東。西。追。來。有。甚。麼。用。處。祇。牢。記。着。新。娘。的。話。不。敢。回。頭。看。顧。自。發。覺。那。響。聲。行。不。到。兩。步。就。覺。得。握。竹。簍。的。掌。心。微。震。了。一。下。同。時。聽。得。竹。簍。顛。上。發。出。極。細。微。的。喳。喇。之。聲。記。得。新。娘。吩。咐。的。話。到。了。這。時。分。須。將。竹。簍。向。背。後。攢。去。了。不。假。思。索。的。將。竹。簍。向。背。後。一。攢。隨。即。回。頭。看。竹。簍。上。的。雞。已。被。劈。做。兩。半。邊。鮮。血。流。了。一。地。不。禁。打。了。個。寒。噤。又。跑。到。東。方。將。近。發。白。了。才。遠。遠。的。看。見。前。面。道。旁。有。一。顆。大。槐。樹。一。到。槐。樹。下。就。倒。地。不。



能動了兩腿。腫得和弔桶相似。脚底走破了皮。血流不止。休說教他再走。就教他爬行一步也做不到了。仰面躺在樹下。哼聲不絕。看看天光已亮了。仍不見新娘趕來。楊繼新痛定思痛。回想這番遭際的情形。簡直如墮五里霧中。再也思量不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祇依情理推測。逆料故設這美人局謀害他的必是那個在粉牆外面遇見的老頭。但是那老頭和新娘是父女。父親要謀害的人給女兒放走了。這女兒又如何能脫離干係呢？並且幾十里路程。就算能從家裏逃出來。也不容易。走到這裏。他對我說。隨後趕來的話。祇怕是當時有意拿這話安我。我的心使我好從速逃走的。我在心慌意亂的時候。也不知道問他一個弱不勝衣的女子。怎麼能跟着我逃五十多里路？我當下若想到了這一層。無論如何禍到臨頭。也得拉着他同走。楊繼新想到這一層。甚是

失望。更着急自己兩腿腫痛到如此地步。此後不能步行。身邊沒有銀錢。又不能雇車馬代步。正在前思後想着急非常的時候。忽聽得遠遠有馬蹄之聲。很是急驟。楊繼新恐怕是追趕他的來了。勉強掙扎得移過頭來。向來路上望去。祇見一匹黑馬飛奔而來。馬上坐的好像是一个女子。頭臉被首帕蒙了。才一轉眼。馬已奔到了跟前。馬上的女子。卽翻身下馬去了。蒙頭面的帕子一看。原來就是楊繼新所着慮不能跟着逃五十多里路的弱不勝衣女子。楊繼新此時心中的歡喜。自是無可形容。這新娘揭下蒙面帕。笑向楊繼新道。到了這顆樹下面。你我的性命才可說是已逃出鬼門關了。楊繼新問道。從此已沒有凶險了嗎。新娘點頭笑道。若再有凶險。你能逃幾十里麼。楊繼新忙用雙手揚着說道。我情願延頸就戮。決不能再逃一步。畢竟是甚麼人。爲着甚麼事。



要謀害我的性命。你說到了這裏便可將情由說給我聽。此刻可以說了。麼。新娘挨着楊繼新坐下來。說道。你們少年男子。真容易入人圈套。你這番能保住性命。可算是萬分僥倖了。你知道我父親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麼。楊繼新道。我自從在路上遇見了你之後。我的一顆心。上下四方。都被你的影子。包裹了。除你的影子而外。甚麼事也沒擋在我心上。我與你父親相遇。正在我偷看。你姊妹的時候。突然被你父親發覺。正容厲色的斥責我一番。我那時慚愧得無地自容。隨後你父親雖改換了面孔。對我和平了。然我終覺面子上有些難爲情。及至你父親提出招贅我做女婿的話來。我心裏又歡喜得不知應如何才好。你父親說過那話緊接着就換裝成禮。我一則心裏沒想到還不曾問出姓氏。二則也沒有給我問姓氏的時候。直到昨日才想起這事來。却已來不。

及了。新娘笑道：「卽此可見你們男子祇知道好色連性命都可以不顧。還不知姓名便做這人家的女婿，除你而外恐怕世間也找不出和你一樣的第二個人來。」楊繼新笑道：「你這話說的不差。我自認疏忽之罪。不過世間固然找不出我這樣的第二個人，就是像你家這樣父親拿着女兒的身體是這般做美人計害人的，又何嘗能找得出第二個呢？如果有第二個，你父親這樣的人必免不了。也有第二個，我這樣的。人。新娘道：「我和那老頭豈真是父女麼？」他姓劉，名鴻采，是個無惡不作的惡人。他的本領大的了不得，僅有三分畏懼。他自己的師傅除他師傅而外，他時常向我們誇口：「世間沒人是他的敵手。」他師傅的名聲極大，就是江湖上無人不知道的金羅漢呂宣良。他是大徒弟。他師傅痛恨他的行為不正，屢次訓斥他，不聽。已在十年前將他驅逐了。我姊妹



也。不。是。同。胞。姊。妹。都。是。在。三。四。歲。的。時。候。被。他。拐。到。這。裏。來。我。們。因。爲。
離。家。太。早。久。已。把。原。來。的。姓。名。籍。貫。以。及。家。中。情。形。忘。了。不。但。我。是。拐。
來。的。他。家。此。刻。二。三。十。個。大。小。丫。環。沒。一。個。不。是。拐。來。的。祇。因。我。兩。人。
生。得。比。這。些。丫。環。齊。整。才。認。我。兩。人。做。女。兒。他。被。他。師。傅。驅。逐。之。後。賭。
氣。去。江。甯。拜。紅。雲。老。祖。的。門。專。煉。最。惡。毒。的。法。術。紅。雲。老。祖。傳。他。一。種。
煉。百。魂。幡。的。法。是。旁。門。左。道。中。最。厲。害。的。東。西。要。煉。這。百。魂。幡。須。謀。取。
一。百。個。讀。書。人。的。靈。魂。據。說。煉。成。了。功。用。處。大。的。不。可。思。議。他。學。了。這。
法。才。特。地。搬。到。遂。平。縣。鄉。下。住。着。因。爲。那。地。方。歷。來。是。重。武。輕。文。的。風。
俗。本。地。沒。有。讀。書。人。地。方。上。人。也。不。把。讀。書。人。當。人。從。別。處。騙。來。讀。書。
人。害。了。性。命。方。不。至。被。人。發。覺。幾。年。以。來。是。這。般。用。美。人。計。害。死。的。讀。
書。人。已。有。八。九。十。個。了。這。也。是。合。當。你。命。不。該。絕。那。已。死。八。九。十。個。讀。



書人當中年紀也有比你輕的容貌也有比你好。然在我姊妹眼睛裏看了都祇覺得行屍走肉不值一看。這次一見你的面心裏便不和從前一樣了。兩夜都不忍下手勾你的魂。所以你一行強我就把身體隱了。若兩夜勾去你二魂。昨日你已昏沉沉的不能起坐了。我兩夜不勾你的魂。原是存心要救你出來。但是我一個人膽小不敢幹這險事。躊躇了好久。祇得和姊姊商量。姊姊素來是不肯多言的。脾氣也不答應。我也不阻攔我。我見姊姊那般冷淡樣子。摸不透他的心事。不知他願不願意擔這干係。救你我二人出火坑。我心裏一着急就病倒在姊姊房裏。姊姊也不睬理。夜間祇催促我回新房。直到你從我背後冷不防搶了我的軟帽往窗外擰我心裏才恍然是姊姊教你的舉動。他既教你搶我的軟帽就可以知道他是存心幫助你我了。我放你走後去。



向。姊。姊。道。謝。他。仍。不。開。口。說。甚。麼。我。計。算。你。已。走。了。三。十。來。里。路。才。裝。
出。慌。張。的。樣。子。去。報。知。劉。鴻。采。說。這。個。姓。楊。的。讀。書。人。大。約。很。有。些。來。
歷。兩。夜。沒。將。他。的。靈。魂。勾。着。剛。才。進。房。去。看。時。不。知。道。已。在。甚。麼。時。候。
逃。了。劉。鴻。采。聽。報。大。吃。一。驚。連。忙。指。指。輪。算。一。番。道。不。打。緊。逃。不。了。
的。他。向。西。方。逃。此。刻。不。過。逃。了。二。三。十。里。路。我的。馬。快。一。刻。工夫。便。追。
上。了。劉。鴻。采。說。畢。將。親。自。騎。馬。追。趕。我。心。裏。祇。急。得。無。可。奈。何。因。爲。他。
的。馬。能。日。行。八。百。里。兩。頭。見。日。他。說。的。方。向。又。不。錯。你。如。何。能。逃。的。了。
呢。這。時。就。虧。了。我。姊。姊。出。來。了。故。意。問。爲。甚。麼。事。我。也。故。意。依。報。知。劉。
鴻。采。的。話。再。說。了一。遍。姊。姊。笑。道。這。如。何。用。得。着。父。親。自。己。出。馬。我。去。
追。擊。回。來。便。了。若。祇。怕。他。逃。出。去。誤。父。親。的。事。惟。有。飛。劍。去。取。他。的。首。
級。劉。鴻。采。遲。疑。一。會。道。也。罷。宰。了。他。滅。口。便。得。哪。當。下。就。用。飛。劍。來。

追。你。你。在。路。上。聽。得。背。後。有。很。尖。銳。的。風。聲。便。是。飛。劍。追。來。了。他。想。不。
到。我。早。已。用。代。替。法。將。雄。雞。代。了。你。的。生。命。飛。劍。把。雄。雞。劈。了。便。回。他。
見。劍。上。有。了。血。跡。也。沒。細。看。以。爲。是。已。將。你。殺。却。無。疑。了。我。回。房。對。姊。
姊。說。出。要。跟。你。走。的。意。思。姊。姊。點。頭。沒。說。甚。麼。祇。教。我。問。你。還。記。得。跪。
在。地。下。當。天。發。的。誓。麼。楊。繼。新。道。就。在。昨。日。的。事。我。如。何。會。忘。記。呢。並。
且。我。的。性。命。雖。說。是。由。於。你。見。憐。然。若。不。是。承。他。指。點。你。一。個。人。未。必。
敢。擔。當。這。們。大。的。干。係。放。我。逃。走。這。樣。救。命。之。恩。我。終。身。也。不。至。忘。掉。
不。過。忘。掉。不。忘。掉。的。話。祇。在。我。心。裏。姊。姊。是。個。有。本。領。的。人。看。他。種。種。
言。語。舉。動。更。是。機。智。異。常。我。一。個。文。弱。書。生。便。拚。着。不。要。性。命。也。沒。有。
不。好。了。不。好。了。我。以。爲。已。在。五。十。里。以。外。不。妨。事。了。怠。慢。一。點。兒。不。



料竟有追趕的來了。楊繼新一聽也慌了手脚說道：你怎麼知道有追趕的來了？不能趁早再逃嗎？新娘仰面望着天空說道：此時已來不及逃了，還好追來的是姊姊，不是劉鴻采自己。你我可以向他求情的說還未了。祇見一個女子騎着一隻大黑鳥從天空飄然而下。楊繼新看那女子正是兩次在後花園裏看見的大姊姊。大姊姊腳才點地，那隻大黑鳥已展翅凌空而去。楊繼新不覺失聲說道：這黑鳥不是我那日遇見那老頭之後眼見這般的兩隻黑鳥從樹林中飛起的嗎？楊繼新說時見新娘已朝着大姊姊跪下，便也想掙扎起來下跪。大姊姊搖手笑道：我不是來追趕你們的，是來跟着你們同逃的。妹妹請起來好說話。新娘這才變換了驚慌的神色，起來問道：剛才送姊姊來的不是呂祖師爺的神鷹嗎？姊姊如何能騎着的呢？大姊姊笑道：妹妹問我連我

自己也不明白。好幾年來。我們都不會見過呂祖師爺的面。明知道他老人家是痛恨那無惡不作的徒弟。既經驅逐門牆之外。所以不願見面。我們因終年跟着那惡賊劉鴻采的緣故。心中也漸漸把他老人家忘了。今早自妹妹偷身走後。我一個人更無聊賴。正坐在房中納悶。那惡賊忽打發人來叫我。我心裏便再忿怒十倍。也不敢違拗他。祇得忍氣到惡賊跟前。這時惡賊還沒發覺你走了的事。同時也打發了人去叫你。我到沒一會。叫你的人回報。說滿屋和花園都尋遍了。不見二小姐。廄裏那匹日行八百里的馬。也連鞍轡不知去向。那惡賊聞報。卽大叫了一聲。跳起來說道。賤丫頭好大的胆量。這還了得。旋罵旋指。輪算了一會。猛然向案上拍了一把掌。說道。咦。這其中有主使的麼。隨又自言自語道。若其中沒主使的人。賤丫頭那有這們大的狗膽。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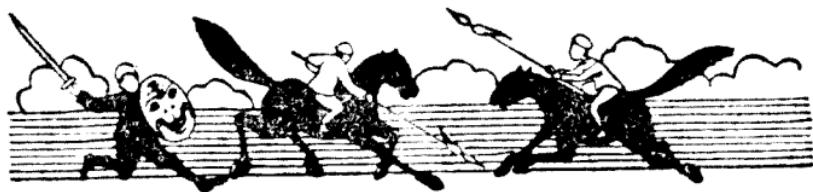
聽。惡賊。說。出。這。話。驚。駭。的。了。不。得。惟。恐。惡。賊。算。出。主。使。的。是。我。來。我。方。
在。心。裏。着。慌。的。時。候。惡。賊。恰。巧。望。我。一。眼。祇。望。得。我。幾。乎。把。胆。都。嚇。碎。
了。惡。賊。原。是。叫。我。們。去。有。話。吩。咐。的。這。一。來。甚。麼。話。也。不。說。了。面。上。的。
怒。容。霎。時。間。改。變。了。憂。愁。着。急。的。模。樣。大。約。是。慮。着。你。走。後。宣。洩。他。的。
作。惡。行。徑。我。立。在。旁。邊。不。敢。退。他。好。像。已。看。出。我。心。不。自。安。的。樣。子。即。
換。了一。副。笑。容。向。我。說。道。你。是。好。靜。的。脾。氣。還。是。回。房。靜。養。罷。那。賤。丫。
頭。此。時。雖。然。逃。了。但。是。聽。憑。他。逃。到。九。洲。外。國。那。有。我。拏。他。不。回。的。我。
此。刻。有。緊。要。的。勾。當。沒。工。夫。去。拏。他。明。日。我。將。他。拏。回。處。治。給。你。看。看。
你。暫。時。回。房。去。罷。我。聽。了。退。出。來。心。裏。仍。是。害。怕。的。很。因。在。房。中。悶。的。
難。過。獨。自。到。後。園。裏。閑。行。心。裏。也。知。道。是。這。們。過。下。去。不。了。然。而。絲。毫。
沒。有。主。意。越。是。羨。慕。你。能。得。所。便。越。是。傷。感。自。身。不。知。如。何。歸。宿。就。在。

我心中正十分難過的時候。偶然抬頭便見呂祖師爺笑容可掬的立在面前。我不由得不吃了一驚。祇得慌忙跪下叩頭。祖師爺道不必多禮。我特地來這裏救你。不可遲延。趕緊追上你妹妹去罷。我見祖師爺這們說。又是歡喜。又是爲難。歡喜的是難得祖師爺肯拿我當一個人親自前來救我。爲難的是因這四日行八百里的馬已被你騎走了。我如何能追得上你呢。並且追上了你又將怎麼辦呢。你也是和我一樣。初從火坑中逃出來的人。虧得祖師爺的神通廣大。我的念頭一轉。他老人家早已知道。卽對我說道。事不宜遲。老夫送你一程罷。你追上你妹妹的時候。我自有擺佈。隨說。隨向園中一顆大桂花樹上招手。枝葉一響。動卽飄然飛下一隻神鷹來。落在祖師爺肩上。祖師爺一面用手撫摸着。一面湊近鷹頭說了幾句話。那鷹真是神物。一斂翅就到了我。



面前地下我還不知道是甚麼用意。望着神鷹發怔。祖師爺指着鷹背向我說道：「你祇騎在他背上不可害怕。也不用你駕駛他。他自然能將你送到你妹妹所在的地方。萬無一失的。」我早聞名他老人家的神鷹，有駭人的本領。駝我一個年輕女子，自是用不着我害怕。我即跳上鷹背，坐了雙翅一招展，我就跟着身凌太虛。祇一霎眼之間便到了這裏。那惡賊能剪紙爲鳶，騎着飛行千里之內。你我都曾騎過的那裏，及得這神鷹的安穩。迅速新娘點頭說道：「我剛才就因見天空有一隻大鳥，鳥背上彷彿有人。向這裏比箭還快的飛來。疑心是那惡賊騎着那紙剪的東西追來了。正和他說失悔不該怠慢，在此地停留。再看鳥背上不像男子。就知道是姊姊了。想不到呂祖師爺有差神鷹送姊姊來的這回事。但不知他老人家說見了我自有擺佈的話是怎生一個擺佈。」

楊繼新聽了這些話。心裏一快活。兩腿登時覺得舒暢多了。掙扎起來。向大姨姊道謝救命之恩。大姨姊這時的態度不似在花園裏那般冷淡了。開口笑問楊繼新道。你跪在花園裏當天發的誓。就這們空口道謝。一聲便算了。事麼。楊繼新紅了臉答道。我是一點兒能爲沒有的人。祇要姊姊有用得着我的事。我無不鞠躬盡瘁。至死不悔。大姨姊待說甚麼。又停住一會兒。臉也紅了。楊繼新倒不覺着。回過頭向新娘問道。我至今還不明白。昨夜爲甚麼搶下你頭上的軟帽。攬了你就服服貼貼的。不把我推開了呢。新娘見問這話。頓時想起昨夜成就百年佳耦時的情形。不禁紅呈雙頰。回答不出來。楊繼新見新娘紅臉。不說。益發連聲追問是甚麼道理。大姨姊忍不住笑道。你討了便宜。他吃了虧的事。還祇管問些甚麼呢。你若真不明白那方法。是我教給你的。我就說。



給。你。聽。罷。妹。妹。頭。上。戴。的。軟。帽。裏。面。貼。了。一。道。遁。甲。符。一。道。替。身。符。那。兩。張。符。是。劉。鴻。采。給。他。勾。讀。書。人。的。靈。魂。時。用。的。平。常。引。誘。了。讀。書。人。進。門。之。後。不。必。我。姊。妹。兩。個。出。面。隨。便。揀。一。個。整。齊。些。兒。的。丫。鬟。都。使。得。就。仗。着。有。這。兩。道。符。用。種。種。邪。蕩。的。手。段。引。逗。得。讀。書。人。動。火。等。讀。書。人。上。前。擁。抱。即。仗。着。兩。道。符。的。力。量。將。自。己。的。身。遁。開。隨。手。指。一。樣。東。西。做。自。己。的。替。身。在。被。引。誘。的。讀。書。人。看。了。祇。覺。得。意。中。人。已。抱。在。懷。中。並。看。不。見。有。遁。形。代。替。的。舉。動。讀。書。人。抱。着。替。身。無。所。不。至。所。謂。銷。魂。地。獄。就。在。這。時。候。被。引。誘。的。人。勾。去。一。魂。一。連。三。夜。勾。去。三。魂。試。問。沒。有。魂。的。人。如。何。能。活。我。妹。妹。因。存。心。愛。你。不。忍。指。東。西。代。替。然。他。自。己。又。不。願。冒。昧。失。身。於。你。恐。怕。一。个。人。力。量。太。弱。救。不。了。你。反。害。了。自。己。所。以。寧。肯。使。你。守。两。夜。空。房。昨。夜。因。見。有。我。替。你。出。主。意。他。的。



胆量才大了。知道有我從中幫助，便不怕不能救你脫險了。楊繼新聽到了這裏，正待問剛才乘坐的神鷹是如何的來歷，陡聽得背後有人大笑。忙回頭看時，正是那日從飯店裏出來遇見的鬚眉如雪的老頭。心中一感激，不由得就立起身來，向那老頭作揖道：「謝把腿上的痛苦完全忘了。」老頭指着新娘，對楊繼新笑道：「何如呢？」娶這們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不是易如反掌嗎？楊繼新還不會回答，祇見新娘和大姊姊都跪下來叩頭道：「承祖師爺救命之恩，粉身難報。不過我等此刻雖已逃到了這裏，一時仍沒有安身之處，不知以投奔何方為好，還得祖師爺明示。」楊繼新見二人稱老頭為祖師爺，才知道就是劉鴻采的師傅呂宣良。那日在樹林中看見的兩隻大黑鳥，就是大姊姊乘坐飛來的神鷹。心想怪道他能包管我易如反掌的娶這們一個絕世美人，得有他



這樣大本領的人。從中作合。我也不知幾生修到這種緣分。楊繼新心中說不盡的高興。至於有沒有安身之處的問題。在他這到處爲家的人。並不在意。隨着就聽得呂宣良說道。安身之處何愁。沒有說時。望着楊繼新道。你一家骨肉團聚之期。就在目前。豈可另謀安身之處。楊繼新道。祖師爺是教我就此回恩府去麼。呂宣良搖頭道。不是我這裏有一封書信。你們三人一同送到長沙隱居山下。柳大成家交給柳大成。自有區處。隨從袖中取出一封信。並兩個包裹遞給楊繼新道。這兩個包裹裏面是劉鴻采半生作惡積蓄得來的珍寶。他剛才已被紅雲老祖拘去責其改悔。十年之內紅雲必不許他離開左右。我將他的家財分給衆丫鬟。已打發各歸原籍。祇他們姊妹終身都已有了着落。並早已無家可歸。所以留了這兩包東西帶來。這裏面的東西雖我是取。



之劉鴻采。但劉鴻采在十幾年前也曾取之於你兩人家中。此中因果不爽。分毫楊繼新雙手接過來。覺得十分沉重。當卽轉交新娘和大姨姊兩個。三人一同向呂宣良叩謝。呂宣良本是萍蹤無定的人。此事既經辦了。仍帶着一對神鷹。不知往何處去了。楊繼新帶了新娘大姨姊投奔長沙。在途中問起姊妹兩個的身世。才知道二人本是姑表姊妹。都是浙江新城縣的巨室。兩家之所以都弄得家敗人亡。一家僅留了一個弱女兒。尙且得受盡千般磨折。這其中也有顯然的因果可言。非是在下迷信因果報應的話頭。祇因生成了這種慘酷不近情理的事實。自然使人看了。覺得處處是報應昭彰。二人既是本傳中兩個女俠。便不能將身世忽略不寫。不知二人的身世當中有何慘酷不近情理的事實。且俟第五十二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二回 錢錫九納寵受恓惶 蔣育文主謀招怨毒

話說浙江新城縣轄柳樹橋地方。有一個姓錢的富室。原是由祖宗做官發了財。在柳樹橋置了許多房屋田產。給子孫享受。這時錢家的主人叫錢錫九年紀才得三十來歲。生性歡喜。結交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如走馬賣解陰陽風水等人。錢錫九時常留在家中款待。有時有江洋大盜犯了案。被追捕得緊急。無處藏身。躲影跑到錢家來說出實在情形。求錢錫九保護。錢錫九也不顧案情輕重。自己是不。是一口答應。窩藏在家。錢錫九也略會得些武藝。

有一個胞妹嫁給同鄉十多里蔣家。蔣家也是新

文掛名讀書。花錢買了一名秀才爲人機巧變詐刀惡手。

却甚相得。這日有夫妻兩個帶着一個女兒到柳樹橋地方賣解。凡是一
來這地方賣解的人無有不聞錢錫九的名。先來錢家打招呼的這三
人也照例先到錢家來。錢錫九一見這女兒年方十五六歲。生得玲瓏。
嬌小秀麗無倫。心中已非常愛慕。及見這女兒使出來的技藝都不是。
尋常一般賣解女郎所能比擬。更傾倒了。不得將三人留在家中攀
談家世。知道這女兒叫韓采霞。已十六歲了。是夫妻兩個的親生女兒。
沒有兒子。打算將韓采霞招一個有些兒能爲的女婿。好供給夫妻兩
個殘年的衣食。錢錫九既愛上了韓采霞。又聽得遠不曾許人。便喜不
自勝。差心腹人向韓采霞的父母說合。情願多送些銀錢。定要納韓



采霞做姨太太。韓采霞正如初開的一朵鮮花。他自己的志願很大。便是嫁人做結髮夫婦也得由他自己看中了人物。依得他自己的種種條件。才算如願相償。於今錢錫九的年齡比他大了一倍。人品又生得粗蠻兇惡。更加是做姨太太。他怎麼得願意呢？他本人既明說不願意。他父母是愛憐他的。是將倚賴他供下半世生活。的當然不忍勉強他。很委婉的向說合人回絕。說合人存心要討錢錫九的好。生拉活扯的要把這事作成威逼利誘。不知費了多少唇舌。用了多少心思。居然誘逼得韓采霞父母答應了。錢錫九出一千兩銀子的聘金。交給韓采霞。父母硬逼着寫了一張賣身字給錢錫九。夫妻兩個摟抱着韓采霞痛哭了一場。才淚眼婆娑一步三回頭的忍泣去了。韓采霞見自己父母因貪圖一千兩銀子的聘金。竟忍心寫賣身字。將他賣給這樣粗蠻兇

惡的錢錫九做妾。心裏又是傷感。又是痛恨。傷感的是爲骨肉。至親都敵不過錢神的勢力。錢神一到便教人骨肉分離。痛恨的是爲錢錫九本有老婆。不應倚仗錢多勢大。欺騙貧人。爲圖遂自己的淫慾。硬逼着將人家的至親骨肉拆開。韓采霞心裏雖則如此痛恨。然父母既收受了人家的銀兩。賣身字且已到了人家手裏。還有甚麼方法能避免那個不願意幹的勾當呢？錢錫九見已達到了目的。直喜得心花怒發。地方鄰居得了這消息。存心巴結錢家的都來慶賀。錢錫九辦了些酒席款待。懸燈結綵。儼然辦喜事的模樣。並引着許多賀客來賞鑑。韓采霞的姿色。以表示他的眼力不差。豔福極大。衆賀客看了。休說韓采霞本來生得秀麗無倫。不由人不誠心贊賞。便是姿首平常賀客。旣存心巴結錢錫九。又有誰敢說半個不贊美的字呢？異口同聲的當着韓采霞。



恭維得錢錫九周身十萬八千個毛孔孔孔鑽出一個快活來渾身十萬八千個快活把個錢錫九包圍了其得意的神情便說不出寫不出畫不出錢錫九越是得意的說不出寫不出畫不出韓采霞痛恨的心思也越跟着說不出寫不出畫不出越是痛恨得厲害當然越是不願意和錢錫九好合這夜錢錫九因賀客恭維得快活多喝了幾杯喜酒乘興到韓采霞房裏來準備盡情享受他生平未曾享受過的溫柔豔福一見韓采霞的面就想上前摟抱韓采霞連忙避開說道你是個有錢有勢的人拿銀錢引誘我父母拿勢力壓迫我父母使我父母不敢不答應你的話忍痛將我賣給你作妾於今銀子已拿去了賣身字也到了你手裏無論如何我也翻悔不了惟有忍氣吞聲的跟你作妾不過你的勢力祇能壓迫我那忠厚誠實的父母我是不怕你壓迫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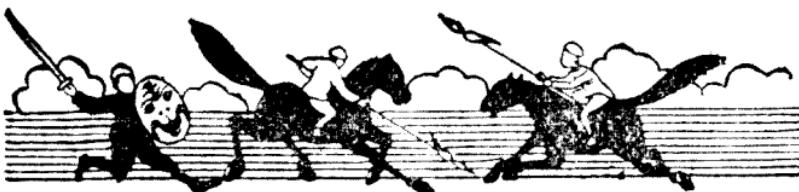


的銀錢祇能向我父母買我的身體。我這身體原是我父母的遺體。父母要拿來賣錢祇由得父母我不能作主。但我這顆心從娘胎裏出來的時候是無知無識的。可見得知識不是父母的遺體。父母祇能賣我的身不能賣我的心。你不想買我的心便罷。若想買我的心就沒有這般容易的事。錢錫九萬想不到韓采霞臨時有這些話說出來。不覺怔了一怔。望着韓采霞那種似雪如霜的神氣。不由得把初進房時一團極熱烈的慾火冷了一個大八成酒興也被冷退了。祇得勉強扮出笑臉來說道：怎麼叫做買你的心？我不懂得。人人個個的心都在身體裏面。我花一千兩銀子買你的身體。自然連你的心一並在內。難道你一個人不和旁人一樣心是另外放着的嗎？韓采霞點頭道：你要裝糊塗也祇得由你。我的心確是不和旁人一樣。是另外放着的。不跟着身體。



在一塊錢錫九大笑道這話倒說的有趣我倒要問你的心此刻放在甚麼地方韓采霞正色道你要問我的心麼我的心從來是放在我父母身上不曾移動過一時半刻錢錫九道然則你這裏是沒有心的了韓采霞道我若有半點兒心在這裏也不和你說這些話了我簡直沒有心在這裏你就勉強逼迫我有甚麼趣味呢錢錫九道我不愛你就不妨逼迫你既是愛你却如何忍心逼迫你呢無論怎麼也得把你的心買轉來不過你的心要如何才能買得轉來呢這是要你自己說的韓采霞道你要買我的心也不是一件難事我的身體雖瘦弱氣力雖很微小祇是幾年來就存心要嫁一個身體偉大氣力強壯的丈夫像你這般的身體也可算是偉大的了但不知道氣力怎麼樣錢錫九不待韓采霞說完即搶着笑道你要我旁的東西我不見得能遂你的意

講到氣力這件東西敢誇一句大口是我身上出產的東西如何強壯得駭人的话我也不必說祇看你要多大有多大便了韓采霞聽了微露出欣喜的神色說道我也不要如何駭人的強壯我祇直挺挺的仰面睡着你能用兩手將我並做一塊兒的那兩條腿分開來到一尺五六寸寬我就如願已足了錢錫九打量了韓采霞幾眼笑道這真是哄小孩子笑話像你這般大小的身體我祇須用兩個指頭便可將你全身提起來就是你兩腿這般粗細的兩條鐵棍我也能要他彎就彎要他直就直何況常人一般的皮肉一般的筋骨呢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個甚麼人老實說給你聽罷我是新城縣大大有名的武舉人兩把十六個力的硬弓我能並做一塊兒要向左邊開便向左邊開要向右邊開便向右邊開一點兒不費事頭號大刀我能一隻手握住刀擣



的。頗兒伸直手膀做一百下太公釣魚你看我兩膀的氣力有多大。全
新。城。縣。找。不。出。第。二。個。像。我。這。般。大。氣。力。的。人。來。你。若。疑。心。我。誇。口。今
夜。是。已。來。不。及。了。明。早。我。便。可。以。顯。點。兒。真。材。實。力。給。你。瞧。瞧。韓。采。霞。
道。你。是。新。城。縣。的。武。舉。人。我。不。會。到。你。家。之。前。就。聽。得。我。父。母。說。過。
既。有。這。們。大。的。氣。力。何。必。要。等。到。明。早。才。顯。出。來。呢。難。道。你。的。氣。力。也。
和。我。的。心。一。樣。是。另。外。放。着。的。嗎。錢。錫。九。道。我。不。是。定。要。等。到。明。早。才。
顯。出。來。祇。因。見。你。這。般。孱。弱。的。身。體。不。是。我。試。力。的。東。西。你。既。執。意。要。
我。是。這。們。試。我。有。何。不。可。你。就。躺。下。來。看。你。能。有。多。大。的。氣。力。儘。管。使。
出。來。便。了。韓。采。霞。道。試。便。試。但。是。你。得。依。我。的。話。錢。錫。九。道。你。有。甚。麼。
話。不。妨。都。說。出。來。我。依。得。的。決。無。不。依。韓。采。霞。道。你。分。開。了。我。兩。條。腿。
到。一。尺。五。六。寸。寬。我。從。此。一。心。一。意。跟。你。作。妾。誓。無。異。言。若。是。分。不。開。

或分開不到一尺五六寸寬當怎麼辦錢錫九絕不在意的答道不是。生鐵鑄成的那有分不開的道理韓采霞道分得開是你的造化但是萬一分不開當怎麼辦呢錢錫九道看依你說當怎麼辦便怎麼辦韓采霞道你今夜喝多了酒氣力或者不能如平常一般大我限你三夜你在三夜之中能分開我兩腿我心甘情願的從你分不開便不能怪我要強逼着我跟沒氣力的人作妾我甯死不甘願錢錫九隨口應道好我若真個分你兩條腿不開也沒顏面做你的丈夫了一千兩銀子算不了甚麼一分一厘也不要你父母退回並把你的賣身字還給你拿去韓采霞問道這話能作數麼錢錫九拍着胸脯道大丈夫說的話那有不能作數之理不過你說的話也要能作數才好不要分開了你的腿又生出甚麼難題目來給我做韓采霞道我雖是個女子說話也。



是一句成單兩句成雙。斷不改移。說完仰面橫躺。在。床。上。將。兩。腿。直。挺。
挺的伸出。床外。兩膝。兩踵。緊緊的靠着。錢錫九仔細端詳那兩隻瘦削如筍的脚。能併在一個手掌中。握住。那時一般男子的心理都愛看小脚。越是小的。可怕。在那時男子眼中看了。便越是覺得可愛。看了瘦小不盈一握的脚。沒有個不勃然動興的。錢錫九當然也是這一般的心理。望着韓采霞兩隻脚。越看越愛。握在手中。輕輕捏了兩下。柔若無骨。尤覺搖神蕩魄。暗想這樣兩隻勾魂的蓮瓣。能有甚麼氣力。就是平常握在掌中。還得仔細捏重了些兒。受了傷。不是當要的事。拿這東西和我這個有力如虎的武舉人。鬪氣力。豈不是笑話。韓采霞見錢錫九祇顧握着兩脚。端詳撫弄。一點兒沒有使氣力分開的神氣。不禁氣忿起來。說道。你再不使氣力分開。我已不耐煩等你了。旋說。旋將兩脚一



縮脫出了錢錫九的掌心。待翻身坐起，錢錫九忙止住道：「我不是不使力，是不忍使力也罷。你若覺得有些兒痛，就得快說，免得捏傷了使我心裏難過。」韓霞采也懶得回話，祇仍將兩腿伸直，錢錫九一手握住一隻腳，拉弓也似的漸次增加氣力，向兩邊分開，卻是作怪兩膀的氣力，看看使盡了，兩腿竟比生鐵鑄成的還要強硬，莫說向兩邊分不開來，連上下移動分毫也做不到。祇累得一身大汗，羞得滿面通紅，握着也不好放手，也不好韓采霞連聲催促道：「怎的還不使力呢？」錢錫九被催促得恨無地縫可入，祇得借着韓采霞的話解嘲道：「今夜祇怕是應了你的话，喝多了幾杯酒，氣力大不似平常，使力過於兇猛了，又覺心中不忍，且依你的明夜再來罷。我連你兩條腿都分不開來，更有何顏面做你的丈夫？你獨自睡罷，若三夜不曾分開，你去跟你的父母，我也無



面目再住這新城縣了。錢錫九明知不會將韓采霞的兩腿分開，勉強要和韓采霞同睡，是得不着甜頭的。並且他先誇下了大口。此時面子上也實在有些難爲情。不如素性不在韓采霞跟前，倒可減輕多少慚愧。韓采霞也不說甚麼。等錢錫九一出房就關上房門睡覺。錢錫九也不好意思拿這夜的情形對家裏人說。次早天未明就起來趕考期工。夫似的認真攀弓搬石自覺氣力並不比考武舉的減少。足足練習了一整日氣力試用兩根檀木棍拿麻繩綑縛在一塊。再用涼水蘸在麻繩上使麻繩縮緊。將全身氣力運到兩條膀臂上。一手握住一根木棍。祇一聲斷喝。喳喇喇分做兩開看。麻繩已斷做了若干段。試驗後。望著麻繩不住的點頭道。他的兩腿不過硬得和檀木一樣。併攏來的力量不過和麻繩綑縛的一樣。今夜若再分不開來。就祇好認命了。這夜錢

錫九飽餐了夜飯。口酒都不敢喝。進房欣然對韓采霞道。昨夜一則因喝多了酒。二則不忍用力過猛。今夜你得當心一點兒。拗痛了筋骨。是不能怪我的。韓采霞道。能拗痛我筋骨。是你的本領來罷。說時仍照昨夜的情形躺下。錢錫九今夜便不似昨夜那般輕憐重惜的了。和握檣木棍一般的將兩脚牢牢的握住。連足了氣力也是一聲斷喝。猛然往兩邊一撕。祇因用力過猛。竟將韓采霞的身體直挺挺的橫擎在手中。惟有兩腿依舊併做一塊。不曾分開。一寸半寸。錢錫九不知不覺的長歎了一聲。放下韓采霞。回身往外便走。獨自思量了一夜。簡直想不出韓采霞是用甚麼方法。將兩腿合併得這們強硬。更想不出破這方法的方法來。思量三夜的限期已過了兩夜。若明夜再分不開。一千兩銀子的事。小面子如何下得來呢。想到這一層。更是急得如熱鍋上螞蟻。



走投無路。一夜容易過去。天光一亮。便是最後五分鐘的第三日了。仍是和昨日一樣盡力的攀弓搬石。午飯過後。蔣育文來了。見錢錫九一個人在練武的房裏。累得汗流遍體。便笑着問道。新討了姨嫂子。今日纔三朝。怎麼捨得不在房中結實親熱。却獨自在這裏討這種苦吃呢。大概是姨嫂子嫌你的弓馬生疏。怕將來奪不着武狀元。逼着你吃這種苦頭。錢錫九被說得紅了臉。半晌不好回答。蔣育文很覺得詫異。接着問道。我真不懂得你是甚麼用意。我見你自中過武舉之後。不曾有一次到這房裏來理會這些東西。今日一則是納寵後。第三天不應有閑情餘力來弄這些玩意。二則你中舉之心已得意足。並不打算再從這上面做工夫。你累出這一身臭汗。畢竟爲着甚麼呢。錢錫九素來和蔣育文的感情很好。又逆料這事終久不能瞞他。便將蔣育文



拉到僻靜處說道。不瞞你說。我真倒霉極了。前日你不是還在這裏喝了喜酒。黃昏時候才回去的嗎。你回去之後。我乘着酒興。到新討的人房裏。以爲可以遂我這幾日來的慾望。誰知如此這般的鬧了兩夜。若今夜再不成功。你替我想想。弄個人財兩空。還在其次。你看我。此後拿甚麼面目見人。我怎能不着急。怎能不拚命的練氣力。蔣育文聽罷。哈哈大笑道。原來有這們一回事。我昨夜還向你令妹說笑話。不知你得了這們一個寶貝也似的人兒。這兩夜是如何盤腸大戰的情形。令妹說必是通宵達旦。人不離鞍馬不停蹄。做夢也想不到。你專在他一對腳上。玩了兩夜的把戲。這却如何是好呢。據我想。你這練氣力是白練了的。姑無論練一日兩日。練不出多少氣力來。卽算能練得增加些氣力。你要知道。他教你分開到一尺五六寸寬。你這兩夜用盡平生氣力。



尙不能分開一寸半寸所差的氣力不用說不在少數略略增加一點兒有甚麼用處呢並且照情理推測你能將用麻繩綑縛的檀木棍分做兩根麻繩斷做若干段而不能將姨嫂子的腿移動分毫這就不關於力大力小了這其中必有別的緣故知道了其中竅妙大約不用多大氣力便可以分開若一味行蠻那怕你的氣力再加幾倍也是枉然錢錫九點頭道我何嘗不是如此着想無奈想不出是甚麼竅妙來除了行蠻更沒有旁的方法蔣育文不做聲低着頭閉着眼好像思索甚麼的樣子過了一會忽然抬起頭向錢錫九笑道我已替你想出一個方法來了你不妨去試用一遭好在你原來是束手無策的我想的方法便不靈也不至誤你的好事錢錫九連忙問道甚麼方法快說出來不靈決不怪你蔣育文道你今夜帶一塊小小的鐵片或鐵鎚在身



上。但不可貼肉將鐵鎚懷熱了。照昨夜的樣。兩手把姨嫂子的身體擎得懸空。以你的力量。一隻手必能將他擎起。騰出一隻手來。拿出鐵鎚。或鐵片。祇輕輕向他腰眼裏一點。趕緊放下鐵鎚。一手握住一脚。往左右一分。便不怕分不開了。錢錫九問是甚麼道理。蔣育文道且試用了。靈驗。再說此時我還沒有把握。錢錫九雖不相信。這方法有效。然在一籌莫展的時候。得有這效否。不可知的方法。畢竟聊勝於無。遂依蔣育文的話。如法泡製。果然鐵鎚一着。韓采霞的腰眼絕不費力的就將兩腿分開了。韓采霞兩腿既被錢錫九分開。有言在先。無可抵賴。祇得含着兩泡眼淚。聽憑錢錫九惟所欲爲。好事成後。韓采霞問道。你怎麼知道。用鐵鎚點我的腰眼。錢錫九笑道。不想出這方法。如何能使你心甘情願呢。韓采霞道。你從甚麼地方想出來的呢。我倒很佩服你的心思。



細密。你把如何想出來的道理說給我聽。聽看錢錫九那裏知道其中的道理。祇得說道：你的腿已被我分開了，如了你的心願，便算完事。何必追問甚麼道理？韓采霞道：你說不出其中道理，可知這方法不是由你想出來的。我於今做你姨太太，生米也煮成了熟飯，難道還有翻悔？你把想這方法的人說給我聽，我也知道這人的能耐有甚麼要緊？錢錫九被逼得沒法，祇好將蔣育文說出來。韓采霞便不做聲了。又過了幾日，蔣育文來錢家閑坐，到了韓采霞房裏。韓采霞用閑談的態度笑道：姑老爺是精明能幹的人，做事要處處存心積德，才好這回不應幫着你舅老爺出這壞心術的主意，做這種壞事。將來是免不了要受報應的。蔣育文大笑道：怎麼謂之壞事？姨嫂子應該感激我，才是不是我出那個主意？姨嫂子至今還嘗不着那夜分開兩腿以後的滋味。

哩。彼此是這們笑謔了一會。蔣育文便走出來了。豈知這日在錢家吃了午飯回家肚中就瀉。個不住一夜數十次沒有收煞的時候。一連三四日如此。把個蔣育文瀉得頭昏目眩腿軟腰酸。知道是韓采霞用報復手段。蔣育文妻子回來求情。韓采霞送一包藥服下才將瀉止住。了從此兩家就有了嫌隙。錢錫九寵愛韓采霞。言無不信。計無不從。遇事與蔣育文作對。蔣育文仗着自己一點兒小聰明也遇事不肯退讓。兩家的怨越積越深。傾陷的手段也越使越辣。四五年之後。畢竟因這一點兒小忿。兩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不知因何弄得家破人亡。且俟下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三回

薰香放火毒婦報冤仇

拔刀救人奇俠收雙女

話說韓采霞到錢家才一年就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素玉素玉不到周歲蔣育文也生了個女兒取名瓊姑這時兩家骨子裏雖有嫌隙表面仍相往來蔣瓊姑從小就生得玲瓏可愛最能窺伺長輩的意思韓采霞雖因蔣育文代錢錫九出主意懷恨刺骨然見了蔣瓊姑却忍不住不歡喜痛愛凡事之不可理解的不謂之天緣便謂之天數大概蔣瓊姑命裏合當利錢素玉有同時落難的天數又有同時適人的天緣所以不由得韓采霞不歡喜若不然錢蔣兩家當日已成冰炭蔣育文全

家男女老少一十五口竟有一十四口屈死在韓采霞一怒之中而蔣瓊姑獨能因得韓采霞歡喜的緣故得保性命豈是偶然的事兩家畢竟爲甚麼如此慘酷的陷害呢說起原因來實在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休說至親骨肉不應因這點小事卽相仇殺便是一面不相識的強暴之徒也罕有生性偏狹居心狠毒到這一步的事因錢錫九有一座祖墳在蔣育文的田莊附近那座祖墳據研究陰陽風水的人說錢家做官發財添丁進口就全仗那座祖墳保佑那祖墳的龍脈如何好朝岸如何好砂水如何好祇要後人能小心謹慎的將那祖墳保護得沒有人一般以陰陽風水之術在江湖上餬口的人終年不斷的有三五個在錢家住着錢家的產業多房屋大江湖上九流三教的人一到他



家。他。不。問。有。不。有。一。點。兒。真。實。本。領。但。是。能。奉。承。得。法。恭。維。恰。當。的。一
體。留。作。上。賓。款。待。到。錢。家。來。的。地。理。先。生。無。不。深。知。錢。錫。九。的。性。情。和。
錢。家。所。自。信。的。發。塚。錢。錫。九。也。自。以。爲。那。座。祖。墳。是。將。來。公。侯。將。相。發。
源。之。地。每。新。來。一。個。地。理。先。生。錢。錫。九。必。親。自。帶。着。到。那。座。墳。上。賞。鑑。
賞。鑑。走。江。湖。的。人。那。有。蠢。笨。的。呢。奉。承。恭。維。的。話。都。是。如。出。一。口。久。而。
久。之。遠。近。的。人。即。不。研。究。地。理。及。與。錢。家。素。不。相。識。的。人。也。都。知。道。那。
座。墳。是。錢。武。舉。家。的。發。墳。附。近。牧。牛。羊。的。都。相。戒。不。許。牛。羊。踐。踏。那。墳。
周。圍。數。十。丈。之。地。因。爲。錢。錫。九。聽。了。地。理。先。生。的。話。盡。力。的。保。護。那。墳。
不。使。受。絲。毫。損。傷。專。派。兩。個。壯。健。漢。子。常。川。住。在。墓。廬。裏。看。守。墳。墓。遇。
有。牛。羊。在。墓。旁。數。十。丈。以。內。踐。踏。不。是。將。牧。童。飽。打。一。頓。便。將。牛。羊。牽。
去。不。放。必。須。牛。羊。的。主。人。到。墳。前。叩。頭。陪。禮。並。大。受。錢。錫。九。一。番。叱。責。

才得牛羊回來。蔣育文有一所田產，在那墳的對面，當親戚和諧的時候。蔣家對於那墳也盡相當的力量保護及已有了嫌隙，便不過問。那墳的事了。嗣後仇怨愈結愈深，不但不過問，反時刻想損害那墳墓。使錢家的家運受些影響，也招引些地理先生來家研究，破壞那墳的方法。有的說須在那墳的來龍上掘一個弔井，使龍脈洩了氣，墳就不靈了。蔣育文說這事辦不到，因為那墳的來龍是錢家的土地。我蔣家不能去掘井，破壞的太顯明了。若錢家告狀打起官司來，我虧理打他不過，就有第二個地理先生獻計道：斷他的來龍不如截他的朝岸，祇要在那墳的對面建一所樓房，使墳裏的人看不見岸山，以後生出子孫來，一個個都是瞎子。蔣育文喜道：這方法好極了，又容易辦到。我有一所田產，正在那墳的對面，我拚着花幾千兩銀子，到那田莊上建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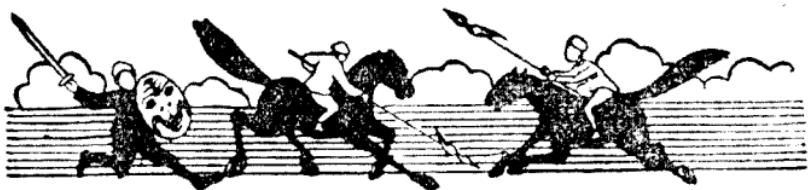
所。樓。房。錢。家。就。明。知。我。是。有。意。破。壞。我。在。我。的。土。地。內。建。造。我。自。己。住。
的。房。屋。他。也。沒。方。法。來。阻。攔。打。官。司。也。不。怕。他。看。定。了。地。基。方。向。就。動。
手。開。工。地。理。先。生。巴。不。得。有。這。種。事。發。生。好。從。中。沾。刮。些。油。水。即。時。跟。
着。蔣。育。文。到。那。田。莊。上。擇。定。了。地。基。有。錢。的。人。無。事。不。可。以。咄。嗟。立。辦。
加。以。有。心。陷。害。仇。家。尤。以。越。快。越。好。比。尋。常。建。築。房。屋。多。幾。倍。的。工。人。
晝。夜。兼。營。好。像。這。新。樓。房。一。旦。造。成。錢。家。人。立。時。就。都。變。了。瞎。子。似。的。
等。到。錢。錫。九。得。着。莫。廬。裏。人。的。報。告。時。蔣。家。房。屋。的。牆。基。已。砌。成。幾。尺。
高。了。錢。錫。九。隨。卽。帶。領。幾。個。地。理。先。生。匆。匆。同。到。墳。上。視。察。地。理。先。生。
的。見。解。大。抵。差。不。多。一。看。都。大。驚。失。色。道。那。房。屋。萬。不。能。使。他。造。成。造。
成。了。錢。家。有。無。窮。的。禍。害。錢。錫。九。聽。了。這。一。氣。非。同。小。可。當。時。打。發。門。
下。的。清。客。去。蔣。家。質。問。多。少。地。方。好。建。造。房。屋。爲。甚。麼。偏。要。在。錢。家。發。

塚的對面建造。使發塚看不見岸山。蔣育文既是故意。這們辦怎肯因質。問便中止進行呢。對清客大罵了一頓。說我建造住宅在我自己的土地內用我自己的錢。絕不與錢家相關。休得前來放屁。清客挨了這一頓罵。跑回來對錢錫九添枝帶葉的。說得錢錫九恨不得抓住蔣育文。活吃下肚裏去。當下就要衝到建築場去。憑着他自己身上的武藝。將蔣育文和一般工人打一個落花流水。把砌成的幾尺牆基推爲平地。祇是同來的幾個地理先生心中雖一般的惟恐天下不亂。然他們這一類人祇能憑着一張嘴在背後挑撥。慘恩好從中得些利益。至於挺身出頭與人動手相打的事。恐怕吃了眼前虧。還得不着多少好處。是不願意幹的。因此大家把錢錫九勸住歸家。從長計議。錢錫九氣忿忿的回到家中。召集衆門客商量對付的方法。人多口雜。主張自不齊。



一。有。主。張。多。辦。酒。席。將。附。近。數。十。里。的。紳。耆。請。來。向。蔣。育。文。評。論。道。理。
的。有。主。張。以。驚。動。神。墓。的。罪。名。去。縣。裏。控。告。蔣。育。文。的。錢。錫。九。都。覺。不。
甚。妥。當。不。能。必。操。勝。算。而。自。己。却。又。思。量。不。出。對。付。的。方。法。來。韓。采。霞。
知。道。了。這。消。息。忙。打。發。丫。鬟。將。錢。錫。九。請。了。進。來。說。道。蔣。家。這。番。陷。害。
我。家。的。舉。動。毒。辣。到。了。極。處。他。料。定。我。家。明。知。道。他。是。存。心。陷。害。祇。是。
奈。何。他。不。得。請。地。方。紳。耆。來。向。他。評。論。道。理。罷。他。在。他。自。己。所。有。的。田。
莊。內。建。造。房。屋。祇。要。不。侵。佔。錢。家。的。土。地。錢。家。沒。有。出。頭。阻。攔。的。道。理。
至。於。有。不。有。妨。礙。風。水。的。話。是。沒。有。憑。據。的。莫。說。道。理。說。不。過。他。即。算。
能。說。的。他。無。理。可。答。他。恃。強。不。理。會。仍。照。常。加。工。建。築。也。就。無。可。奈。何。
他。了。道。理。說。他。不。過。打。官。司。也。不。見。得。能。勝。過。他。你。待。仗。着。身。上。武。藝。
衝。過。去。打。服。他。罷。不。但。打。他。不。服。他。還。巴。不。得。你。有。這。無。理。的。舉。動。好。

到縣裏告你依我的主意暫時萬不可與他計較一面對外人說實在沒有方法能使蔣家停止建造一面託人向蔣家說情願賠償他多少銀錢求他將房基移左或移右二三丈錢錫九不悅道要我去向他低頭他便依了我的移開二三丈我也犯不着在他跟前示這個弱何況逆料他決不肯依呢於事無益徒留一個笑柄給人這事幹不得韓采霞笑道我何嘗不知道他決不肯依我出這個主意自有我的道理錢錫九喜道有甚麼道理且說給我斟酌斟酌如果可行我就依你的辦韓采霞將房中丫鬟揮了出去關上房門低聲對錢錫九說道蔣育文慣用惡毒的手段害人我不圖報復就罷了要報復也就得用極惡毒的手段使他全家俱滅還得不着一點兒是被我害了的憑據做鬼也教他做個糊塗鬼我有一種薰香是我父親在江湖上費了多少的時



日。少。的。心。思。才。得。到。手。的。厲。害。無。比。我。父。親。傳。給。我。我。在。你。家。這。東。
西。沒。用。處。於。今。蔣。育。文。既。有。這。般。惡。毒。說。不。得。我。要。拿。出。這。東。西。用。一。
回。錢。錫。九。道。這。東。西。我。雖。沒。見。過。但。是。我。曾。聽。得。人。說。薰。香。是。強。盜。用。
的。用。處。在。使。人。嗅。着。那。氣。味。立。時。昏。迷。不。醒。於。今。我。又。不。打。算。劫。取。蔣。
家。的。銀。錢。徒。使。他。全。家。昏。迷。一。陣。子。有。甚。麼。益。處。呢。韓。采。霞。湊。近。耳。根。
說。道。我。的。話。還。不。曾。說。明。你。就。來。不。及。似。的。問。自。然。不。知。道。有。甚。麼。益。
處。你。要。知。道。此。刻。是。太。平。世。界。無。端。要。使。蔣。家。的。人。都。死。在。我。手。裏。旁。
邊。人。得。不。着。一。點。兒。憑。據。除。了。用。這。東。西。是。做。不。到。的。我。這。東。西。的。力。
量。能。使。人。昏。迷。一。晝。夜。不。醒。揀。沒。有。月。光。的。這。夜。我。獨。自。一。個。人。帶。了。
這。東。西。前。去。人。不。知。鬼。不。覺。的。將。他。一。家。人。迷。翻。加。上。一。把。火。連。房。屋。
帶。人。燒。他。一。個。乾。淨。淨。有。誰。能。拿。得。出。是。我。家。放。火。的。憑。據。來。你。這。

一口無窮的怨氣不是已得着了出路嗎。錢錫九喜得跳了起來說道。他在我發塚的岸山上建造房屋用意正是要害死我全家我不能把他。他全家害死我這口怨氣也是得不着出路打官司和請紳耆評理的方法我就因爲太和緩了不是對付蔣育文這種惡毒人的手段你這辦法才正合了我的心願。韓采霞連忙搖手止住道低聲些這不是當要的勾當除了你我二人之外斷不能使第三個人知道一點兒風聲。我其所以要你一面對外人說實在沒有方法能使蔣家停止建造一面打發向蔣家求情就是有意做出軟弱的樣子來好教人不疑心有極惡毒的方法在後你我於今既經議定了分途照辦便了謹慎謹慎萬不可對家裏人露出一點口風。錢錫九點頭稱是心中很歡喜韓采霞足智多謀能替他出氣誰知錢韓二人儘管秘密畢竟事還沒做便



已被人知道了。知道的是誰呢？原來就是那個無惡不作的劉鴻采。這時劉鴻采尚不會被呂宣良驅逐到處游行。原也抱着一點兒行俠做義的宗旨。無奈劉鴻采生性不是公平正直的人。呂宣良因他的天資極高。夙根極深。急欲成就一個好徒弟。不曾端詳審慎。既列門牆。就不免有些感情用事。非到萬不得已。沒有肯將已經作育成功的徒弟輕易驅除的。誤收匪人做徒弟。自己因之受了拖連的。在修道的人當中。極多極多。不是呂宣良一個。不過這時的劉鴻采。行爲雖不甚合理。然尚不是有心作惡。卽如這回錢韓二人在密室商議害蔣育文全家性命的事。劉鴻采湊巧不先不後的到了錢家屋上。因聽得夫妻密議的聲音。心中動了一動。卽用隱身法到了錢錫九身邊。甚麼言語都聽了入耳。若是旁的劍俠聽了這種惡毒的消息。必然設法阻攔。使這惡毒。

的計劃不能實現。無如劉鴻采的思想和人不同。他也是個相信風水的人。覺得蔣家在錢家發塚岸山上建造屋房於錢家固是有禍害而蔣家對着人家陰宅建造陽宅。且存着不利於陰宅的心。論天理地理人理也都應有極大的禍害。兩家的厲氣都已聚得非常濃厚。結果應該兩敗俱傷。我祇擇其中有緣的人能救的救。一兩個劉鴻采既是這們一種奇特思想就存了一個隔岸觀火的心思。不肯偏袒那一方面。次日劉鴻采假裝一個乞丐到蔣家乞食。恰好遇着蔣瓊姑跟着幾個兄弟在庭院中玩耍。劉鴻采見面便吃了一驚。暗想這般秀外慧中玲瓏嬌小的女孩。我平生未曾多見。天生這樣的麗質必有用處。決不應該死在這劫數之中。我何不救他出來。暫時做我的義女。傳他些道術。或者將來能做我修煉的幫手。其餘的這些人一個個印堂發暗。準頭。



帶青都已透出了死氣是無可挽救的了。劉鴻采既存心想救出蔣瓊姑也不動聲色等到韓采霞實行毒計的這夜悄悄的躲在蔣家房上偷看這夜是月盡夜天上祇微微的有點兒星光二更時分隱約看見一條黑影很急的向蔣家奔來認得出就是韓采霞。劉鴻采用棉花塞了鼻孔借隱身法跟在韓采霞背後好看他如何舉動祇見他身手好快一摶脚就上了房子穿房越脊飄風也似的沒有聲響經過幾間房屋到一處院中飄身而下揭起外衣從腰間取下一條指拇粗的紙捲來敲火鑊點着從門斗隙中塞進房去好像燒着了硫磺發出一種嗤嗤的細響。韓采霞立了片刻回身又到這邊房門口也取了一條同樣的紙捲點着如前塞了進去又立了片刻才將房門撬開。劉鴻采跟着進房見韓采霞把几上的銀燈剔大看房中陳設整齊華麗一望就知

道是富貴人家的臥室。床上帳門垂着。床前踏板上並排放着一男一女的兩雙鞋子。韓采霞一手高擎銀燈。一手撩開帳門。望着床上睡得和死人一般的男子。點了點頭。恨聲說道：「你今夜可不能怪我。我的身體因你一句話斷送我的父母。因你一句話分離。我就剝你的皮吃你。」肉也難消我胸中之恨。我若願意給姓錢的作妾。何待你出主意。我不願意。何用你造這大孽。你今夜若死得不甘。儘管去閻王跟前告我。我隨後便來。你須知我此刻來殺你。全家並不是爲錢家墳墓的事說。籠仍將帳門放了。將燈也擋在原處。出房走到這邊房裏。劉鴻采看這房丁字式安放。兩個床帳門都垂下。房中陳設的尋常家具。韓采霞也將桌上的油燈剔亮了些。端起來照。床上每床上有一個形似乳媽的人。帶兩個小孩睡了。蔣瓊姑在其內。韓采霞用燈在蔣瓊姑臉上照。



了。又照肌理。瑩澈眉目如畫。那種美睡酣甜的樣子。便是具蛇蝎虎狼之心的人見了。也得油然發生愛惜的念頭。劉鴻采原打算等韓采霞轉身。卽將蔣瓊姑抱在懷中。再跟着看韓采霞的舉動。祇是韓采霞望着蔣瓊姑。好像現出遲疑不決的神氣。好一會才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原來十分愛你的。此時見了你的面。究竟不忍心使你葬身火窟。且替蔣家留了你這一點骨血罷。旋說。旋一手將蔣瓊姑提起來。夾在脅下。受了薰香的人和死了的祇多一口氣。就是用油煎火灼至死。也不會醒來。蔣瓊姑被夾在韓采霞脅下。頭垂腳襯。軟洋洋的毫無知覺。韓采霞夾了蔣瓊姑出來。復用薰香把蔣家的底下人都薰翻了。在蔣育文房中搜索了一大包細軟。做一包袱。連同蔣瓊姑繫在背上。然後搬柴。運草。放起火來。鄉村之中房屋稀少。不似市鎮都會一家失火。鄰居容

易。發。覺。前。來。撲。滅。的。人。又。多。鄉。村。中。失。了。火。若。不。賴。自。己。驚。覺。得。快。起。
來。救。熄。鄰。居。是。非。待。次。日。早。起。不。能。發。覺。的。韓。采。霞。特。地。前。來。放。火。引。
火。之。物。當。然。都。搬。運。在。緊。要。的。地。方。一。燒。着。就。冒。穿。屋。頂。風。增。火。勢。火。
助。風。威。可。憐。蔣。育。文。全。家。男。女。老。少。主。僕。共。一。十。五。口。人。除。蔣。瓊。姑。而。
外。十。四。口。都。在。迷。夢。中。被。燒。得。伸。手。舒。脚。休。說。圖。逃。連。醒。轉。來。再。死。的。
都。沒。有。韓。采。霞。見。幾。間。睡。了。人。的。房。屋。都。燒。得。表。裏。通。紅。火。燄。衝。天。逆。
料。是。早。已。死。了。才。轉。身。飛。奔。錢。家。劉。鴻。采。緊。緊。的。跟。在。後。面。祇。見。韓。采。
霞。奔。到。離。錢。家。約。有。半。里。路。的。一。座。山。上。尋。着。一。處。山。巖。將。背。上。的。蔣。
瓊。姑。和。包。袱。解。了。下。來。納。入。山。巖。裏。面。再。回。身。向。錢。家。奔。去。劉。鴻。采。跟。
在。他。背。後。思。量。道。這。舉。動。很。奇。怪。怎。麼。納。在。這。山。巖。裏。面。呢。難。道。夜。裏。
不。好。安。頓。這。蔣。瓊。姑。須。待。明。日。白。天。再。來。麼。韓。采。霞。的。脚。下。很。快。半。里。



多路霎眼工夫就到了也是一墊脚上了房簷到他自己臥室外面天井中落下躡脚潛蹤的惟恐有響聲被房中人聽得的樣子也從腰間摸出一條紙捲敲火點着照蔣家的樣送入房中房中原有鼾聲的紙捲進房不多時鼾聲頓時寂然了韓采霞推開房門進去絕不露出蹠跡的意味從左肘上取下一把尺多長的尖刀來寒光閃灼可知是鋒利極了左手撩開帳門右手握刀指着錢錫九的臉低低的聲音却很斬截的說道你倚財仗勢強娶我做妾幾年來被你奸污時時刻刻恨不得吃你的肉替你出主意的蔣育文我也取了他一家十四口的性命我對他的怨恨已可消除了此時輪到了你頭上我若不將你殺掉也對不起蔣家一十四口的冤魂魂字才說出口利刃已刺入錢錫九胸窩一抽刀血便跟着直噴出來有一三尺多高濺在帳頂上喳喳的



響刺死後看也不看一眼在被褥上揩去刀上血跡卽走到床頭提出一個綑好了的包袱急急走進後房將錢素玉抱起也和受了薰香的一樣就從後房窗眼裏聳身上房頭也不回的向那座山上飛奔韓采霞這番舉動倒把個劉鴻采怔住了暗想這女子也可算是毒辣到極處的了和錢錫九做了這幾年夫妻女兒都有這們大了居然忍心下這樣的毒手倚財仗勢逼迫人家女兒做妾的看了這種榜樣也就應該有點兒戒心了我倒要始終跟着他看他將這一對女兒怎生處置沒一會跟到了山巖裏將錢素玉放下打開包袱取出衣服來把身上濺了些血跡的衣服更換了天光漸亮錢蔣兩女兒因睡在地下比睡在床上的容易清醒蔣瓊姑先醒轉來睜眼看了看四周的情形便哇的一聲哭了口裏不住的叫媽媽韓采霞好像怕被人聽得哭聲前來



識破他行蹤似的忙伸手將蔣瓊姑的小口掩住一面就耳根說道我救了你的性命到這裏你還哭麼若再敢哭就連你這條小性命也不留多死你這們一個才出世的小東西和多踏死一隻螞蟻差不多你不可不識奸韓采霞這派話若對已經成年有知識的人說自可將哭聲嚇住無奈蔣瓊姑才得五六歲知道甚麼東西是性命和死有甚麼可怕越是見韓采霞說話的聲音嚴厲越是嚇的大哭不止蔣瓊姑的哭聲正高的震人耳鼓錢素玉已醒轉來張眼看了一看也緊跟着大哭起來韓采霞祇急得無可奈何舉手將蔣瓊姑臉上拍拍打了幾個嘴惡狠狠的喝道要討死就哭蔣瓊姑長到五六歲父母鍾愛得如掌上明珠幾曾挨過一下巴掌更幾曾聽人罵過討死的話不曾挨過打的小孩並不知道打他的用意臉上受了痛苦怎麼倒能把哭聲停

住。呢。不。待。說。是。益。發。號。咷。得。厲。害。了。劉。鴻。采。隱。身。在。旁。邊。看。得。分。明。見。
韓。采。霞。兩。眼。忽。然。露。出。兇。光。射。在。蔣。瓊。姑。身。上。咬。一。咬。牙。關。恨。恨。的。
說。道。你。這。賤。丫。頭。本。合。該。與。你。父。母。同。死。在。一。個。火。窟。裏。我。逆。天。行。事。
將。你。救。出。來。畢。竟。是。白。用。一。片。好。心。我。若。爲。救。你。把。性。命。丟。了。就。太。
不。值。得。罷。罷。罷。送。你。和。你。父。母。一。道。兒。去。罷。說。着。已。拔。出。那。把。刺。錢。錫。
九。的。刀。來。對。準。蔣。瓊。姑。的。頭。頂。心。順。手。刺。下。劉。鴻。采。到。了。這。時。再。也。忍。
耐。不。住。了。說。時。遲。那。時。快。來。不。及。現。出。本。來。面。目。一。手。就。將。那。刀。奪。了。
過。來。韓。采。霞。不。提。防。有。人。隱。身。跟。在。左。右。不。見。人。影。忽。覺。手。中。刀。被。人。
奪。了。不由。得。不。大。吃。一。驚。劉。鴻。采。奪。刀。在。手。才。收。了。隱。身。法。即。用。那。刀。
指。着。韓。采。霞。罵。道。我。沒。見。過。你。這。們。毒。的。婦。人。實。在。容。你。不。得。這。刀。是。
你。刺。殺。親。夫。的。刀。不。教。你。死。在。這。把。刀。下。也。不。見。得。天。理。循。環。報。應。不。



爽的道理一面說一面轉刀尖向韓采霞胸窩刺去。韓采霞的武藝本很高強，雖不能與劍客相抗，然劉鴻采用短刀去刺他，論他的武藝，在平時使出騰挪躲閃的工夫來，也不是容易可以刺着的。此時因刀無形被奪的時候，吃了一驚，接着突然在眼前顯出一個兇神惡煞一般的漢子來，更把他驚得呆了。加以是才犯了大案，心中正在虛怯的時候，連退步都來不及，刀尖已刺進了胸窩，立不住仰後便倒。劉鴻采看已是死了，才攢了短刀，提起兩個包袱，在錢蔣二女孩頭上各人拍了一下。二孩卽時迷失了本性，不知道哭泣了。這便是錢素玉。蔣瓊姑到劉鴻采手下的來歷。嫁給楊繼新的就是蔣瓊姑。蔣育文在日曾替錢錫九主謀，破了韓采霞的身體，所以錢素玉也替楊繼新主謀，破了蔣瓊姑的身體。韓采霞破身在嫁錢錫九的第三夜，而蔣瓊姑破身也在。



在嫁楊繼新的第三夜錢錫九兩夫妻商議去燒殺蔣育文全家而他夫妻自身也都在這幾個時辰以內雙雙飲刃而死因此在下說照這件事實看來使人覺得處處都是因果報應祇是錢蔣二人的來歷已經述明了閑言少說再說楊繼新收了金羅漢的書信帶着蔣瓊姑錢素玉從遂平一路向長沙進發在途中間出了二人的略歷才知道世間有這些奇人怪事一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不止一日這日到了湖北楊繼新雇了一條很大的民船打算一帆風順幾日便可達到長沙楊繼新是個富有才華的人氣宇自與常人不同加以年輕飄逸服飾鮮明又配上一個丰姿絕世的蔣瓊姑兼有骨秀神清如寒梅一品的錢素玉同行三人所到之處無不認作官家眷屬楊繼新雅人深致獨自出門的時候尙且到處流連山水詩酒自娛於今日對天人胸無

俗慮並無須急急的苦趕程途。遇着風色不順就揀稍可流連的地方停泊。這日還停泊在湖北境內。因連刮了幾日的逆風。才轉風色。船戶正準備開行。忽見兩個行裝打扮背馱包袱的大漢急匆匆向船跟前走來。在前面的年約四十來歲。跟在背後走的年紀略小些兒。離船還有十來丈遠近。在前面的漢子就高聲問道。請問這船是開到長沙去的麼。船戶看二人的步履很矯捷氣魄又十分雄壯。恐怕不是正路上的人。不敢答白。楊繼新聽得岸上有人問話。即推開船門向岸上看去。兩個大漢已到了船旁。同陪笑對楊繼新拱手道。我兄弟是多年在各省大碼頭做買賣的人。這回因要到長沙去。在湖北等候了多時。若沒有相安的順便船隻。祇得從旱路步行。我兄弟這回是初次去長沙。不知道去長沙的旱路比水路還難行走。難得遇見公子。這船福氣極大。

千萬懇求公子分船頭一尺之地給我兄弟順便搭到長沙沿途飲食。我兄弟自有餘糧不須破費公子楊繼新見二人的言動雖彬彬有禮祇是那種赳赳雄武的氣概使楊繼新也疑心不是正道人物隨即搖頭說道船上多搭一兩個人原沒妨礙不過我這船是特地包了載家眷的爲的就是怕有外人同船起居不便這河裏往來的船多請兩位另搭他船罷二人聽楊繼新推却不肯卽時現出神色沮喪的樣子同時跪下朝楊繼新叩了一個頭道這河裏若有第二條船可搭我兄弟也不來懇求公子了我兄弟確是規規矩矩在各大碼頭做買賣的人求公子不要認作匪類公子鴻福齊天決沒有大胆的匪類敢轉公子的念頭我兄弟就是來求庇護的楊繼新益發疑惑說道現在清平世界到處行旅平安這條路上更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無端用得着甚。



麼庇護我這船上。其所不搭外客。並非怕誤搭匪類。更非認兩位不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並且我看兩位身壯力強。不是孤單軟弱的行商。可比在行旅平安的路上。無緣無故要存這害怕的念頭。幹甚麼呢。二人聽楊繼新說完年長的。抬頭打量了楊繼新兩眼。回頭向年輕些的說道。這不像。是老於江湖的人。口吻難道。我們找錯了麼。年輕的且不回答。祇顧用兩隻閃電也似的眼睛。向船艙內窺探。這時錢素玉正與蔣瓊姑圍棋。楊繼新和岸上二人對答的話都聽得明白。至此才忍不住起身向岸上看了一眼。即對楊繼新說道。這是兩個好人。妹丈可教。他們上船順便帶他們到長沙也免得他們在路上受驚恐。楊繼新見自己大姨姊。這們說也猜不透是甚麼意思。然逆料錢素玉是個極有見識。極有能爲的人。他主張的必無謬誤。遂對兩人說道。既是二位定

要搭我的船去長沙。我也是出門的人。得行方便且行方便就請上船來罷。兩人如得了恩詔謝了又謝才一躍上船。船戶看了這情形以爲楊繼新是讀書公子。不知道世路崎嶇。這類兇相外露。素昧生平的人也居然許可。他們搭船在半途中出了亂子。船家多少得擔些干係。不能袖手旁觀。不先事交待一番。以卸自己的責任。船戶有了這種心理。便到楊繼新跟前說道。這船是楊公子出錢包了的。公子要許可誰。船上小人不敢過問。不過小人在這河裏行了幾十年。深知道這條路祇表面上安靜。實在是一步一關難行極了。素不相識的人來搭船。公子若圖免麻煩。小人的愚見仍以不答應爲好。小人既知道這河裏難走的情形。不敢不稟明公子。並非故意說這話。使公子受驚。楊繼新點了點頭。道知道了。我自有道理。船戶諾諾連聲退了出去。楊繼新口裏雖



說。知。道。了。自。有。道。理。的。話。其。實。他。心。裏。何。嘗。有。甚。麼。道。理。等。船。戶。一。退。
去。就。問。錢。素。玉。祇。姊。姊。何。以。知。道。兩。個。漢。子。是。好。人。許。他。上。船。來。坐。呢。
錢。素。玉。祇。顧。低。頭。想。棋。不。答。蔣。瓊。姑。也。行。所。無。事。楊。繼。新。接。着。將。船。戶。
進。來。稟。明。的。話。述。一。遍。道。姊。姊。不。可。大。意。我。雖。不。是。老。走。江。湖。的。人。
然。人。情。鬼。蜮。世。路。崎。嶇。是。知。道。到。處。皆。然。的。錢。素。玉。邊。拈。着。棋。子。沉。吟。
邊。隨。口。說。道。知。道。了。我。自。有。道。理。楊。繼。新。便。不。再。問。了。船。已。開。行。幾。十。
里。就。入。了。湖。南。省。境。這。夜。停。泊。在。前。書。常。德。慶。被。劫。餉。銀。的。羅。山。底。下。
楊。繼。新。照。例。在。船。停。泊。的。時。候。不。問。晴。雨。必。立。在。船。頭。上。向。兩。岸。觀。望。
山。形。水。勢。此。時。楊。繼。新。走。上。船。頭。祇。見。那。兩。個。要。求。搭。船。的。漢。子。各。枕。
着。各。的。包。袱。一。顛。一。倒。的。在。船。頭。上。躺。着。一。個。面。向。東。一。個。面。向。西。楊。
繼。新。留。神。看。那。兩。個。包。袱。都。有。二。尺。多。長。像。很。有。些。分。量。隱。約。看。見。有。

一把單刀的形式。因包袱綑縛得緊。刀是挺硬的東西。所以從包袱裏面露出一點模型來。再仔細看時。連刀柄都露出一二分在外。楊繼新人世。豈有規規矩矩做買賣的好人。肯隨身帶殺人兇器的道理。這回大姉姊祇怕是看走了眼。我既發覺了。不能不趕緊說給他姊妹聽。使他們好些防範。那裏還有心思觀望山水呢。連忙轉身進船。神色驚慌的。將所見情形對錢素玉說了道。姊姊打算怎麼辦我看還是趁早勒令他們下船去的好。錢素玉道我並沒打算怎麼辦。看你說怎麼辦好就怎麼辦。楊繼新急道。姊姊不是說自有道理的嗎。此時倒說看我怎麼辦。好就怎麼辦呢。錢素玉笑道自有道理的話是我說的嗎。我因聽你對船戶說知道了。我自有道理。所以我也照着你的話說。以



爲。你。真。是。自。有。道。理。我。倒。安。心。和。妹。妹。下。棋。呢。楊。繼。新。踩。脚。道。這。才。冤。
枉。我。不。仗。着。有。姊。姊。能。擔。當。怎。敢。對。船。戶。那。們。說。錢。素。玉。見。楊。繼。新。真。
個。很。着。急。的。樣。子。才。止。住。了。嬉。笑。的。態。度。說。道。妹。丈。請。放。寬。心。出。門。做。
買。賣。的。人。誰。不。帶。防。身。的。兵。器。何。况。這。所。在。是。歷。來。有。名。的。盜。窟。我。們。
這。船。經。過。此。地。原。可。望。平。安。無。事。的。但。是。今。夜。因。有。這。兩。個。人。同。船。或。
者。免。不。了。有。些。風。吹。草。動。祇。是。有。我。姊。姊。在。船。上。妹。丈。不。用。多。操。心。這。
兩。人。自。己。救。死。不。暇。托。庇。到。這。船。上。來。妹。丈。倒。防。範。他。們。做。甚。麼。楊。繼。
新。問。道。姊。姊。今。日。也。是。初。次。看。他。兩。人。怎。麼。便。知。道。是。他。自。己。救。死。不。
暇。托。庇。到。我。們。船。上。來。呢。不。知。錢。素。玉。如。何。回。答。且。俟。第。五。十。四。回。再。
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四回

楊贊廷刦財報宿怨 萬清利救難釋前嫌

話說楊繼新問錢素玉怎麼知道要求搭船的兩人是他自己救死不暇。托庇到這船上來的。錢素玉笑道。這一點兒眼力都沒有。走甚麼江湖呢。這兩人是不是同胞兄弟。雖不得而知。然爲誠實老於江湖的行商。是可一望而知的。你和船戶都因見他兩人笑如其來。體魄又異常強壯。疑心非正道人物。恐怕是來船上臥底做裏應外合的江湖中這類事情。儘有你和船戶所慮的。並非無見。不過你們之所以如此疑慮。是因看不出他兩人背上的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若能看得出來也。



就不會有這種疑心了。楊繼新道：用布層層裹紮的包袱，不打開來如何能看出裏面是甚麼東西呢？錢素玉道：你自不知道看法，與用布層層裹紮有甚麼相干？休說是布包的，容易看出就是用皮箱篋，嚴密封鎖的，也能一望而知這兩人遍身的珠光寶氣，必是經營珠寶生意的行商。每人身上的所值的，至少也是十多萬。這兩人的本領，雖不見得如何高強，祇是敢在江湖上經營這大的生意，便可知不是無能之輩。若不是走這羅山經過旁處水旱兩路的強人，能奈何他兩人的？祇怕很少。楊繼新問道：這兩人身上的，既是每人有值十多萬的珠寶，這項生意也就不小了，却爲甚麼不多帶幾個會武藝的夥計？和我們一般的包雇一條民船，安安穩穩的向長沙去呢？錢素玉笑道：你這話更顯得全不懂江湖情形。你不知道各處水旱的強人，最躊躇不敢輕易動手。



的祇有三種人。第一是方外人如尼姑和尚之類。第二讀書人譬如一個文士裝束的人單獨押運多少財物。第三就是這類單身珠寶行商。因這三種人的本領平日在江湖上都少有聲名不容易知道強弱。雖有絕大的本領從表面上看去也與毫無本領的無甚差別。魯莽些兒的因輕視這三種人吃虧上當甚至送了性命的極多極多。爲此綠林中人相戒遇着這三種人不輕易動手務必慎重。從事在江湖上夠得說會武藝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會武藝的人更談何容易。請來當夥計願意跟人當夥計的本領便不問可知了就請三五百個那種夥計同行反不啻高掛怕人搶刦的幌子本來不敢動手的強人見了這種幌子也就知道是可以動手的了。你不相信兩人身上有值十多萬的珠寶這很容易不多一會自有水落石出使你相信的時候談

論時天色已漸就昏黑了。錢素玉教楊繼新吩咐船戶將船艙四面的板門取下明早開船時再關上去。楊繼新不知道用意。問爲甚麼夜間反把四面的板門取下來一點兒沒有遮攔在岸上的人看船艙裏不是可以一望無餘嗎？錢素玉笑道：「你難道怕岸上的人看了去嗎？」我姊妹兩個今夜非打開門給人看個飽不可，並不能使你出頭露面。你最好躲在這船底板下面免得礙人的眼。楊繼新一聽這話，心中很不自在。正色問道：「這船是我們一家人雇的，怎麼我坐在艙裏倒礙了別人的眼呢？」並且光明正大的家眷爲甚麼非給人看個飽不可呢？錢素玉將臉揚過一邊，不作理會。蔣瓊姑才低聲說道：「江湖上的勾當你既是一點兒不懂得，凡事由姊姊作主，是不會有差錯的。姊姊教你如何，你便如何。事前用不着過問，事後自然會知道的。」楊繼新這才放寬了心。



叫船戶將四面的艙板取下。這羅山也是一個小小的泊船埠頭。這夜靠着楊繼新這船停泊的還有幾條貨船。三副大小木排入夜各船頭排尾。祭江神的鑼聲鞭爆之聲。同時並作響。震耳欲聾。正在這時候兩個搭船的行商各提着各自的包袱同走進船艙來。對着錢素玉蔣瓊姑叩了個頭起來說道我兄弟今夜得兩位小姐庇護保得住資財。性命終身感激不盡。這兩個包袱擋在船頭動手時有許多不便。懇求小姐不嫌煩瑣許我等寄存一夜。何如錢素玉蔣瓊姑都起身避開二人的大禮。錢素玉聽罷微微的點頭說道同是出門的人可以幫助的地方自無不盡力幫助之理。但不知兩位尊姓大名。何以知道到我們這船上來的那個年紀大些兒的說道我兄弟其所以知道到這船上來求庇護。原因說來很是奇怪。我姓胡名成雄。這是我同胞兄弟。名

成保。廣東潮州人。從小就跟着家父。終年往來各大通商口岸。做珠寶買賣。家中也略有些積蓄。祇因在十多年前。我胞妹舜華。隨侍家母到外祖母家。在潮州城隍廟裏迷失了。遍尋無着。家母爲不見了胞妹舜華。日夜憂煎。已成了一種癱廢的病。輾轉床褥好幾年了。我兄弟借着做買賣。到處尋訪胞妹舜華的蹤跡。十多年沒訪着一些兒消息。以爲胞妹必是已經死去不在人世了。想不到前幾日。因做買賣到了湖北襄陽。在飯店裏遇着一個和我同行的人。找我兄弟攀談。我問他姓名。他說叫張萬泰。我不合向他打聽我胞妹舜華的事。他當時含糊答應。不知道。誰知第二夜。我兄弟借宿在鄉村中一個農家的樓上。那張萬泰便存了不良之心。深夜前來。刦奪我兄弟的珠寶。那廝的本領竟比我。兄弟高強十倍以上。那裏是他的敵手。兩個包袱都已被他刦奪去。



了祇是我兄弟這點兒東西關連着性命一口氣尙在如何捨得由他割去不思量奪回來呢並且同行刦同行江湖上也萬萬不容開這惡例因此我兄弟拚命跟在張萬泰後面追趕雖明知不是他的對手然總得跟出他的下落來以後才有找尋他所在幸虧我兄弟跟蹤在後剛追了一里多路在星月光輝之下眼見張萬泰在前相離不過一箭之地忽見從斜刺裏飛出兩條黑影立在大路當中攔住張萬泰的去路向張萬泰大喝一聲站住張萬泰毫不在意的樣子一面仍舊前跑一面也厲聲喝道討死的囚甕休得多管閑事說罷祇見一道金光閃閃朝兩條黑影刺去就聽得那黑影打了個哈哈同時飛出長虹似的兩道白光來盤旋上下將金光逼得一步一步後退又聽得那黑影笑道原來四海龍王的本領也不過如此領教了還不將刦奪的東西



退還出來。麼張萬泰這時才知道敵不過那兩條黑影了。收了金光問道。請兩位留下尊姓大名。好日後相見。那黑影答道。你我日後相見也時候多着呢。你記着罷。我叫歐陽后成。這是我夫人楊宜男。此番奉黃葉祖師之命。前來堵截你這個強盜。我兄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連忙趕上前去。張萬泰已將刦奪到手的兩個包袱交給歐陽后成。道我何至做強盜行刦盜。因他兄弟向我打聽胡舜華。我知道胡舜華是了。因的徒弟了。因在日曾欺負我徒弟龐福基。幫着張炳武蕭挺玉一干人。奪過山龍找原想去五華山找了。因說話後來聽得了。因死了。此恨懷在胸中多年。不曾出得。他兄弟既是胡舜華的胞兄。我刦了他的東西。也可因此出一點兒。胸中惡氣。於今既是黃葉道人出頭干預。我暫時祇得饒了他們。將來大家自有算總賬的時候。說完掉臂不顧的去了。



歐陽后成便將包袱還了我兄弟說道這廝是江湖上有名的四海龍王楊贊廷論本領我等都不是他的對手祇因遇了我夫妻的雌雄劍才佔了他的上風不過今夜的事情雖了日後的糾葛更多黃葉祖師命我夫妻來告你知道你胞妹胡舜華現在萬載縣境內住着你兄弟可就此動身去湖南但是此去湖南水旱兩路都不好走加以與楊贊廷結下了這番嫌隙沿途更免不了於與你爲難的人湊巧呂宣良祖師前日曾來玄妙觀說作成了兩對好姻緣一對已成了親一對還頓到湖南後才得成就於今正包雇了一艘民船從湖北動身往湖南去了黃葉祖師用慧眼一看說機緣甚是巧妙你兄弟要沿途能庇護的人固是非追上那艘民船懇求順便載到長沙不可就是想兄妹重逢線索也祇在那船上的三人身上我兄弟欣然問明了船上是何等樣

的三人卽拜謝了歐陽后成夫婦動身追趕前來一路探看了多少民船都是些平常客商一望就可知。道不是能庇護我兄弟的人物連問也無須過問直到追着了這船看見公子探身船外風神蕭洒氣宇溫文才料定是不錯的了及至向公子懇求至於下拜尙不蒙公子首肯看公子神氣之間似乎有些疑慮我兄弟別有用意我暗想若是本領能庇護我兄弟的人豈有眼力如此不濟的因此我又以爲還不是這船正在躊躇公子却已首肯了探看船中原來是小姐格外施恩特地要公子命我兄弟上船的於今既承小姐的恩典許我兄弟上船這一路平安達到長沙是無須我兄弟過慮的了不過據歐陽后成述黃葉祖師的諭旨胞妹胡舜華現在萬載縣境內我欲兄妹團圓應該直到萬載縣去才是爲甚麼又令我兄弟附搭小姐這船去長沙呢小姐的



本領高深不知可否將此中原故指教我兄弟舍妹舜華的居處小姐想必也是知道的。錢素玉聽了這一大段情由才知道胡成雄兄弟求搭這船的原因雖是由黃葉祖師差人指點然也是由呂宣良祖師存心到玄妙觀露出話頭的當下卽教楊繼新收了包袱說道此中原故此時毋須跟究黃葉祖師指示的自有道理且等到了長沙自然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令妹胡舜華我祇聞名是和朱惡紫一同學道的前幾年聽說也在江湖上游歷了一番幹了些行俠仗義的勾當祇是有一次曾被紅雲祖師的徒弟將他二人監禁了些時虧得智遠禪師有信保了去歐陽后成的名字彷彿曾聽得說也是紅雲祖師的徒弟卻不知道何以又到了崑崙派黃葉老祖的門下他若還在紅雲祖師那邊便決不至與楊贊廷動手總之究竟是如何的原因非到可以知道的。

時候推測也是無用。兩位今夜睡在船頭上。無論水中岸上有如何的響動。不可魯莽起來。動手來的若是尋常無能之輩。固用不着。兩位動手。如真有能爲的來了。兩位動手也沒用處。徒然白饒了兩條性命。果是來劫銀錢珠寶的強盜。我知道兩位的手段。足可對付。無奈這裏面夾着崑崙崆峒兩派的宿嫌。積怨不可視爲等閑。胡成雄兄弟諾諾連聲。自退到船頭睡下。楊繼新至此才相信錢素玉有先見之明。讀書人畢竟胆量小些。知道這夜必不得安靜。心中實不免有些虛怯怯的。却又不願意。獨自示弱。躲在船底板下面。祇好以被蒙頭而臥。錢素玉和蔣瓊姑對坐。船中高燒兩枝大銀蠟。在燭光之下。圍棋。船艙四面的板門。都已取下。江面風吹波響。浪激砂鳴。一一聽得清晰。約莫二更過後。猛聽得靠左邊停泊的一艘狠大的船上。有人厲聲喝了一句道。來得。



好已靜候你多時了。此語才畢，就聽得撲通一聲，好像哎呀不曾叫出。便被打下河去了。錢素、玉蔣、瓊姑原準備有強人到自己船上來的。真個有強人殺到是意料中之事，並不至於吃驚。今聽得強人向鄰船上殺去，而聽鄰船上厲聲喝罵的口氣竟也似準備有強人殺來，早已爲之防範的。被打下水去的不用看，已可知道是強人無疑了。倒不由得都吃了一驚。一人一口氣將兩枝大蠟吹滅，從取板門之處朝左邊鄰船上一看。祇見月光之下照見一個道士裝束的人，披髮仗劍立在船上。船上頭好像正在念咒作法的模樣。隨聽得岸上遠遠的有人大聲呼道：「焦大哥快來呀！」彭四哥被妖道一劍劈下水去了呢！即又聽得一個很蒼老的聲音回喝道：「大驚小怪些，甚麼說聲來了？」緊接着一道金光裂帛也似的一聲響，從數十丈以外直向道士射來。祇是那金光繞着道士。

的身體打一個盤旋。又是一聲響，射了回去。道士舉手中劍向空一指，喝一聲勅。陡然狂風大作。眼見一陣旋風着地捲起岸上的小砂大石落冰降雹一般的，一齊朝金光發射之處打去。驚喊叫痛，以及爭先奔避的聲音，同時並起。而在這紛亂的當兒，忽聽一聲霹靂破空而來，好幾道金光，天矯如長虹，東馳西突。錢素玉看那道士有些驚慌失措的樣子，不由得也吃驚。向蔣瓊姑道：「這劍光來得蹊蹮，必有崆峒派的名人來了。你我的本領，那夠得上抵敵？」這便如何是了？蔣瓊姑道：「是找那道士對敵的，或者不與我們相干。」錢素玉來不及回答，頭頂上已喳喇一聲巨響，船身搖蕩了兩下。船桅被兩道金光攔腰一攬，登時劈做兩段，折落水中去了。那金光跟隨而下，錢素玉、蔣瓊姑雖明知不能敵，也祇得放出劍光，將金光抵住。然那裏抵抗得下？眼見得那兩道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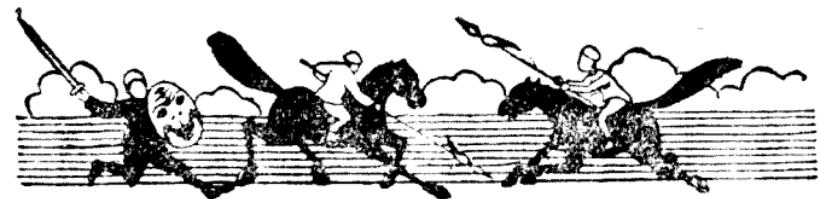
要殺到身上來了。祇急得錢蔣二人幾乎哭了出來，除束手待死而外。一些兒沒有救急的方法。再看那道士已不見蹤影了。祇有一團極濃密的黑氣圓桶也似的立在那船頭上。四五道長長短短的金光縈繞着那一團黑氣時而閃開時而合攏。料知那黑氣必是道士護身之物。錢素玉猛然想起劉鴻采所傳紙鳶凌空的法術來。思量雖祇能逃得自己姊妹兩個然到了這種時候不逃也是同歸於盡。楊繼新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他本人又從來和崆峒派人沒有嫌隙。崆峒派人雖狠不見得下手殺他。至於胡成雄兄弟我們盡了力便是盡了心。我們無力救他也祇好各安天命。旋思量旋從袋中摸出兩個剪好了的紙鳶。剛待伸手拉蔣瓊姑的手。同乘紙鳶逃走。蔣瓊姑的手還不曾拉。着忽覺得眼前一黑。耳裏聽得蔣瓊姑叫了句哎呀。自己也不因不由。

的。哎。呀。一。聲。立。脚。之。處。搖。動。起。來。身。體。也。搖。搖。如。凌。虛。空。兩。眼。和。瞎。了。
一。般。雖。睜。開。來。仔。細。定。睛。也。毫。無。所。見。耳。裏。又。聽。得。蔣。瓊。姑。的。聲。音。就。
在。身。旁。喚。姊。姊。却。是。不。見。形。影。錢。素。玉。應。了。一。聲。道。妹。妹。看。見。了。甚。麼。
沒。有。蔣。瓊。姑。道。不。好。了。我。兩。眼。沒。有。光。了。甚。麼。也。不。看。見。姊。姊。看。見。他。
在。那。裏。麼。我。們。爲。甚。麼。立。脚。的。地。方。這。樣。飄。飄。不。定。呢。錢。素。玉。道。我。才。
從。袋。中。摸。出。紙。鳶。來。正。待。拉。妹。妹。的。手。同。乘。鳶。逃。走。尙。不。曾。念。咒。身。體。
就。是。這。般。飄。飄。不。定。了。蔣。瓊。姑。發。出。悲。哀。的。聲。音。說。道。姊。姊。也。太。忍。心。
了。祇。圖。我。兩。人。能。逃。教。他。一。個。全。沒。有。道。法。的。讀。書。人。留。在。船。上。被。人。
殺。了。做。鬼。還。不。明。白。是。如。何。死。的。呢。錢。素。玉。聽。了。這。些。埋。怨。的。話。不。服。
氣。道。幸。虧。我。的。紙。鳶。才。摸。出。來。尙。不。曾。念。咒。也。沒。拉。你。同。乘。你。不。要。埋。
怨。我。我看。你的。本。領。便。是。不。忍。心。逃。走。也。不。過。多。饒。上。一。條。性。命。不。見。



得。有。能。耐。將。姓。楊。的。救。出。來。姓。楊。的。就。有。你。陪。着。被。人。殺。了。做。鬼。也。不。
見。能。明。白。是。如。何。死。的。就。有。你。這。個。明。白。鬼。在。旁。邊。將。如。何。死。的。原。由。
說。給。他。聽。於。他。更。不。見。得。有。甚。麼。用。處。蔣。瓊。姑。聽。了。知。道。錢。素。玉。的。性。
情。從。來。很。仄。狹。脾。氣。也。從。來。很。古。怪。自。悔。說。話。太。魯。莽。打。算。用。言。語。來。
解。釋。免。得。錢。素。玉。因。此。生。心。便。聽。得。楊。繼。新。帶。着。些。笑。意。的。聲。音。說。道。
我。祇。道。又。是。和。在。遂。平。一。樣。祇。我。的。眼。睛。看。不。見。你。原。來。你。們。也。看。不。
見。我。麼。我。睡。在。被。裏。一。動。也。沒。動。呢。你。和。姊。姊。說。話。我。一。句。也。聽。到。了。
耳。裏。就。祇。眼。前。漆。黑。不。但。不。看。見。你。和。姊。姊。在。那。裏。一。切。的。景。物。都。看。
不。見。了。這。船。走。的。多。快。啊。我。耳。貼。船。底。聽。得。下。面。的。水。聲。嘩。喇。喇。比。箭。
還。急。呢。蔣。瓊。姑。一。聽。自。己。丈。夫。安。然。無。恙。的。說。話。心。裏。又。是。驚。喜。又。是。
慚。愧。驚。喜。的。自。是。因。不。曾。把。楊。繼。新。單。獨。留。在。兇。險。之。處。慚。愧。是。慚。愧。

他。自己。不。該。脫。口。而。出。埋。怨。錢。素。玉。然。做。女。人。的。臨。急。難。的。時。候。但。求。
自。己。心。愛。的。丈。夫。無。恙。旁。的。事。便。教。他。受。些。委。屈。也。心。甘。情。願。當。下。用。
極。誠。摯。的。聲。口。向。錢。素。玉。謝。罪。陪。不。是。錢。素。玉。見。楊。繼。新。也。仍。在。身。旁。
說。話。心。中。也。自。安。然。了。從。小。共。患。難。的。姑。表。姊。妹。當。然。犯。不。着。因。情。急。
口。不。擇。言。的。時。候。略。失。檢。點。認。真。生。起。嫌。隙。來。便。也。帶。笑。說。道。在此。刻。
鳥。鴉。與。喜。鵲。同。鳴。吉。凶。全。然。未。卜。的。時。候。誰。真。個。怪。妹。妹。說。錯。了。話。呢。
我。們。現。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我。們。自。家。這。邊。的。人。如。此。搭。救。我。等。
呢。還。是。有。敵。人。如。此。捉。弄。我。等。呢。胡。成。雄。兄。弟。睡。在。船。頭。上。的。此。刻。又。
是。怎。樣。的。情。形。呢。錢。素。玉。說。時。楊。繼。新。截。住。話。頭。喊。道。啊。喲。這。船。已。停。
了。麼。錢。素。玉。果。覺。得。立。脚。之。處。已。不。似。方。才。搖。蕩。了。兩。眼。漸。漸。能。隱。約。
看。見。自。己。身。上。衣。服。了。彷。彿。如。立。在。濃。霧。當。中。濃。霧。逐。漸。稀。薄。眼。光。也。



逐漸能遠視。不一會在船裏的三人彼此都能辨認了。船艙中景物如吹滅了的殘蠟。沒下完的殘棋。都歷歷在目。再看船頭。胡成雄兄弟橫刀挺立在那裏。等待廝殺的模樣。原來此時的天色東方已經發亮了。

錢素玉和蔣瓊姑來到船頭。打算問胡成雄兄弟在船頭所見的情形。即見昨夜靠在左邊的那船仍然靠在左邊。昨夜的道士已結束了頂上頭髮。從容走過船來。向錢蔣二人稽首道。貧道萬清。和是茅山末底祖師的弟子。昨日奉祖師之命前來搭救胡舜華的胞兄。祇因胡舜華在未成年的時候曾經受過貧道的磨折。結下了一點兒冤仇。祖師恐怕冤仇不解。必將越結越深。知道胡成雄兄弟去長沙尋找胡舜華。免不了羅山一厄。特地差貧道來聊盡一番。心力使胡舜華知道將受貧道磨折的事。忘懷胡舜華的丈夫朱復也和舜華同時受貧道磨折。將

來機緣再圖解免。不過貧道的法力終屬有限。昨夜甘瘤子父子楊贊廷兄弟和董祿堂都到了。貧道的法力已不能抵敵。祇得煉起一團濃霧保護貧道一身。這船上如何便顧不得了。但不知是誰有這們高的道法也。煉起一團濃霧將這船遮護並送了一帆風連貧道的船推到了這裏。這裏已是湘陰縣境離羅山二百多里了。胡成雄兄弟聽了連忙過來拜謝萬清和錢素玉躊躇道這又奇了。是誰在暗中救了我等却不使我等知道呢。話才說出就見一個身體很瘦小的白鬚老頭短衣赤腳其貌不揚從船尾邇了出來笑道怎會不使你們知道呢。你們有認識老朽的麼。錢素玉萬清和等人都怔了一怔。看那老頭都不認識。老頭指着萬清和笑道他們年紀太輕又不是老在江湖上行走的人。不認識老朽也罷了。你也說不認識嗎。萬清和很惶恐的說道。貧道



有眼無珠。該死該死。老頭笑道。你回去問你祖師就可認識。老朽了。老朽是現在的排教頭兒。昨夜的事是偶然相遇。一則有末底祖師的情分。替你和胡舜華解冤仇。二則看金羅漢的情分不能坐視他作合的姻緣。不得成就。所以出頭露面得罪。崆峒派一干人。老朽這話既經說明。沒工夫在此多耽擱了。得追上木排去照料。說罷。見他蝦蟆也似的一頭躍入水中。連波浪都沒有便不看見了。錢素玉等都異常驚愕。萬清和蹠脚道。貧道真該死。現在的排教頭兒是李金鰲和我祖師極相投。每年必有一二次來看我祖師。不過他每次來時。我都不在祖師跟前。祇耳裏聽得說罷了。昨夜我船靠羅山的時候。分明見他獨自立在一副很大的排尾上。祭江神木排上的規矩。祇有排教頭兒祭奠江神。是獨自一個人立在排尾的。除了頭兒之外。都得率領好幾個水手。

分兩排在排頭祭奠我。一時因心中有事，看了並不在意。所以他見我，也說不認識，覺得很詫異。這無怪他老人家詫異了。萬清和很懊喪的說畢告辭。錢素玉等都道謝了。各自分途開船，從湘陰到長沙。不過百多里水程。一路平安的到了長沙，船才靠碼頭，就聽得碼頭上一片喊殺的聲音。如千軍萬馬在碼頭上開仗似的。不知爲着甚麼事。且俟第五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五回 靠碼頭欣逢戚友 入苗峒誤陷機關

話說錢素玉的船才靠近長沙碼頭就聽得碼頭上有一片喊殺的聲音。彷彿千軍萬馬在碼頭上開仗的一般。胡成雄等都不知道爲着甚麼事。大家朝碼頭上看時。祇見黑壓壓的一大堆人。一個個都顛起腳。伸長頸子。好像爭着看甚麼熱鬧似的。喊殺的聲音就從那一大堆人中發出來一片喊殺之聲。過後接着就有一片吆喝之聲。楊繼新雖是生在長沙。當離長沙的時候。還在襁褓之中。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長沙人。以爲此時是到了異鄉。又眼見了這種奇異的現象。急急的想上



碼頭去瞧瞧熱鬧。胡成雄兄弟也同具一種心理。三人遂先上碼頭走。近一堆人跟前見有千數百人重重疊疊圍了一個大圈子。祇因圍觀的太多看不見圈子裏面是甚麼虧得胡成雄胡成保二人力大慢慢分開衆人。楊繼新跟在後面一步一步挨進去。祇見兩個少年男子年齡都不過二十多歲。一個身體十分壯健的用青絹包頭上身的衣。服脫了堆在旁邊地下露出半身羊脂玉也似的白肉來。前後立了七八個身穿號衣的兵士。各人手中執着一條白臘木矛。箏矛頭磨的雪亮。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很鋒利的矛頭都對準那袒衣少年的前胸後背齊喊一聲殺。同時猛力向少年胸背刺去。楊繼新看了不覺驚得喊了一聲哎呀。以爲必是前後刺七八個透明窟窿。可是作怪。楊繼新這聲哎呀喊的並不甚大。那被刺的少年倒像聽入了耳。隨卽望了楊繼。



新。一眼楊繼新更不由得打了個寒噤。再看那少年行所無事的樣子。矛頭刺到那白肉上比刺在鋼板上還要堅硬。連刺處的痕跡也沒一點圍着看的人接聲就打一個吆喝。祇聽得那被刺的少年笑嘻嘻的對前後兵士道：「你們刺了這們多下已刺夠了麼？你們要知道我這不算稀奇。我這個夥計的本領很大呢！你們不可因他的身體瘦弱便瞧不起他。」即有一個兵士問道：「你這夥計有甚麼本領？」少年正色道：「他的本領就會喝水。」這句話說出來，說得大家都鬨笑起來。那兵士也笑道：「水有誰不會喝？算得了甚麼本領！」少年道：「誰會喝水誰和我這夥計同喝。」試試看。兵士道：「怎生一個喝法？」少年道：「這碼頭下面有的是水。你們用水桶挑來看畢竟是誰會喝水？」兵士聽了向四圍一看，見有好幾個原是挑了水桶到河下來挑水的。因有這熱鬧可看，便放下水桶看個。

不走。兵士就指揮了幾個挑水的每人趕緊挑一擔河水來。這些挑水的都存心想看把戲無不興高采烈的各自跑到河邊挑一擔水來。圈子裏面頃刻之間挑來八擔河水。祇見那瘦弱的少年做出埋怨壯健少年的樣子說道你見我得着了片刻安閑便不服氣無端要生出這些事來累我一下子這十六桶河水看誰有這們大的肚皮可以裝得下請誰去喝我這一點兒大的肚皮是喝不了壯健少年做出陪笑懇求的樣子說道好哥哥我已當衆將你說出來了顧全我這點兒面子喝了這一次罷並且是你我兩人同鬧出來的亂子我已送給他們刺了那們久你就喝點兒水也不算吃了大虧瘦弱少年才轉了笑容向那幾個兵士道你們誰會喝的先喝明人不做暗事你少爺喝過水就要少陪了呢衆兵士道原是挑來給你喝的你且喝了再說瘦弱少



年這才舉眼向四圍望了一望。一眼望到胡成雄兄弟身上略略的打量了兩下，即走近水桶，彎腰用雙手捧起來，張口對着桶邊咕嚕咕嚕一會兒就喝乾了一桶，又捧第二桶，又是咕嚕一陣，喝乾了。把四圍看熱鬧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胡成雄悄悄的向胡成保道：我看這兩人必有些來歷。這個青絹包頭的少年說話帶些我家鄉的口音，這喝水的又單獨打量我們兩個。我想等他們走的時候，跟上去，探探他們的來歷。或者能在這兩人身上下探出妹妹的蹤跡也說不定。胡成保道：結識這樣的兩個朋友也是好的。二人說話時，那少年已喝了十桶水下去，才伸起腰來，兩手拍着鼓也似的肚皮，對大家說道：我本待把這六桶水做一陣喝下去，無奈我這小肚皮不答應，已經喝下去的十桶此刻都不許他立脚，要把他排擠出來。我正在極力的向肚皮說好話，還

不知道肚皮依與不依。依了便沒事。這六桶水一併喝下去了。事若是肚皮不聽說就祇得仍把十桶水退出來說着接連哎呀了幾聲。雙手緊緊按住肚皮蹙着眉苦着臉道這便怎麼了。肚皮竟搭起架子來了。一刻也不許那十桶水停留。哎呀不好了。擠出來了。祇見他兩眼往上一翻。額子一伸。卽有一匹白練也似的水奪口噴將出來。向天射去。足有十多丈高。下才散開來。如雨點般落。下落到一般看熱鬧的身上衣服。登時透溼。一個個爭先躲避。楊繼新頭頸上着了幾點。覺得痛不可。當見大眾都四散奔逃。也回身向船上逃走。胡成雄兄弟畢竟是老江湖。又會武藝的人。不肯逃跑。祇見這少年把頭一低。那股水便向幾個兵士身上射去。祇射得那幾個兵士跌跌滾滾的逃跑。再回過身來。那股水竟射到胡成雄兄弟身上來了。淅淅的好似暴雨一般。胡成雄。



兄弟且不回船。祇向人少的地方閃躲。誰知那股水直跟在背後趕來。胡成雄忽然心中一動。暗想這水來得蹊蹊。其中必有緣故。黃葉老祖既命我兄弟來長沙而到碼頭就遇着這兩個異人。我心裏正想結識他們。他們也祇追趕我兩個。何不且跑到僻靜處所看他們追來怎生說法。主意想定。卽示意胡成保同向荒野的地方跑去。聽得兩少年果在後面趕來。四人的脚步都快。約莫一口氣跑了五六里路。那水早已沒有了。祇聽得少年在後面喊道。兩位不用跑了。我二人已在碼頭上迎候多時了。胡成雄聽了。甚是驚詫。忙停步回身抱拳向二少年說道。請問二位尊姓。何以知道我兄弟會來。預先在碼頭上等候。說時。二少年已來到切近。瘦弱些兒的說道。二位可是廣東潮州人。姓胡的麼。胡成雄連連點頭道。是少年笑道。那麼一定。是因尋找令妹而來的了。胡

成雄又點頭道是少年卽指着那個壯健些兒的笑道我這夥計是二位的同鄉會會過面麼胡成雄看這少年生得濃眉大眼氣概非常上身脫了的衣服已經穿好和這瘦弱的一般長途旅行的裝束搖搖頭說道我兄弟眼拙或者在那兒會過面因日子太久已經忘了請問尊姓瘦弱少年哈哈大笑道二位確是不曾和我這夥計會過面倒是令妹和我這夥計會面的日子多呢胡成雄見這少年說話處處帶些滑稽意味正不好如何回答這壯健少年已拱手向胡成雄說道大哥不用疑慮我這師兄說話素來喜開玩笑我姓朱單名一個復字令妹舜華是和我在小時候同時落難的今已承我師傅及黃葉祖師的訓示與令妹返俗成婚了這位師兄姓向名樂山他因有殺兄之仇不曾報得求師傅指示仇人的所在他的仇人是個當船戶出身的姓林名桂



馥此時已成爲廣西武鳴的土豪了。師傅派我與他同去。我與他前日才從廣西報了仇回來。到長沙就遇見解清揚師弟傳師傅的諭說。兩位尋找令妹來了。不可錯過。我二人因此就在長沙守候。今日也是事有湊巧。我二人因無事在碼頭上閑逛。偶然遇見有兩個身穿號衣的兵士在碼頭上調戲洗衣的婦人。我這師兄看了不服。上前正言厲色的說了幾句。誰知那兵士惱羞成怒。伸手就打他。我上前攔阻也舉起手來要打我。我一時氣湧上來。將那兩個黑賊痛打了一頓。誰知那兩惡賊跑回營去糾合了七八個兇暴之徒。各拿矛簫追來。想打個報復。我思量這些東西雖說可惡。然究竟是些血肉之軀。如何夠得上與我們動手。不如索性開個玩笑。脫去上衣。聽憑他們拿矛頭飽戳一頓。正在給他們戳的時候。我忽聽得有一個彷彿外省的口音。在人叢中說。

話並喊了聲哎呀我看時是原來兩位和一個文士打扮的人站在一塊兒我看了兩位的神情面貌同胞兄妹畢竟有些彷彿所以看了能辨認得出但是仍沒有十成把握不敢直前相認因此才對那些惡賊說出師兄會喝水的話來用意就是要借水力將圍困我們的人噴開我們好會面談話兩位真機警知道向荒僻所在逃走正合了我二人的心願胡成雄兄弟聽了大喜從此兄妹相逢各叙別離後情狀這些事毋須在下浪費筆墨且擱下不去說他於今却要敘述看官們心裏時時刻刻記挂着的八月十五了在第一集第四回書中金羅漢呂宣良到柳大成家傳授柳遲一部周易的時候不是當面約了柳遲於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到嶽麓山頂上雲麓宮大門口坐着等候他的嗎此時書已寫到第五十五回了一個字也不會提到那八月十五日子



時的事上面去。並不是在下把那一回事忘了。實在自第四回以下的書從向樂山解清揚在玄妙觀看見朱復起都是補寫以前的事並不曾寫到呂宣良所約八月十五日的時期上來。直到此刻才是時候了。閑話少說。且說柳遲自從得了呂宣良賜的那部周易。日夕不輟的口誦心維。初讀的時候多不能了解。看了呂宣良的註釋也是茫然。但他抱定一個熟能生巧的主意。不問自己能理會與不能。理會儘管周而復始。一遍一遍的讀下去。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何況柳遲是個生有慧根的人。自然漸久漸能領悟。窮研幾個月之後。心境不知不覺的一日開朗。一日憑着所心得的理。解占測天氣陰晴風雨。在三日之內異常準確。柳大成夫婦中年才得這一個兒子。家中產業雖不能說是豪富。但已是小康之家了。他夫婦所希望於柳遲的不在能賺錢謀衣食祇



想他能認真讀書圖個上進之路誰知柳遲生小就與尋常小孩不同種種舉動以普通的眼光看來都得罵他一句毫無出息的孩子自柳遲從清虛觀由楊天池護送回家後接着有清虛道人來探視呂宣良來贈易經柳大成聽了兩奇俠的言語看了兩奇俠的舉動才覺得自己兒子不是尋常沒出息的不過大成夫婦的心理對於柳遲有兩種希望一種是方才說了的希望柳遲能圖個上進飛黃騰達光耀門庭二種就是希望從速替柳遲娶個媳婦他夫婦好早日抱孫今見柳遲舉動奇異所結交的是清虛道人呂宣良這類怪人希望他讀書發達的念頭是不能不自行減退的了祇是不發達還可以不娶妻生子是關係柳家宗祀的斷不能糊聽柳遲自便這日柳遲的母親問柳遲道你知道人生第一件不孝的事就是沒有兒子麼柳遲連忙答應知



道。他母親又問道。你要如何。才有兒子呢。柳遲道。要討老婆。才會養兒子。他母親笑着點頭道。是呀。好孩子。知道這道理。就得哪。你父親現在已快要替你討老婆了。柳遲道。不行。父親替我討的。不是我的老婆。我老婆得我自己討。他母親聽了詫異。問道。你這是甚麼話。從來兒子討媳婦是由父母作主的。你於今小小的年紀。知道些甚麼。如何能由你自己討。並且你何以知道你父親替你討的。不是你的老婆。柳遲道。我自然能知道。決不敢欺騙你老人家。他母親因他平日預言氣候陰晴。寒暑。及一切人事變遷。十九奇驗。遂又問道。你自己討老婆。在甚麼時候。柳遲搖頭道。早呢。他母親道。是得早些討。進來才好。我和你父親望孫子的心思很急切。巴不得你早一年討媳婦。好早一年得孫子。柳遲道。我說早。不是討的早。是說討來的時候還早。我推定我的媳婦今日。

還不曾離娘胎。不是差討來的時候。還早嗎。他母親道。胡說。今日還不曾離娘胎。那不是等到我和你父親死了葬在土裏脚筋骨可翻出來打鼓的時候。你還不能討老婆嗎。自從那個頂上沒有毛的老頭無端跑來。送了那本撈什子書給你之後。你就終日躲在書房裏失魂喪魄。似的一陣一陣發獸。於今越弄越說出這些鬼話來了。旁的事不妨由你這替你討媳婦的事。不是當要的不能由你自己胡鬧。此刻在你父親跟前替你作合的已有好幾個人。我就要你父親揀相當的定下來。柳遲道。便是父親定下來也不中用。徒費心機而已。他母親不悅道。替兒子娶媳婦是凡有兒子的都免不了的事。怎麼說是徒費心機。我和你父親就祇你這一個兒子。若依你的性子胡鬧下去。怕不絕了我柳家的香火嗎。柳遲見自己母親生氣。便歎了一聲。說道。孽障孽障。歎罷。



卽退了出來。他母親也不理會。自去和柳大成商量定媳婦的事。湖南的風俗極鄙陋。凡是略有貲產的人家。不論如何不成材的兒子。從三五歲起。總是不斷的有人來作媒。若是男孩子生得聰明。又有了十多歲。百數十里遠近有女兒的人家。更是爭着託了情面的人出來做媒。每有爲父母的因爲來替兒子作媒的人。太多了。難得應酬招待。就媽糊糊的替兒子定下來。好歹聽之。天命祇圖可以避免麻煩。柳大成祇有一個兒子。雖沒有這種圖免麻煩的心理。祇因見柳遲從小行爲特異。平日待人接物的禮節。以及家庭瑣屑的事。好像全不懂得的樣子。以爲若能替他娶一個賢德的媳婦。慢慢的勸導。必能將柳遲引上爲人的道路。因此夫妻同一心理。急想將柳遲的親事辦妥。不過一時得不着相當的祇。得留心物色而已。柳遲的姨母嫁在新寧縣巨族劉

家有個女兒名細姑。年齡比柳遲小兩歲。德言工貌都好。柳遲的母親早有意定作自己兒媳。祇因劉家世代做官。聲勢甚大。柳大成雖也是個讀書人。但不曾發跡。家業又非豪富。恐怕劉家嫌是小戶。不願結親。劉細姑的父母倒沒有這種勢利之見。祇爲細姑的年齡尚幼。許人還早。而柳遲自從八九歲的時候。曾跟着他母親到過新寧一次。之後爲路遠。不曾去過。二次細姑父母也沒到劉家來。在一般世俗人的眼光看。柳遲沒有不罵他是一個沒出息的孩子的。細姑的父母沒聽得有人稱贊。柳遲也就想不到結親的事上去。柳遲的母親既有意想定細姑做兒媳。除了細姑而外。又實在找不着相當的女子。便顧不得怕劉家有不願意的表示。祇得託人微向劉家示意。劉家並不表示可否。祇打發人來迎接柳遲母子到新寧去。柳大成夫婦料知劉家迎接的意。



思是在相。幽。遂不推辭。卽帶着柳遲動身到新甯去。柳遲明知此去的作用。很不情願。祇以在清虛觀聽過歐陽淨明那番教訓之後。從不敢過拂他父母的意思。勉強隨行。到新甯後。見新甯的山水明秀。遠勝長沙。隨處遊覽。都可快意。心裏倒十分高興。也不在劉家與姨母表妹親近。終日祇在叢山深谷裏面盤桓。入夜才回劉家睡。一覺這時柳遲的姨父很注意的看柳遲的行動。柳遲的母親也再三叮囑言語舉動都得謹慎。些不可給姨父看了。笑是不成材的孩子。柳遲祇是口裏答應。理會得。每日用過早點。仍是放開兩條腿。獨自往各處山裏遊行去了。一日柳遲遊到一處叢山之中。那山千峯競秀。樹綠如烟。獨立在一個山峯之上。四望羣峯萬壑。窮竭目力。不見人煙。也不見田疇屋宇。正在流覽四山景物之際。忽從遠處一個山谷當中。發見一個很大的石巖。

巖口彷彿有身體很小的人走動。祇是因相隔太遠了，看不分明。柳遲心中暗想道：「此處四望，沒有人煙。怎的却有小孩在那石巖外面走動呢？」既到了這山中，不妨去那石巖跟前，看個明白。柳遲從在清虛觀得了清虛道人的指教，每日按時修練，不曾間斷。上黑茅峯遇呂宣良的時候，即已能輕身健步了。此時不待說，更有進境。一日之間，信步游行，六七百里路，遠近能隨意往還。兩眼能望得見的所在，不須一會兒工夫，就走到了柳遲。因四望皆山，恐怕迷了方向，祇得從高處直向那石巖奔去。已跑到近石巖不過一箭之地了，猛覺的腳底下一軟，來不及騰身上跳，已全身掉下了陷坑。上面的泥砂石子紛紛落下，將兩眼迷得睜不開來。剛待舉手揉眼，不知不覺的手腳都被繩索綑縛了。心想這真奇怪，在這無人烟的萬山叢中，如何會有這種陷坑？難道這



深山裏面有落草的強盜嗎。邊想邊動彈了幾下。誰知不動彈還好。一動便覺得繩索更綑。縛得結實了。不但手脚被綑。連身體頭頸都像有羅網包圍了。兩脚不由的站立不住。就如被人牽動綑脚的繩索一般。兩脚原來被綑在一塊。一有人牽動。登時倒在坑裏。隨卽聽得陷坑外有脚步走近和談話的聲音。祇是談的甚麼。一個字也聽不懂。還夾雜着歡笑的聲音。在內漸漸到了陷坑上頭。柳遲忍痛睜眼朝上看時。祇見有七八個衣服裝束和尋常人不同的大漢。圍在陷坑站着。有手拿鋼叉的。有一手握弓一手持箭的。像貌都帶着幾分兇惡的模樣。但是都對着坑裏獰笑。並用很嚴厲的語調說了幾句話。仍聽不懂說的甚麼。以神情度之。似乎是問柳遲的來歷。柳遲回說了自己是來遊覽的。失脚踏下了陷坑。個話那幾個大漢却像明白了。坑邊有好幾根

繩索垂入坑中。卽有四五個彎腰握住坑邊的繩索，同時往上一提，已提上坑來。柳遲以爲必替他解開綑縛繩索羅網。誰知那幾個漢子都不理會他。祇顧大家談笑。好一會才有人把柳遲提開坑邊。由他直挺挺的躺在草地下。幾個漢子七手八腳的一半爬上樹折樹枝一半用手中刀又掘土折樹枝的將樹枝橫架在陷坑上。掘土的就捧了土鋪在樹枝上。一會兒已掩蓋得隨意望去看不出陷坑的痕跡了。便各操各的兵器昂頭掉臂的一路走去了。並沒一個人回頭看柳遲一眼。柳遲見他們就這樣不顧而去。倒不由得有些慌急起來。向那幾人背後大聲叫喚了一陣。那裏叫喚得轉來呢。用盡渾身氣力想將繩索掙斷無奈那繩索是牛筋做的。又細又堅牢。更是打的活結。頭越用力越細。得緊。越細。緊。越皮肉生痛。周身的羅網又包裹得沒些兒縫隙。料知



決掙扎不脫也就懶得白費氣力將手脚的皮肉掙破祇好聽天由命的躺着靜待有路過此地的人來解救幸虧柳遲在家做服氣的工夫已有了幾分火候能數日不吃東西不覺得腹中飢餓整整是那們躺了兩晝夜直到第三日東方還不會發白的時候才聽得遠遠的有脚步聲響因這時天黑如墨不看見是何等人向那方面行走的心裏疑惑在這時分外出行走的十九不是正經人又恐怕言語不通過路的人不肯解救忍耐着不敢叫喚這邊的腳聲剛聽入耳接着又聽得那邊也有腳聲響了伏耳靜聽時兩邊的腳聲都越響越近轉眼之間都響到離身邊不遠了就聽得一個聲音很清銳好像十幾歲的童子先哎呀了一聲問道來的不是大師兄嗎這時候上那裏去這一個聲音滯澀的答道原來是四弟啊我有極緊要的事須去託一個朋友所以

出來得這們早。四弟怎的這時候跑到此地來呢？難道是師傅特地教你來的嗎？那童子答道：怎麼不是大師兄有甚麼要緊的事打算去託那個朋友？這人歎了口氣說道：師傅既是特地教你來，我的事也瞞你不了。不妨說給你聽。一則可使你今日看了我的榜樣，不再上我這般的大當。二則我原也有事想託你，不能不把情由告知你。你記得師傅的戒律？第一條是甚麼？童子彷彿帶着笑聲說道：這如何會不記得呢？第一條是不許干涉國家政事。這人又問道：是了？第二條呢？童子答道：第二條是不許淫人妻女。大師兄忽盤問我這些東西幹甚麼？這人道：那裏是盤問你呢？老實對你講罷，我於今犯了第二條大戒了。童子又失聲叫喚哎呀道：甚麼話？大師兄怎的如此糊塗？居然會犯第二條大戒呢？這却怎麼了？大師兄平日做事又精明，又老練，究竟怎樣生得美。



麗的一個女子能把大師兄引誘得犯戒。咧這人道這種事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祇好歸之前生冤孽。若是怎樣生得美麗的一個女子。我就拚着性命爲他犯戒也還說得過去。死後不過受人唾罵而已。無如這番使我犯戒的女子不但生得不美麗。並是一個兇而且醜的東西。若不是前生冤孽註定了我今生的性命須斷送在他手中。何至一時便糊塗到這一步。前幾日我因惦記你二師兄不知那條被虎爪抓傷了的左膀完全醫治好了沒有。特地騎了匹馬進峒裏來。在藍家盤桓了一日。見你二師兄的左膀雖然抓傷的皮肉不大。但是抓斷了筋絡。傷口完全醫好了。就是不能使勁。一使勁便牽得筋痛異常。再也不能幹那與張三門法的玩意了。你二師兄因廢了那條胳膊的緣故。心裏很不快樂。我在他家看了他那不快活的神情。也很替他難過。遂不願

意多住。次日卽作辭出了藍家。原打算到師傅那裏去的。誰知行到一座石山脚下。忽然從半山中飛下一塊石片來。那石片不前不後的恰好從馬眼前擦過。將馬驚得跳起來。無論我如何勒也勒不住。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又是一塊石片飛來。挨馬屁股擦下。那馬經了這一下。倒不亂跳了。揚起頭。豎起尾。追風逐電也似的向前飛跑。我回頭看半山裏一個人影也沒有。估量必是藏躲在石頭背後。若沒有人。石片決不能自行飛下來。更不能打的。這們巧一時氣忿不過。存心要上山找那打石片的人算賬。巨耐那匹馬不爭氣。平日我騎着他長行極馴良無比。獨這日自受驚。亂跳之後。簡直如瘋癲了一般。祇是放開四蹄。圍着那座石山打轉。勒他上山。不聽。勒他向大路上走。也不聽。足打了四五個輪迴。才慢慢的收了劣性。向大路走了一會。我因放那打石。



片的東西不過騎在馬上旋走旋回頭望那山上偶然大意了一下在兩條路分岔的地方本應向左邊走的誤走向右邊的路上去了走過好幾里看了山形不對才發覺錯了路然不願意回頭拚着多繞幾里白路可是作怪極了右邊這條路竟越走越小不似一條通行的大路。初走錯的時候在路上遇了好幾個行人我負氣不肯問這路通甚麼所在及至越走越不成路了想找個人打聽打聽却走過幾十里不曾見有一個人天色又看看要黑了馬因亂跳亂跑的時間太久又走了幾十里不曾休息已疲憊得低下頭一步懶似一步的顛着走我在馬上更是又乏又餓那時心裏思量祇要有人家肯容我歇宿一宵飽餐一頓我真一生感激那人家的大德不問要我如何報答都情願心裏雖是這們思量不過那裏尋得出這樣一個人家呢可憐我那時真是

苦的不堪了。休說尋不着人家，便想尋一顆大樹，在穰枝茂葉之下，打一夜盹也無處尋覓。正自悔恨，不該無端負氣才錯走了幾里路的時候，不肯回頭，以致錯到這一步。還不知得跑多少冤枉路。那時馬也不能騎了，壅在背後，緩緩的行走。猛然見前面有燈光射出來，我心裏這喜就如出門多年的人，一旦回了故鄉，看見了自家門閨的一般身體。原已疲乏不堪的燈光，一落眼，登時顯得精神。陡長急急的牽着馬向燈光處走去。一點兒不覺得辛苦了。及走近燈光，就見一所土築的房子。燈光約有十多間。一望便知道是苗族中恨有勢力的人家。燈光從門縫裏射出來。我上前敲門，聽得裏面有女子的聲音說道：「這時候來敲門，多不是好人。」不開的好。又有個女子的聲音答道：「若不是有緊急的事，怎得這時候來敲門？」不開使不得。接着門便開了。我趁燈光見房中。



兩個苗女年齡大些兒的約二十來歲小孩兒約十七八歲在不甚光明的燈光下看了都生得艷麗覺天仙加以舉止比漢人來得大方我不由得心裏略動了一動然隨卽將心神按定了拱手對那大些兒的說道我係走錯了道路的人沒地方歇宿不得不懇求兩位慈悲許我在房簷之下歇息到天明便走不敢在寶莊上打擾那女子聽了且不回答我笑盈盈的向那小些兒的說道何如呢我原料定不是有緊急的事不至這時候來敲門走錯了路的人很苦你瞧這人不是疲憊了的樣子嗎小些兒的向我瞟了一眼也笑盈盈的點頭二人又咬着耳根說了幾句將我的馬繫在門外引我到另一間房裏我這時心裏雖有些搖搖不定的意思然而明白師傅的戒律第二條不是當要的事極力的把持着心猿意馬須臾二人送了酒菜進來好像是預備了專



等我去吃的。我腹中正飢餓得沒奈何了。怎麼忍得住不吃喝？誰知那酒菜吃喝下肚，一顆心就糊塗起來了。我相從師傅學道十多年，不曾有一次動過慾火。這時候大動起來了，再也壓抑不下，連身體都不知道疲乏了。那大些兒的女子乘我那慾火大動，不能把持的時候，悄悄的前來相就。前生冤孽到了這一步，那裏還逃避得了？何須片刻工夫，已犯過第二條大戒了。等到天明，看那孽障的姿容，時簡直嚇我一大跳。滿臉橫肉，一口黃牙兇惡醜陋，都到極處。和夜間所見的截然不同。兩個人我心裏明知是夙孽，還有甚麼話說？惟有趕緊準備後事，拚着一死便了我的兄弟我的姪兒。我死後都已付託有人用不着再託你。我所欲託你的，就是我這個孽報之軀。若不託你替我掩埋，必至因我又害得許多人得秋瘟病。你能答應我麼？童子似是沉吟了一會的樣。



子說道大師兄遇了這種可傷痛的事祇要是我力量所能做到的事那有不能答應的道理不過以我的愚見人死了不能復生聖賢無不許人悔過就是師傅的戒律雖說犯了大師兄果能真心悔悟師傅也沒有不容改過的卽算師傅的戒律嚴悔恨無用也還有三條大路可走何必就此輕生呢這人發出帶悲哀的聲音說道我若願意走那儒釋道三條大路早已不從師傅學道了現在的儒我心裏久已不覺得可貴並且科名不容易到手不得科名在我們這一教是不能算他爲儒的釋家的戒律更難遵守至於此刻的道家比儒家更不足貴都不過偷生人世而已我未曾遇着師傅的時候尙且不願意走上那三條路去何況受師傅薰陶了十多年呢我的志願已決好老弟不用多費唇舌祇請快點兒回答我一句話我急須去會朋友不可再耽擱童

子道既是大師兄的志向已決我答應替大師兄經營喪葬便了這人道多謝老弟的好意我死的時候還早死的地方也還不會定妥等到時日地址都選擇停當了自有消息給老弟我去了。一語才畢柳遲就聽得一陣其快如風的腳聲漸響漸遠漸不聽得了。柳遲打算叫喚的祇因分明聽得跑去的腳聲僅有一個還有這童子不曾走開遂朝着童子立着談話的方向說道見死不能救還學甚麼道呢。這童子聽了並不驚訝倒走近了兩步說道不能救人的死祇要能救你的死也就罷了不知柳遲怎生回答且俟第五十六回再說。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六回 佈機關猛虎上釣 合羣力猴子稱雄

話說柳遲聽這童子回出來的話，竟像是已知道他被困在此似的。不由得心中納罕。此時天色已將發亮了。朦朧曉色看得出這童子就立在跟前。卽忙說道：「你能救我，真感激不盡。我已被困兩晝夜不能動彈了。這童子卽蹲下來替柳遲解脫了身上的繩網。柳遲因為被綑太久，渾身都麻木得沒有知覺了。繩網雖已解開，然四肢仍是不能動彈。伸縮正想運用工夫使周身血液流暢。這童子已動手在柳遲身上按摩。揉擦。柳遲覺得童子手到之處和熨斗擦過一般。一股熱氣直透骨髓。

一霎時間就遍體融和異常舒暢了並不須童子幫扶卽坐了起來。拱手向童子稱謝道我初到此間情形不熟誤落陷阱之中被幾個土人綑縛起來攢在這裏若不是足下前來相救在這曠野無人之處怕不就此喪了性命我心裏實在感激足下救命的大德請問足下尊姓大名我不揣冒昧想與足下結爲兄弟往後慢慢的報答足下恩惠童子也拱手說道我是奉師傅的命特地到這裏來救你的你不要感謝我祇應感謝我的師傅我姓周名季容我師傅就在離此地不遠派我來救你的時候教我請你同到他老人家那裏去就去麼柳遲道承尊師救了我的性命就是他老人家不教我去我也應當前去叩謝但不知尊師法諱怎麼稱呼剛才聽足下和那一位朋友談話方知道這裏是苗峒尊師是我們漢人麼周季容道我師傅姓方諱紹德因爲收我二



師兄做徒弟才到這苗峒裏來。二師兄叫做藍辛石是苗族裏面的讀書人進了一個學。苗人本來都稱他爲苗秀才。自從拜在我師傳門下後。因歡喜顯些本領給苗人看。苗人都改口稱他爲藍法師。師傳和剛才在這裏談話的大師兄都是寶慶人大。大師兄犯了色戒不久便要自殺。託我將來替他收屍。我想大師兄的本領高到絕頂。平日又恪守戒律。這回雖偶然欠了把持工夫。師傳諒不至十分責罰他。何必就要自殺呢？我猜想大師兄生性是個極要強的人。大約是因自己犯了色戒。知道師傳的戒律最嚴。犯了是決無輕恕的。恐怕師傳重罰他無面目見人。又不敢到師傳跟前求情。所以故意對我那們說。知道我現在日夜伺候師傳左右。看我能不能代替他向師傳求一求情。麼殊不知這種事我如敢向師傳開口。就算我冒昧去說。師傳不但不見得聽說不定。

還要罵我呢。柳遲道：祇要是一句話能救得一人，性命便是不相識的人也應盡力量去救。何況是同門師兄咧？不過這求情的話出之足下之口，確不甚妥當。因爲尊師傳戒務令受戒的敬謹遵守，毫不通融。足下年事尚輕，若見犯色，戒的且可容情，或將以戒律爲不足，輕重足下適纔所慮的實有見地。我承尊師救了性命，此去叩謝的時候，若能相機進言，必爲足下大師兄盡力。周季容聽了，卽作揖道謝。此時紅日已經上昇，周季容在前，柳遲在後，面日向東方走去。才走過了兩個山峯，柳遲忽聽得一種很兇猛怕人的吼聲，覺得發聲的所在並不甚遠。心裏猜想是猛獸相鬥，鬥輸了負痛哀號的聲音。柳遲雖是在鄉村中長大的人，然長沙鄉下人烟稠密，猛獸極少，這類吼聲並不會聽過。停步問周季容道：聽得麼？這是甚麼東西？周季容伸手向前面一指說道：



咦。那山窪裏不是吊着一隻上釣的老蟲嗎。那孽畜不小。祇怕足有二三百斤呢。柳遲卒聽這話。還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因陽光照眼。看不分明。手搭涼棚看去。才見對面一個山窪之中。彷彿一根絕大的釣魚竿。豎在地下。一隻水牛般壯的斑爛猛虎。一條後腿被繩索縛住。魚上鉤也似的。倒懸在釣竿之上。釣竿太軟。猛虎太重。祇懸得釣竿彎垂下來。和引滿待發的弓一樣。那虎在半空中亂彈亂吼。繩索釣竿都被彈得來回晃動。柳遲看了詫異道。這是甚麼人能將一隻這們大的猛虎生拏活捉的這樣懸在竹竿上呢。周季容笑道。那裏是人捉拏了懸起來的啊。這一帶山嶺。平日少有人跡。山中種種野獸。都有時常跑到平陽之處傷人。苗人都好武歡喜。騎馬射獵箭簇。上都敷有極厲害的毒藥。祇是猛虎金錢豹那一類的兇惡野獸。不

容。易。獵。得。因。藏。匿。在。深。山。的。時。候。居。多。而。出。來。傷。人。的。又。多。是。這。類。惡。
獸。所。以。就。倣。效。我。漢。人。的。法。子。在。猛。獸。必。經。之。地。掘。成。陷。阱。阱。中。並。有。
鈎。繩。細。網。阱。上。蓋。些。浮。土。猛。獸。身。軀。沉。重。踏。在。浮。土。上。登。時。塌。陷。下。去。
阱。底。有。許。多。鈎。繩。陷。下。阱。去。的。猛。獸。不。動。不。至。被。細。縛。祇。一。動。便。觸。着。
鈎。繩。即。刻。被。細。縛。了。四。脚。猛。獸。落。下。了。陷。阱。安。有。不。動。的。呢。但。是。祇。細。
縛。了。四。脚。一。則。恐。怕。細。不。結。實。二。則。恐。怕。齒。牙。厲。害。的。能。將。鈎。繩。咬。斷。
逃。走。更。有。一。種。細。網。懸。在。阱。的。兩。旁。和。鈎。繩。相。連。的。不。用。人。力。祇。要。牽。
動。了。鈎。繩。細。網。自。然。能。向。猛。獸。包。圍。攏。來。猛。獸。越。在。阱。中。打。滾。那。網。便。
越。網。得。半。寶。柳。遲。聽。到。此。處。笑。道。哈。哈。不。用。說。了。那。是。我。親。身。經。歷。過。
的。我。還。祇。道。是。有。人。將。我。的。手。脚。綑。住。呢。原。來。是。觸。動。了。鈎。繩。怪。道。我。
初。掉。落。下。去。的。時。候。手。脚。並。沒。有。被。綑。因。上。面。的。浮。土。紛。紛。灑。下。把。我。



兩隻眼睛迷得不能睜了。我舉手打算揉擦幾下。想不到就在這一舉手的當兒好像被撓鈎鈎住了胳膊似的一霎眼間手脚就綑得不能活動了。那網也就跟着包裹上來。簡直是蒼蠅落在蜘蛛網裏面蒙頭蒙腦的將我綑得連氣也不能吐。若是那幾個大漢不來我這兩晝夜必就在那裏面受罪。周季容也笑道在裏面受罪倒不甚要緊。就祇怕有虎豹跟着掉下來。你被鈎繩綑縛住了不能動。恰好給他飽吃一頓。你這兩晝夜幸虧是躺在那離陷阱不遠的所在。若在別處怕不已。成了虎豹口中的糧食嗎。柳遲道陷阱原是掘了等虎豹來墮落的怎麼倒幸虧躺在離陷阱不遠的所在才沒被虎豹吃掉呢。周季容道這道理很容易明白。這山裏掘了個陷阱祇要曾陷過一隻野獸。至少也有一個月。野獸都不敢跑到這陷阱周圍數十步以內來相隔的時候。

久了禽獸畢竟不及人能長久記憶着。積久就忘懷了。你掉下去的那陷阱大約在一月之內曾陷過一隻猛虎。所以那附近兩晝夜沒有野獸經過。因為陷阱在一年之內最多不過能陷十來隻野獸而一山之中多掘也沒有用處。於是就有這豎釣竿的法子。這法子是苗峒裏獵戶想出來的。也和陷阱一樣無論如何兇猛的異獸都能活捉。生擒二人。旋說旋走。說至此已走到了釣虎的山窪。周季容便指給柳遲看道：「你瞧這釣猛虎的法子想的巧妙。」柳遲抬頭看那隻斑爛猛虎吼也不吼。動也不動。祇一對眼圓鼓鼓的突了出來。忿怒異常的神氣。瞪着二人。兩邊口角裏的涎直滾下來。地下淌了一大塊白沫。兩前爪揸開來。和十隻鋼鈎相仿。像是用力想抓爬甚麼。一條五六尺長短賽過竹節。鋼鞭的尾巴不住的右繞到左。左裏到右。也像是要勾搭甚麼。無



奈四面虛空。有時偶然勾着了上面繫後脚的繩索。却因繩索太細。又搭不牢。周季容指着繩索說道。這老蟲是後脚在上倒懸起來。這繩索外面的竹筒便似乎沒多大的用處。若是前脚誤踏在鐵鉗裏面釣起來。頭朝上時。這竹筒的用處就大極了。如沒有這些竹筒。這孽畜的爪齒何等鋒利。不問多半實的繩索也經不起幾抓。幾咬。有了這又圓轉又光滑的竹筒。那鋒利的爪牙就無所施了。柳遲看那虎的後脚。轉上原來有一把很粗壯的虎口鉗。鉗住繩索就繫在鐵鉗這端的一個環上。另外還有七八個同樣的鐵鉗。都張開口。懸在旁邊。每一個鉗上的繩索竹筒也同樣。那豎着做釣竿的竹子。下半截足有飯桶粗細。周季容走近竹竿跟前。伸兩手將竹竿圍抱着說道。你在旁處會見過這們。

粗壯的竹子沒有柳遲搖頭答道一半這們粗細的也不會見過這竹子。我真不相信呢。周季容點頭道沒有這們粗壯的竹子無論甚麼樹木都不能做這種釣竿。你看上面那些繩索和鐵鉗就是釣魚的釣放釣的時候須有七八個壯健漢子先擇定猛獸必經之處掘一個四五尺深淺的窟窿將釣竿豎起來插進窟窿裏面用磚石將周圍築緊釣竿尖上那些繩索鐵鉗在不曾豎起之前都已紮縛妥當豎起後就得最柔任憑怎麼拉是不會拉斷的拉到竹尖離地不遠了才用木樁將長繩拴住打一個活結那些虎口鐵鉗分佈在青草裏面野獸走這地方經過祇要有一個腳爪誤踏在鐵鉗口裏那鐵鉗很靈巧必登時合



攏來緊緊的鉗住。不能擺脫野獸的腳。忽然被鐵鉗鉗住了。自免不了。猛力向前想將鐵鉗掙脫。那知道拴在木樁上的長繩是打的活結。一拉扯便解發了。你想用七八個壯健漢子才拉彎下來的竹竿全賴這點長繩繫住長繩的結頭一解竹竿勢必往上一彈。竹竿越粗上彈的力量也越大。三四百斤重的野獸都能彈得飛起來。這隻老蟲也就不算小了。你瞧懸在半空中不是和懸燈籠一樣。一點兒不費事嗎。任憑如何兇猛的野獸一上了釣就如上了死路。吼也是白吼。動也是白動。裝釣的人家聽了連睬也不睬。祇看是甚麼野獸便知道須吊多少時間才能吊的他精疲力竭放下來才不傷人到了可以放下的時候婦人和小孩子都能制他的死命。我們漢人中的獵戶不能仿效這方法。就因找不出這們粗壯的竹子做釣竿。若各地一般的出產這種大竹。

那麼野獸就遭殃了。柳遲聽了這話，陡然想起自己未落陷阱以前所望見那石巖口邊彷彿有小孩走動的情形來。回思那時自己所立的地位，朝向覺得正在這豎釣竿的方面。祇爲是迎着日光走來那石巖，不曾觸眼，心裏便沒想起來。當下卽問周季容道：「這附近一帶的山裏全無人居住嗎？」周季容點頭道：「這一帶都是石山，不能播種，誰住在這裏面幹甚麼？」柳遲道：「裝這釣的人也不住在這山裏嗎？」便有野獸上了釣，相隔的很遠，又如何能知道呢？周季容道：「這種釣可以裝在幾十里路以外，專以畋獵爲業的苗人一家，有裝設百數十竿的，每日分班輪流到裝設的地方探看幾回。」那有野獸上了釣還不知道的道理？柳遲聽了自沉吟道：「這就奇了。我分明望見那石巖口邊有幾個身體矮小的人走動，好像是住在那石巖裏面的一般。我因想上前看個明白，拾



起頭祇顧向前走以致掉下陷阱中去了。既是這一帶全沒人居住那幾個人必就是到這山裏來探看陷阱和這釣有沒有獵着野獸的了。周季容問了問當日所望見的情形笑道哦我知道了你那時所望見的祇彷彿是人確實不是人是一種野猴子這一帶山中野猴子最多大的立起來足有三尺多高三五成羣常住在最深的石巖裏面在我師傅未到苗峒收我二師兄做徒弟以前這種野猴子簡直兇頑得無人不怕靠山近些兒的所在無論播種的甚麼糧食若不日夜有人監守着等到嫩芽出土十九得被野猴子挖去吃了守到出了芽方可聽其生長開花結實然在結實的時候又得有人日夜把守不然就有無數的野猴子前來搬運這種猴子比一切野獸都生得靈巧祇略略的畏懼虎豹除虎豹之外甚麼野獸也不能奈何他就是虎豹也



不。過。仗。着。聲。威。使。他。們。不。敢。嘗。試。虎。豹。走。這。山。裏。經。過。的。時。候。稍。爲。斂。
跡。些。有。一。時。半。刻。的。工。夫。在。樹。上。的。不。敢。下。來。在。巖。裏。前。不。敢。出。來。虎。
豹。一。逃。過。山。頭。即。時。就。回。復。原。狀。了。從。來。也。不。見。虎。豹。咬。死。了。猴。子。倒。
是。猴。子。在。無。意。中。卒。然。遇。了。虎。豹。沒。有。樹。可。上。沒。有。巖。可。鑽。被。虎。豹。逼。
得。發。急。的。時。候。有。將。虎。豹。的。腎。囊。抓。破。虎。豹。立。刻。喪。命。的。雷。峒。裏。的。獵。
戶。照。例。不。打。猴。子。並。不。是。不。打。是。爲。打。不。着。反。惹。出。許。多。麻。煩。來。這。家。
獵。戶。祇。要。在。打。獵。的。時。候。偶。不。留。神。誤。向。猴。子。發。一。毒。箭。不。問。射。中。
與。否。都。可。說。是。撞。了。禍。這。種。猴。子。出。來。行。走。單。獨。一。隻。的。時。候。絕。少。至。
少。也。有。一。雌。一。雄。打。獵。的。毒。箭。射。去。十。九。被。他。將。箭。接。去。從。此。告。知。他。
的。同。類。專。一。與。獵。戶。爲。難。即。算。這。獵。戶。的。射。法。高。妙。一。箭。能。射。死。一。隻。
猴。子。然。這。一。隻。同。行。的。必。歟。起。死。猴。逃。跑。獵。戶。在。這。當。兒。若。不。趕。緊。逃。



出深山祇一刻兒就有大羣報仇的猴子來了。獵戶每因此送了性命。柳遲聽了這些話覺得是聞所未聞的。甚是有趣。連忙笑着問道。猴子如何能專一和獵戶爲難呢。他能成羣結黨。難道獵戶還不能成羣結黨嗎。獵戶有種種方法。種種器械。不信倒弄這些猴子。不過周季容笑道。你不曾在這苗峒裏盤桓過。那裏知道這類猴子的厲害。獵戶打獵的種種方法和器械。不但在這些猴子跟前。施用不着。不得罪這些猴子還好。種種器械雖獵不着猴子。然尙可以獵旁的野獸。若得罪了他們時。永遠不再在這山裏打獵就罷了。如仍須在這山裏打獵。便不能不進貢些糧食水菓。向這些猴子求和。在調和不尙妥協以前。像這樣釣竿就不敢裝設。裝起來不待半日。竿尖上的繩索鐵鉗包管一條也不見了。光剩下一根竹竿。朝天豎着。你前日掉下去的那樣陷阱裏面。

的鈎繩網。甚是值錢的東西。多少隻猴子。拉斷一副鈎繩。撕破一副網網。一點不費氣力。獵戶就吃了好幾兩銀子的虧。猴子在山中鎮日沒甚事做。又是生性最喜把一切東西弄壞的。你說獵戶靠打獵謀生的人。如何敢和他們做對頭。獵戶尙且不敢得罪猴子。尋常的苗人更可想了。猴子時常把人家存積的糧食。搬運作踐。一般人祇敢邀集許多壯丁。虛張聲勢的將猴子嚇跑。沒人敢真個動手打他。這們一來。猴子的胆量越弄越大。苗人害怕的程度。也越弄越高。還幸虧猴子不和虎豹一般的吃人。不然。苗人早已被猴子滅了種了。自從我師傅爲收我二師兄做徒弟。到苗峒裏來住着。眼見這些猴子。猖獗得不成話。幫着打獵的殺了十多隻。都是趁猴子在撕網網拉鈎繩的時候。下手殺的。原來猴子的胆量。比一切野獸都小。人縱容他。他便敢無惡不作。祇



一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殺幾個榜樣給他們同類的看。他們就嚇得戰戰兢兢動也不敢多動了。你前日所望見的便是這種猴子。以前是滿山亂跑亂跳毫無忌憚。於今被我師傅殺得嚇破了胆。都躲在很深的石巖裏住着。輕易不大跑出來。這一帶的山沒一山沒有祇我師傅能驅使他們片刻之間能把巖峒中所有猴子一隻不留的都呼喚到跟前來。柳遲喜道。驅神役鬼的道法。我會見過。倒是像尊師這般能驅使猴子的。不僅不曾見過。連聽也沒聽人說過。我這番得瞻禮尊師。正是因禍得福。可謂是三生有幸了。我們在這裏已經耽擱很久了。尊師必然盼望請引我快點兒走罷。周季容笑道。我因貪着說話。幾乎把你去見師傅的事忘了。於是二人離了鈞虎的所在。又越過了幾個山頭。周季容在前面走着。忽伸手向左邊山上一指。口裏哎呀了一聲說道。

你瞧。那不是我二師兄來了嗎。祇怕是師傅久等我兩人不去。放心不下。特地打發他迎上來探看的。柳遲順着周季容手指之處望去。祇見一個身高七尺有零的黑皮大漢。大踏步從那山上走下來。那一種雄渾的氣概。直能使委靡的人看了。頓時精神抖擻。懦弱的人看了。頓時豪氣干霄。祇是雖有這們高大的身軀。這們烏黑的皮色。却沒有粗獷的樣子。神情舉止之間。都透着一種很文雅的意味。絕不像是一般裝束。物禮教的苗人。身上的衣服。和讀書的漢人一樣。柳遲問道。那就是你師兄藍辛石嗎。不是漢人嗎。周季容點了點頭。答道。這苗峒裏面。就祇我這二師兄是個讀書人。並進了一個學。所以和我們文人一般裝束。說話時。藍辛石已走過這山來。周季容迎上去問道。二師兄是師傅教。你來催我回去的麼。我因遇見大師兄。談了許久的話。剛才走到半路。



上。又看見一隻極大的斑爛猛虎上了釣竿。所以就擋了些時。我們一同見師傅去罷。藍辛石點頭問道。你見甚麼地方有一隻極大的斑爛猛虎上了釣竿呢。是不是弔睛白額。你看仔細麼。周季容道。那虎被弔住了後腿。尾衝上頭衝下。我看得很仔細。不是弔睛白額。二師兄問弔睛白額虎。是甚麼用意。藍辛石道。不是就罷了。沒有甚麼用意。說畢。望着柳遲笑道。你是金羅漢的徒弟。怎的誤落陷坑。便不得出來呢。柳遲聽了。面上很覺慚愧。勉強答道。祇因初入師門。並無毫末道行。所以也和山中的野獸一樣。一落陷坑。便不能得脫。但不知足下何以知道。敝老師是金羅漢藍辛石。一面回身引二人走着。一面閑閑的說道。倒不要看輕了山中的野獸。也居然有陷坑。陷不着上了釣。還能逃去的。柳遲見藍辛石的神氣很怠慢。所答非所問。好像極力表示出瞧不起人。

的樣子。遂也不願意。多說周季容却忍不住問道：二師兄在甚麼地方看見有陷坑？陷不着。上了釣還能逃去的野獸。藍辛石道：這不希罕。就在離我家不遠。有一家專以打獵爲生的人。前幾日追趕一隻弔睛白額虎。十多人追了半日。忽然追的不知去向了。第二日到山中檢點陷坑裏的釣繩網。好像被人撕破了的一般。網已到了坑外。細看坑裏坑邊。踏了無數的虎爪印。打獵的人正覺得奇怪。有一個砍柴的人過來說道：我在這山裏砍柴。祇見一隻很大的弔睛白額虎。彷彿被人追得慌了。逃進山來。嚇得我連忙爬上樹枝。看那虎跑不了幾步。就喳的一聲。掉下陷坑去了。我心裏好歡喜。以爲這一下去。休想再有活命逃出來。我慢慢的緣到樹梢。看他掉在坑裏。是甚麼情形。祇見他已被網纏繞得在坑中打滾。但是滾的奇特。不像尋常落了網的野獸。



滾過來。滾過去的滾法。祇專向一邊滾過去。滾一個不停歇。約滾了十多轉。竟將細網生根的所在。滾離了坑邊。網的綱繩都被掙斷了。綱繩一斷。網便不能得力了。四爪不住的掙扎。祇掙得那網一片一片的裂開。前兩爪才露出網來。祇一躡就連網躡出了陷阱。立在坑邊篩糠也似的。渾身抖了幾下。那細網便紛紛脫落下來。那虎還回頭向坑裏望了一望。才搖擺著長尾巴走了。藍辛石述到這裏。回頭笑向柳遲道。聽得麼。這虎不比人還精明嗎。柳遲覺得這苗子說話太無禮貌。不願意回答。祇當沒聽得的一樣。周季容問道。上了釣又逃去的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能將繩索咬斷嗎。藍辛石笑道。釣上的繩索。那有能咬得斷的。就是能咬得斷。也沒有給他咬着的道理。並且若是咬斷繩索逃走。也算不得甚麼了。據我想從釣上逃去的那虎。就是從陷坑裏躡上來。

的這虎。這個裝釣的獵戶也離我家不遠。昨日才天明的時候。這獵戶在睡夢中被虎嘯醒了。料知是有虎上了釣。即起來到山上裝釣的地方去看。果見有一隻極大的弔睛白額虎。被釣着了前腳。正在半空中亂動亂吼。裝釣的釣着了野獸的時候。照例不去動他。任憑他在空中叫喚兩三日。到差不多要死了。才去放下繩索來。這獵戶自然依照老例。當下祇望了一望。便不再做理會了。在家裏的人。聽得那虎嘯一陣。歇一陣。經過了大半日。有好大一會不聽得叫喚了。又跑出來看時。那裏還見那虎的蹤影呢。僅剩了一隻約有六七寸長的虎前爪。仍被鐵鉗鉗着。懸在釣竿的上面。原來那虎自己咬斷前腿。脫身逃了。所以我剛才聽得你說。有一隻極大的斑爛猛虎上了釣。便問你那虎是不是弔睛白額。一座山裏。不能容兩隻弔睛白額虎。並且白額虎最少。因此



我推測上釣的必就是落陷坑的。周季容道：那虎真有些神通。不知二師兄若遇了他，能將他制伏麼。藍辛石笑道：沒有我不能制伏的虎。不過像這種通靈的虎，料他不敢在我眼前出現。二人說着話向前走。已將柳遲引到一處，忽停步不走了。柳遲看此處是個山坡，坡中有一個黑色的圓東西，有七八尺高，上小下大。望去彷彿一座很高大的墳塋。祇是那黑色光潤，和塗了漆的一般。看不出是甚麼。剛待向周季容打聽。周季容已指着那東西說道：已經到了。我師傅就住在這裏面。柳遲聽了，好生詫異。走到切近一看，原來是一口極大的瓦缸，覆在地下。這缸足有一丈二三尺的口徑，八九尺高，下向西方開了一個小門，僅能三口透進些陽光。照見裏面，如一間室，室中陳設了許多奇珍異物，都是些奇臘之類，都有不過具體而微龐了。

約有六七十歲了。容貌異常清古。衣服
常種田人家的老年人一樣。祇精神充足。兩眼灼灼。有
光茫。不是尋常老年人所能有的。柳遲能知道。清虛道人和呂宣良爲
異人。拜師求道。自然能看得出這老年人必就是藍周二人的師傅。方
紹德這時方紹德正在自炊早飯。獨坐灶前扇火。見三人立在外面。回
過頭來。藍辛石才當先鑽進缸裏去。柳遲跟着二人進缸。見缸裏雖陳
設了這許多家具。容四個人並不擁擠。周季容上前簡單陳說了在路
上耽擱的原因。方紹德叩頭說道。蒙老丈解救之恩。特地前來叩謝。晚輩生性好
道。祇苦沒有心得。還得拜求老丈。指教方紹德連忙抬身笑道。用不着。
這們客氣。你要知道我並不是爲救你的性命。將你弄到這裏來。是爲。



要借你一張口替我帶句話給你師傅呂宣良你不久就有與你師傅會面的時候你祇對他說道我在新寧遇着金眼鷺鷥方紹德他教我對師傅說我們這種能耐傳徒弟不是一件當要的事徒弟犯了戒律是不應該裝聾作啞曲徇私情的若戒律可以犯得我們却要這東西幹甚麼呢犯殺戒犯淫戒的應得教徒弟本人自己值價萬一遇了形同反叛的徒弟便說不得祇好做師傅的親自動手懲戒了你有三個徒弟我也有三個徒弟請你瞧瞧我犯戒的徒弟是怎生結果再回頭瞧瞧你自己在河南的徒弟看憑良心應當怎生處置方紹德說到此處略停了一停問柳遲道你聽明白了麼你照我這些話向你師傅說這更得哪你不可害怕說不出你要知道縱容徒弟犯戒師傅的罪告爾敬愛你師傅就是萬不能不說柳遲祇得

一叶答應周季容替他大師兄求情的話那裏還

說出口來呢祇聽得方紹德繼續說道你來這裏一趟很不容易我知道你現在所住的劉家有五鬼爲殃你此時尙沒有力量能驅滅五鬼我可派二徒弟藍辛石送你回去順便驅除五鬼柳遲慌忙拜謝道晚輩初到新甯時正覺得舍親家中的陰氣過重却苦沒道法看出所以然來承你老人家關懷不但晚輩感激便是舍親一家也應感激不過敝姨父是個讀書人對於神鬼的事恐怕認爲荒誕方紹德不俟柳遲說下去卽搖手笑道你離他家已有三日三夜了在這三日以前你姨父自是不相信有神鬼的此時已不然了你回去時自會知道不用我多說柳遲便不再說拜辭了方紹德與周季容握手作別了才和藍辛石一同退出瓦缸取道向劉家來藍辛石在路上對柳遲道我且在



你親戚家門外等着你先進去到用得着我的時候祇須向空喚三聲藍法師我自能隨聲而至柳遲答應理會得然心裏仍不免有些懷疑暗想這三日中難道劉家有甚麼變故嗎若沒有顯明的變故使我娘父相信確有五鬼爲殃我却怎好平白無故的說有法師同來驅鬼呢爲此躊躇着不覺已走近了劉家藍辛石找一顆很大的棗樹下立住了腳說道我就在這樹上聽候你的呼喚你去罷柳遲看這樹離劉家還有半里多路不由得現出懷疑的神氣說道舍親家的房屋很大離此又太遠了些恐怕聽不着我呼喚的聲音反爲不便不如索性過了那一座橋在那邊樹下等候藍辛石笑道這有多遠十里之內我聽蒼蠅的哼聲與雷鳴相似柳遲這才知道藍辛石是修天耳通的便獨自回到劉家剛跨進門就隱隱聽得裏面有哭泣的聲音走進裏面祇見

自己的母親和姨母兩人對坐着相向而哭。柳遲還不曾動問原由。他母親已看見他了，連忙起身一把將柳遲摟住哭道：「我的心肝兒子，你還有命回來麼？」可憐我和你姨母已整整哭泣一晝夜了。柳遲道：「孩兒該死，錯走到苗峒裏去了。失足掉下陷野獸的深坑，幾乎送了性命。今早才遇救得脫，所以回得遲了。祇是孩兒在家中的時候也時常外出，多少時日不回。你老人家是見慣了的，怎麼這回才三日？你老人家和姨母就哭泣了一晝夜呢。」他母親拭乾了眼淚說道：「你那裏知道這幾日家裏的情形啊？昨日逼得沒有法子，已打發人追趕你姨父去了。你姨父有要緊的事去長沙，若不是國家裏鬧的太不成話，何至打發人去追趕他回來呢？大前日自你出門之後，你妻妹就說覺得頭昏目眩，心裏沖慳得難過，我和你姨母也不在意，以爲是受了些涼，睡睡就好。



了。誰知才到黃昏時候。你表妹本來是睡着的。忽然坐了起來。翻起一雙白眼。望着我。大聲喝道。你不要糊塗。跑到這裏來。想替你鬼子定媳婦。你知道你打算定的媳婦。是我甚麼人呢。我當時一聽。你表妹說出這些話來。很覺得詫異。但是說話的聲音變了。是一個男子的口音。並不是本地地方人。就知是有鬼物憑附在你表妹身上。祇得對你表妹說道。我並沒有這種心思。我到這裏來。完全是因至戚平日本有來往。不爲想定媳婦而來。我這們一說。你表妹祇是搖頭。說道。這話瞞不了我。我與劉小姐前生是夫妻緣。還沒有盡他因一點兒小事就短見死了。我應趁這時候來了。未盡之緣。你不要妄想。說到這裏。忽然現出慌張的樣子。向房門外面望了一望。雙手抱頭。說道。不好了。對頭來了。祇好暫時躲避。說罷。卽寂然無聲了。我和你姨母都以爲房外有。

甚麼人來了。同時回頭向房門口看。並不見有人進來。你表妹又改變了一個口音說道：我祇來遲了一步。就險些兒被別人把我的老婆佔去了。說了這兩句。又和起初一般的翻起兩眼。望着我笑道：你看好笑不好笑？這劉小姐固然不是你兒子的媳婦。難道又是他那東西的媳婦？幸虧我還來的湊巧。若再遲一時半刻。不是糟透了嗎？邊說邊做出得意的樣子來。你姨母看了這情形。祇急得掩面哭泣。你表妹居然涎皮涎臉的呼着丈母笑道：見了女婿的面應該歡喜。應該笑一個不閉口。才是做丈母的本色。所以有一句老俗話：丈母見了郎。（湘俗呼女婿曰郎）屁股不沾床才見過你這個丈母的。反望着我愁眉淚眼。我做你的女婿那裏就辱沒了你嗎？老實講比你那柳家的孩子強多了。你姨母聽了更氣得哭起來。我祇得在旁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與劉



小姐有甚麼冤仇。幽明異路。劉小姐如何能做你的老婆。你表妹搖頭晃腦的說道。我的姓名不能說給你聽。我與劉小姐沒有冤仇。他本來是許了給我做老婆的。你說幽明異路的話錯了。我又不是死了的人。怎得謂之幽明異路。祇因這兩天的日脚不好。不能成親。須略遲幾日。我便能在此地租腹東床了。說畢又裝模做樣的鬧了一會。陡然做出吃了。一驚的樣子。舉右手在額上搭涼棚。向牆壁上轉覓甚麼似的。仔細看了幾眼。卽時露出驚慌的神色。對我說道。前面好像是你的兒子來了。我并不是怕他。祇因不屑和他計較。暫時讓他一讓罷。這話說了。你表妹仰後便倒躺在床上。我祇道是你出外回來了。你姨母走到床前。抱着你表妹呼喚和睡着了一樣。再也喚不醒。半晌不見你進房打發丫頭到外面去問。丫頭還不曾回報。你表妹又翻身坐起來。一手把

你姨母推開說道。你是甚麼人。要你摟住我夫人叫喚些甚麼。我就是柳遲。柳大少爺承姨母的好意。許將表妹配我做夫人。我特來成禮。剛才有兩隻大膽的孽畜。居然敢來想霸佔我的夫人。逃的快是他們的造化。見了面。我真不饒他。你姨母就問道。你是柳遲。柳大少爺嗎。他答道。怎麼不是。誰喎。你麼。你姨母又問道。你既是柳大少爺。知道這個老太太。是誰麼。你姨母說時。伸手指了指我。他跟着睜眼望着我。說道。怎麼不認識。這是柳太太。就是柳遲的母親。你姨母道。是柳遲的母親。是你的甚麼人呢。你不是說。你就是柳遲嗎。他才連哦了幾聲。道不錯。我該打連母親都忘記了。隨卽向我叫了兩聲。媽。媽。道。怨孩兒無不。錯。我指着罵道。你放屁。你是甚麼。柳遲。我那有你這種不孝的孩兒。你要假冒我的兒子。得變成我兒子的聲音。你是識時務的。趁早滾開我。



兒子立刻就要回來了。看他可能饒恕你。我罵了這幾句話之後。你表妹低頭坐着一言不發。紅了臉。好像有些慚愧。又好像思索甚麼似的。一會兒忽然抬頭說道：柳遲也祇有那們大的威風。我假冒他幹甚麼？老實說給你聽。你以為你兒子會回來麼？你做夢啊！你兒子的性命早已喪在我手裏了。我不把他的性命弄掉，就致到這裏來。做他的替身。麼？我聽了不相信。仍開口罵道：你是甚麼東西？把我兒子的性命弄掉。你想拿這話來嚇我？那裏嚇得着他？仰天打着哈哈說道：不相信由你。我們五兄弟合夥要把你兒子的性命弄掉。今日才好容易將你兒子迷了雙眼引進苗峒。我那四個兄弟故意在你兒子前面的石岩之下跑進跑出。使你兒子分了神。走近陷坑。我在後面祇這們一推就跌倒到陷坑裏面去了。這陷坑跌下去是必死無疑的。你不相信且瞧着。

罷。看。有。你。兒子。回來。沒有。我。當時。一聽。這些話。不由得。不有些。相信。正
待求他。但我。尙不曾。說出口來。他却。立起身。向空中。作揖道。我就走。我
不過。趁你沒來的時候。到這裏。玩玩。你既來了。我怎敢。留戀不去呢。說
罷。又跪下去。叩了兩個頭。起來。仍向床緣上。一坐。說話的聲音。又改變
了。祇聽得長歎了一聲。說道。甚麼兄弟。比外人。都不如。明知是我的夫
人。竟敢乘我還沒到的時候。接二連三的來。開我的玩笑。真要把我氣
死了。說完。又長歎了一聲。忽起身。向你姨母拜下去。說道。愚子婿。叩見
丈母。給丈母請安。你姨母。祇氣得大罵。可是作怪。那東西。倒像怕罵一
罵。就沒有聲息了。不過。你姨妹。昏迷不醒。沉沉的睡。一會。那東西。又來
附着。亂說。一會。直到此刻。三晝夜。不曾清醒。而你。戛然一去。不回。教
我和你姨母。怎得。不哭。不知。柳遲。怎生說法。且俟五十七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七回 謝援手瓦屋拜奇人 設神壇磁磚裝惡鬼

話說柳遲聽他母親述完那些怪話，即忙安慰道：「媽媽娘母都不用着急，我在苗峒裏就已知道這裏鬧鬼，已帶了個法師回來可以驅除。」鬼據那鬼所說迷了我的眼，引入苗峒，將我推下陷坑的話，事後回想起來，確有幾分相近之處。這些鬼既無端害了我又來向我表妹無禮，實在可惡已極。說至此，祇見一個丫頭進來說道：「小姐很安然的睡着，不知怎的忽然伏在枕上哭起來，叫也叫不應，推也推不開。此刻正哭的十分悲傷。」柳遲的姨母緊蹙着雙眉，一面向自己女兒房中走去。

面呼着柳遲道你也同來瞧瞧男子的陽氣比女子足些或者能把那些鬼嚇退柳遲母子遂跟着走進那房劉小姐已坐在床上兩眼雖已哭的通紅祇是眼淚已經揩乾了做出盛怒不可犯的樣子兩手握着兩個拳頭手膀直挺挺的據在兩膝上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儼然等待着要和人廝打的神氣劉夫人一踏進門那鬼就呸了一口說道我做你的女婿有那一樁那一件不相稱辱沒了你你以爲你們是世家大族我不配高攀麼哼你錯了念頭啊你若不是式微之家我們連門都不敢進此刻的氣燄已嚇不倒我們了你爲甚麼請法師來想驅除我們我若是害怕的也不敢到這裏來做女婿了劉夫人道我家請了甚麼法師法師現在那裏那鬼道眼前的事我都不知道還算得甚麼神通呢你家請的法師此刻躲在橋那邊棗樹上他有甚麼本領配



來驅除我們。他因為心裏害怕，不敢進這裏來，所以躲在那樹上。我老實對你講罷，你就把這法師請進來，不但驅我們不去，弄發了我的脾氣。我一定取他的性命。那時你家反遭了人命官司。我已做了你的女婿，畢竟還有點兒情分。好說話就是我那四個兄弟，脾氣都古怪得厲害，動不動就殺人放火。他們不是你家的女婿，有甚麼忌憚？那時你家就後悔也來不及了。我是爲你家好，大家和和氣氣的，不願意破面子。才把這話對你說。你不要自討苦吃。你姪姪是個小孩子，他的話聽信不得。柳遲已走過來笑道：「你把我推下陷阱，害了我性命，沒有你既有神通，不怕那法師又何妨？」那法師見見面鬥一鬥，法力呢？那鬼道：「你小孩子知道甚麼？我們和法師鬥法，不打緊。你姨母家裏吃虧，我不是外人。是你姨母的女婿，女婿有半子之誼。我不能不替丈母家着想。並

且這法師不是我丈母請來的我夫人和我丈母都待我很好所以我不忍連累他家你這小孩子不懂事替他把法師請來他家的人一個也不知道我不龍怪他家因此才說這些話若是他家裏人去請來的我怕甚麼呢你真心相幫助你娘母就得聽我話趕緊去把法師退了我和你此後是至親我照顧你很容易勸你不要多管閑事罷柳遲叱道胡說青天白日之下豈容你們如此橫行說完向空連呼了三聲藍法師就見藍辛石從房門口應聲而入把柳夫人劉夫人都驚得呆了便是柳遲因不曾經過這種神奇的事也不覺有些納罕藍辛石走進房來劉小姐仰面向床上便倒口中吐出許多白沫額頭上的汗珠兒一顆一顆迸出來比豆子還大劉夫人看了好不傷感藍辛石望着柳遲道那鬼見我來已經藏躲了須在正廳上設起壇來還得準備幾件



應。用。的。東。西。方。能。施。展。法。力。將。他。們。收。服。劉。夫。人。抱。住。劉。小。姐。向。柳。遲。
道。你。表。妹。已。有。三。晝。夜。水。米。不。沾。牙。了。此。刻。承。這。位。法。官。到。來。鬼。雖。驅。
走。了。然。你。表。妹。還。是。這。種。情。形。不。知。這。位。法。官。有。方。法。能。將。他。救。醒。來。
麻。藍。辛。石。接。着。答。道。救。醒。來。很。容。易。現。在。病。人。口。吐。白。沫。額。頭。出。汗。是。
因。爲。身。體。虧。損。過。甚。鬼。不。難。驅。除。病。却。不。容。易。調。治。得。回。復。原。來。的。形。
狀。當。下。藍。辛。石。要。一。杯。清。水。用。指。頭。向。水。裏。畫。一。陣。喝。一。口。立。
在。遠。遠。的。對。床。上。噴。去。叱。一。聲。起。作。怪。劉。小。姐。如。被。人。牽。拉。一。般。的。隨。
聲。坐。起。來。握。住。劉。夫。人。手。痛。哭。道。我。被。五。個。大。漢。子。拘。禁。了。直。到。這。
時。候。才。逃。出。來。劉。夫。人。柳。夫。人。也。都。覺。得。悽。慘。流。淚。問。劉。小。姐。昏。迷。
中。情。形。藍。辛。石。和。柳。遲。退。出。房。來。回。到。正。廳。上。這。時。柳。遲。的。姨。父。被。追。
趕。得。回。來。了。也。陪。着。藍。辛。石。問。須。準。備。幾。件。甚。麼。東。西。藍。辛。石。道。這。五。

鬼也頗有點兒神通必來與我鬥法須準備五隻小磁罈一大盆白炭火一條酒杯粗細的大鐵練長五尺以外一副新鞏頭九口青磚一隻大雄雞此外香燭硃墨紙筆之類都是容易辦的壇用四張方桌在這廳簷下搭起來準備的各物除香燭硃墨紙筆之外都擱在壇下有錢的人家凡事皆能啞立辦柳遲的姨父照樣一聲吩咐下去不須一刻工夫就辦齊備了藍辛石又要了一大碗清水雙手捧着吩咐柳遲不許人向他問話從容移步到神龕前面（湘俗每家正廳上必設神龕或供天地君親師謂之五祀或供財神或供魁星以及其他神像）背向神龕盤膝往地下拜墊上一坐雙手捧水齊眉兩眼合着好像默禱甚麼似的嘴唇微微的開合如此好一會才張眼起身逕走到搭的壇上當中放下那大碗清水擡起長袍從腰間解下一個搭聯袋來



(用青布或藍布縫製兩端有袋袋口居中店家多用之以收賬以便搭肩上行走故名搭聯袋湖南之法師道士行教時多用此種袋)袋裏似乎裝了許多物件鼓起來很大而藍辛石繫在腰間從表面看去並不覺的衣內有這們大的東西藏著當下藍辛石將搭聯袋提在手中從袋口取出一把有連環的師刀來放在壇上隨手提着搭聯袋向空中一掛好像空中有鈎子懸著一般竟不掉下來劉家多少當差的看了無不驚奇道怪藍辛石很誠敬的神氣右手拿起師刀左手托著那碗清水用師刀在水中畫符一道畫畢就將師刀豎在水中也和有人扶着一樣不歪不倒仍將清水供放原處回身招柳遲上壇幫着燒香點燭藍辛石提硃筆在黃紙上畫了五道符就燭上燒了第一道左手捏着訣右手又向袋中取了一條戒尺口中念念有詞陡聽得簷瓦

上。一。聲。響。亮。一。大。疊。瓦。片。對。準。藍。辛。石。劈。將。下。來。藍。辛。石。祇。作。沒。看。見。
倒。將。頭。項。迎。上。去。喳。喇。一。聲。就。如。劈。在。頑。石。上。瓦。片。被。劈。的。粉。碎。紛。紛。
落。下。藍。辛。石。毫。不。理。會。就。碗。邊。喝。了。一。口。清。水。仰。面。朝。簷。上。一。噴。跟着。
一。戒。尺。就。壇。上。拍。下。祇。見。燭。光。幾。閃。一。團。黑。影。由。上。而。下。直。落。到。藍。辛。
石。面。前。藍。辛。石。拿。起。一。隻。磁。碟。對。黑。影。一。聲。叱。喝。彷。彿。譚。中。有。吸。引。的。
力。量。一。張。眼。間。黑。影。就。射。入。譚。口。中。去。了。藍。辛。石。用。師。刀。在。譚。口。畫。了。
幾。聲。哭。起。來。送。給。柳。遲。道。你。們。大。家。都。湊。近。耳。邊。聽。聽。看。他。在。裏。面。有。
甚。麼。動。靜。沒。有。柳。遲。雙。手。接。遇。來。真。個。湊。近。耳。根。一。聽。祇。聽。得。裏。面。好。
像。有。人。哭。泣。不。過。聲。音。很。是。低。微。似。乎。相。隔。甚。遠。越。聽。越。覺。顯。明。哭。了。
一。會。截。然。停。止。了。接。着。就。聽。得。歎。氣。的。聲。音。歎。罷。接。續。說。道。我。不。過。
同。到。了。這。裏。還。是。他。們。四。個。硬。拉。我。同。來。的。在。這。裏。祇。我。毫。無。舉。動。爲。



甚麼把我開起來呢。你藍法師既有這種神通，就應該知道這事與我無干。分個皂白。你藍法師若肯饒恕我這一遭，我從此永遠不到這裏來了。柳遲聽了這些鬼話，心裏好笑，舉眼看藍法師時，祇見正燒了第二道符，又提起戒尺作法了。劉家上下的人，都要聽罿中鬼說話。柳遲便遞給家人去聽，叮囑小心不可跌破了。這第二道符才燒畢，情形就不似燒第一道符時安靜了。也是從簷邊響了一聲，跟着一陣旋風颶起，颶吹得飛石揚砂，房屋都搖搖震擺。壇下所立劉家上下人等，一個個被吹得毛骨悚然，雙手緊掩着面目，不敢張眼。幸虧那磁罿在柳遲的姨父手裏，連忙送到壇上。壇上的蠟燭幾番險些兒被風吹滅，藍先生兩眼不轉睛的望着燭光，將要熄滅了，祇對燭光喝一聲火燄，登時又伸了起來。接連三五次，燭的火燄直伸長到一尺多高，豎在風中動

也。不。動。那。風。才。漸。漸。的。息。了。藍。辛。石。從。壇。下。提。起。那。隻。大。雄。雞。來。走。到。
碌。柱。跟。前。要。了。一。口。五。寸。多。長。的。鋼。針。在。雄。雞。眼。上。釘。進。碌。柱。那。雞。的。
兩。翅。兩。腳。都。往。下。垂。直。了。和。釘。死。了。的。一。樣。對。着。雞。又。念。了一。會。咒。回。
到。壇。上。將。第。一。個。磁。磚。取。出。又。喝。了。一。口。清。水。如。前。一。般。的。噴。去。戒。尺。
剛。拍。下。柳。遲。的。眼。快。便。看。見。一。團。黑。影。由。簷。邊。直。射。進。磁。磚。也。用。戒。尺。
畫。了。符。又。提。向。柳。遲。說。道。你。們。再。聽。這。裏。面。有。何。聲。息。柳。遲。很。高。興。的。
聽。裏。面。也。有。哭。聲。不過。是。旋。哭。旋。罵。沒。有。哀。求。苦。告。的。聲。口。了。罵。的。甚。
麼。言。語。初。時。聽。不。甚。清。晰。聽。一。會。才。聽。出。是。罵。劉。小。姐。沒。有。天。良。不。
念。幾。夜。夫。妻。之。情。不。出。頭。阻。攔。請。法。師。的。事。柳。遲。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懶。得。久。聽。再。看。藍。辛。石。把。第。三。道。符。燒。了。離。壇。一。丈。遠。的。前。面。隱。約。現。
出。一。個人。影。來。身。體。足。有。七。八。尺。高。下。上。身。能。看。得。出。形。像。祇。自。大。腿。



以下就模糊不能辨認。不知是赤腳還是着了鞋襪的頭上留着滿髮。好像挽着牛心髻裝束。也不是清朝的服制。在空中朝着藍辛石。指手畫脚。嘴脣也動個不住。却不聽見說些甚麼。藍辛石念咒噴水。那影都似不怕。藍辛石將戒尺放下。幾手就把頭髮拆散。披在肩上。跳下壇來。從梁柱上拔起鋼釘。提了那雄雞的頭。直上直下的在石階基上攢了。好幾下。衆人看了都以爲這幾下必自得骨斷筋折了。誰知將手一放。那雄鷄直跳了起來。展了幾展雙翅。伸長頸子。啼了一聲鷄聲。一起那影就現出了畏縮的神氣。向後退了幾步。退一步影便淡一點兒。幾步後僅能依稀。髮非仔細。定睛看不出。了藍辛石飛身上壇。一手托着磁磚。一手向那影祇一招。就覺有一陣風。所到却沒看見。有黑影到磚裏去。藍辛石已拿戒尺在磚口畫符。封鎖了柳遲。湊近耳去。不覺吃了。

一嚇。原來裏面正呼着柳遲的姓名說道。我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爲甚麼把藍法師請來和我們兄弟作對。你表妹本來與你沒有夫妻的緣分。就嫁給我們兄弟。一不辱沒他。二不是奪了你的。於你有甚麼損害。我這回吃了你的苦。暫時報不了仇。將來終有我們出頭之日。那時我們兄弟若不將你碎屍萬段。你也不知道我們的厲害。柳遲笑應了一聲。道很好。我等着你們出頭便了。此時藍辛石已把第四道符燒着。念了一會咒詞。絲毫沒有動靜。藍辛石剛提起戒尺。還不曾向壇上拍下。猛德得裏面人聲喧擾。夾雜着許多哎呀不得了的聲音。立在壇下的劉家僕役。一聽裏面這們驚鬧起來。都不知道爲着甚麼事。一窩蜂也似的奔向裏面去打聽。柳遲立在壇上。心裏也不免有些着驚。疑心裏面的丫頭老媽子不謹慎。引火燒着了甚麼。忙回頭跟着。



衆僕役奔去的方向看去。祇見那些僕役才奔到中門口，大家一聲吆喝，又潮也似的紛紛退下來，各自分頭亂竄，好像怕人追打的一般。柳遲已看見自己表妹，蓬鬆着一頭頭髮，雙手擎着一條臂膊粗細的門檻，儼然臨敵的武士模樣。沒一點兒圍房小姐羞怯之態。大踏步打將出來，僕役奔避不及的一觸，著門檻就得跌倒在幾尺以外半晌爬不起來，使門檻的身手步法，也使人一望便能知道是個會武藝的好漢。一路打出中門，直向壇上撲來。柳遲的姨父是個讀書人，見自己女兒如此發狂，自覺面子上很難爲情，料知衆僕役不便上前動手，阻攔。丫頭老媽子膽小害怕，祇得自己上前去，打算攔腰一把將女兒抱住，一看自己夫人和柳夫人都跟在後面追出來，胆量更壯了些兒，一面大聲向女兒喝罵，一面奮不顧身的迎將上去。那知道他女兒這時候的

身體並不。由他女兒自己作主。一切舉動都是因有鬼憑附了。就是那鬼的舉動。那鬼如何認他做父親呢。舉門橫迎頭劈下。讀書人又有了幾歲年紀。那裏知道躲閃。這一門橫劈下來。眼見得要劈一個腦漿迸裂。却是作怪藍辛石在壇上祇用戒尺向那舉得高高的門橫一指。大喝一聲木雷安在就在正廳上轟了一個大霹靂。祇震得屋宇蕩搖。灰塵亂落。柳遲再看自己表妹如睡魔剛醒一般。棄了手中門橫。驚慌失措的神氣向左右亂望。柳夫人劉夫人都嚇得不敢上前。祇遠遠的叫喚女兒的名字。劉小姐跑過去抱了自己的娘號咷痛哭。柳遲已跳下壇來。問如何鬧到這樣。柳遲的母親說道。你表妹因有三晝夜不曾進飲食了。人一清醒便覺得腹中餓。燉了半罐粥給他喝。我和你姨母都在旁邊祇因聽得丫頭進來報說法師把鬼裝入磁磚拿耳朵貼到



磁磚上去聽鬼在裏面哭泣哀求都聽得十分明白要我們也出來聽。聽我們覺得這事太稀奇了不妨聽聽也廣一廣見識我們爲你表妹已經清醒了並且有法師正在收鬼用不着顧慮所以祇吩咐了一個小丫頭陪伴你表妹在房中我和你姨母就走到中門口站着教老媽子捧磁磚來聽想不到才聽了兩個磁磚第三個還不曾捧上來那個陪伴你表妹的小丫頭就被打得哭哭啼啼的跑出來了我們正要動問爲甚麼你表妹已手舞門檻惡狠狠的衝將出來幾個老媽子上前奪門檻都被打得東倒西歪並舉起門檻要向我和你姨母打下方才若不是憑空打下那一個炸雷來你姨父的頭顱怕不被門檻打破嗎柳遲聽到這裏聽得有鐵練鏗鏘的聲音回頭看時祇見藍辛石已將披的散頭髮挽起御去了身上長袍露出筋肉堅壯的赤膊來正拿火

鉗在炭火裏撥那燒紅了的鐵練。這裏劉夫人柳夫人自帶着丫頭老媽擁護病人回房。柳遲仍到壇跟前看藍辛石。將鐵練撥出一端來。紅得通明透澈。隨意伸手擋住拖蛇尾巴也似的拖出火盆來。火星四迸。立在數尺以外的人頭臉都被火逼得痛不可當。藍辛石絕不在意的提起那紅鐵練往他自己肩背上一繞。鐵練着處祇聽得喳喳的。轉身上皮肉被燒得濃烟突起。在旁邊看的沒一個不嚇得心胆俱寒。就是柳遲也不禁吐舌搖頭。藍辛石把鐵練在上身盤繞了兩三匝。騰出兩手來。仍是一手提戒尺。一手托磁磚口裏喝道。再不降服更待何時。隨卽就見火盆裏起了一道黑烟。在空中裊了幾裊才射進在磚裏去。藍辛石用戒尺在磚口畫了符。柳遲又湊耳去聽。這鬼的聲口更兇狠異常了。竟是潑口大罵道。你藍辛石是個苗子。我們都是漢人。兩不相干。

要你替劉家出死力和我們作對做甚麼我們將來不報這仇恨也算不了好漢。柳遲聽了又禁不住笑道：你們本來要算幾個好漢。藍法師也祇好等着你們將來報仇。雪恨了說時看藍辛石才把第五道符燒化臉上就露出驚怪的神氣。口中默念不到幾句，卽連連跺腳說道：不好。不好。已被他逃跑了。這東西真有點兒神通。於今要去追他倒是件很麻煩的事。這却怎麼辦呢？柳遲也驚問道：怎麼會讓他逃了的呢？藍辛石道：我在裏樹上等候你呼喚的時候已經把網張好了。逆料他們沒能耐逃出去。不過我的網張了十埠，他此刻是不是已逃出了羅網。或者還在羅網內藏匿一時，尙不可知。旋說旋躊躇了一會忽然笑道：不要緊。我有對付他的法子了。柳遲忙問有甚麼法子。藍辛石道：方圓十里的地方可以暫時藏匿的所在自是不少。我所慮就是我一離



開此地他立刻就回來。騷擾他不回頭來，則已。回頭必比前次更鬧得兇狠。這四個磁磚不能在此地久留，務必送到利寶慶交界的十字路上。掘土埋藏方可保他們不爲後患。我此時動身去至快也。得明日下午才得回來。在我未回來以前，就恐怕那在逃的東西又乘隙前來作祟。我於今想了個主意，再用法術將這所房子團團圍了。不但我去寶慶的這當兒不怕他來爲難，便是他這番已逃出了羅網，祇要在六年以內無論甚麼時候休說這種作惡多端的厲鬼不能進這所房屋來，就是已成了鬼仙的也不容易踏進我的羅網一步。柳遲此時還不懂得這類神通，祇有連聲應好。藍辛石直到這時才解了盤繞在身上的鐵練，用手蘸了碗裏的清水，在身上被鐵練烙傷了的地方摸擦一過。比荊麻藥丹妙藥都來得神效。清水一着上去立時腫退紅消，和不



會被烙的皮膚一樣將被散了的頭髮也挽結起來。仍是赤膊從碗裏拔出那把有連環的師刀吩咐劉家當差的準備燈籠火把應用。又上壇念起咒來。不一會當差的已安排了幾個燈籠火把。每人拿了一個在壇下候着。藍辛石念完了咒詞忽然在壇上翻身一個筋斗打下壇來。對一個提燈籠的當差說道：你提燈籠在前面旋走。旋照着我走大門。出外朝西圍着這房屋緩緩的走繞到東邊仍從大門進來。這些燈籠火把都跟隨在我後面。衆當差的答應理會了。藍辛石便隨着那燈籠一路筋斗打出來。劉家的房屋寬大。繞周圍打一遍筋斗足打了八百多個才從東邊打到了大門。這一遍筋斗打過天已半夜了。藍辛石趁着天色未亮提起四轡惡鬼帶了一把鐵鍬動身向寶慶交界的路上走去。片刻也不敢耽擱直走到次日早點以後才到了可以埋藏的

所在深深的將四譚惡鬼埋了。據當時在旁邊看見藍辛石埋藏的人傳說藍辛石用鐵鍤揀適宜的所在掘好了一個大窟窿原打算四譚做一處幽囚的剛提起磁磚要放下去祇聽的四個譚裏同時大叫着藍法師說道我們不會到你家擾害過與你有甚麼仇恨值得用這們狼毒的手段對付我並且法師是苗人平日和劉家絕無來往又豈值得這們替他出死力我們於今向法師求情法師如肯開一條方便之路祇鬆鬆的將浮土掩上我們將來重見天日的時候決不尋法師爲難若一定要做惡人做到底我們此刻雖是奈何你不得你須知我們終有出頭的時候到那時你自罰麻煩便怨不得我們了我們五兄弟你僅收服了我們四個你知道不曾收服的那個就是將來報復你的禍根麼藍辛石略不遲疑的笑容道倒虧你們提醒了我是這們做一



個窟窿埋了果然不妥。萬一那個在逃的東西前來相救，豈不容易。也就被他救了去，報復我向我尋麻煩都是廢話。不但我不怕亮你們也不敢我倒有些怕。你們出來的快。漢人當中少有能收服你們的將來受你們害的人家必多。我不能貪懶，將你們埋做一個窟窿，須分做四處掩埋才妥。當磚裏惡鬼聽了藍辛石的話，登時都鼓譟起來。藍辛石也不作理，會拿鐵鍬又掘了三個窟窿，一個一個埋下去。此時磚裏的惡鬼有哭的，有恨聲不絕的，有抱怨不該向藍法師求情，反增加了痛苦。在旁邊看的人都一一聽到了耳裏。藍辛石掩埋停當了，便向旁邊的人說道：本來應該在半夜三更的時候到這裏來掩埋，無奈我沒有時間等待。你們今日適逢其會，看見了就得借你們的口傳出幾句話去。這地底裏的是四個惡鬼。以後有誰觸動了這上面的土，誰就

得被這惡鬼纏擾。輕則送了自己個人性命。重則鬧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確不是一件當要的事。那些人聽了這話。都不由得毛骨竦然。藍法師的聲名。從這番以後。不多時就傳遍了周圍數百里地面。湖南人本極迷信。凡是藍法師吩咐的話。誰也不敢故意違犯。至今藍法師在新寧寶慶一帶的奇情怪事甚多。如一顆樹。一塊石頭。祇要故老相傳。藍法師曾吩咐不許人動。卽父誡其子。兄勉其弟。永遠沒人敢動。間有冒失鬼或不知道忌諱的人。偶然在藍法師吩咐不許動的東西上面。動了一下。無不當面見效。或卽時倒地不省人事。或歸家便頭痛發熱。並有鬼物憑附在病人身上。胡說亂道。但是這都是後話。趁這時表過不提。且說藍辛石當下吩咐了看的人。仍提了鐵鍬回劉家來。到劉家已是黃昏向後了。柳遲的姨父母感念藍辛石出力救了自家女兒性命。



命特地辦盛筵款待藍辛石在席上向柳遲的姨父說道。這回你家小姐的病雖經我治好了然除了這種病不久那種病又要來糾纏的。若但求治標不僅不勝其煩且恐怕有治不了的時候。柳遲的姨父問道。治標固是不好但是治本須怎生治法呢。藍辛石笑道說起來很奇怪。或者你府上的人聽了也不相信。你小姐近來不是正在商議許配人麼。柳遲的姨父聽了隨望了柳遲一眼點頭說道我和內人雖有替小女議親的意思。然現在還祇商議商議並不曾說妥。當藍辛石也點頭答頭。我也知道還祇商議就因為還在商議才有可救藥。若已經說妥當了祇怕你小姐的病尙不止此呢。我勸你快把這一段婚姻的念頭打消另擇高門便是治本的方法說時用手指着柳遲說道。我曾聽得我師傅說他的夙根極深然夙孽也跟着極重這番在府上騷擾的五

鬼便是他的孽障暫時決躲避不了的。柳遲的姨父雖不十分相信這些夙根夙孽的話，祇是既聽說自家女兒的奇病是由於許配柳遲發生的，當然把這種念頭打消。柳遲在未動身來新寧的時候就占了一卦，知道自己婚姻不在此地且相差成親的年數還遠，因此聽了並不在意。藍辛石這夜在席上被主人敬了多少杯酒，已喝得有八九成醉意了。天色也已過了二更，此時正是四月間初夏天氣，夜間的月光甚好。劉家原挽留藍辛石休息一夜，次日才回苗洞去的。奈藍辛石不肯在漢人家歇宿，定要乘着酒興踏月回家。劉家的主人祇得謝了他和柳遲同送出來。柳遲有些依依不捨的說道：「我們在這時別後，不知又須甚麼時候才得見面？」藍辛石回身笑道：「這有何難？我們不久便又有見面的時候。」柳遲心裏想：「究竟在何時？應在何處？」祇是還沒問出來，偶



然一眼向前面橋上望去。忽見一個黑影伏在橋那邊石柱之下。柳遲生成的一雙明察秋毫的眼沒有能在他眼前逃得過去的形影。當時既發見橋柱下的黑影便停了那話不問悄悄的指着那橋柱對藍辛石把所見的情形說了。藍辛石胡亂向橋上看了看搖頭說道月光底下看不分明有我在這裏有甚麼東西敢來這橋上伏着我就得經這橋上走過去你們在此等着看有甚麼沒有說罷一路趔趄趄趄的走向橋上去了直走過橋那邊回頭大笑道可瞧着了甚麼嗎見劉柳二人都轉身進去了才逕向歸家的這條路上高一步低一步一偏一倒的走這時雖是初夏的天氣然深宵半夜又在山野之間一陣陣冷風吹來仍不免吹得肌膚起粟藍辛石初從劉家出來的時候因酒喝的多了有些發熱將胸前的衣服解開袒出胸膛來走了一會被幾陣冷



風吹的覺得有些寒侵肌肉。祇得仍將胸前的衣服理好。酒意也被吹醒了幾成。他是醉後的人。又在這種清涼的深夜。獨自行走叢山曠野。之中心境自不期然而然的覺着悽楚無端的要發生許多感喟。藍辛石身抱奇能絕藝。並擅文才。這種能爲的人。在漢人當中。尙千萬人難。得一個。何況是在苗族裏面呢。然藍辛石儘管有這般奇能絕藝。終日祇在苗洞中仗着一己能爲替同族人除害。如毒蛇猛獸野魅山魈等類傷人的惡物。不遇在他手裏。則已。一落到他手裏。便休想能脫逃出去。和他同族的苗人。部能享受他的利益。而他却絲毫沒有騰達得意的機會。他的神力是得之於天的。並不是由練習得來。他在十零歲還未成年的時分。最喜在山澗裏面尋覓魚蝦。弄回家下飯。每日纔得去山澗中盤桓。好一會附近他家的一條山澗某處。有岩某處。有穴。他都。



探尋得異常熟悉。這日他正去澗中捕魚。忽見一條碗口粗細的大蛇。約有二三丈長。遍體赤鱗。在澗水裏面翻來滾去。好像洗澡的樣子。攪得澗水四面濺濺。澗邊的砂石都飛揚起來。這種駭人的情形。若在尋常未成年的小孩。看了能不嚇得兩腿癟軟。連跑也跑不動麼。但藍辛石生成是這些惡物的對頭。見面不但毫不害怕。並且立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恨不得一下將這赤蛇打死。祇是他向來捕捉魚蝦。就是憑一雙空手。不曾攜帶一尺長的器具來。這蛇如此長大。又在澗水之中。赤手空拳。如何能打得死呢。心裏一着急。就四處尋覓。可以當兵器的東西。澗邊岩穴裏面。他平日都摸熟了。記得有一個穴內。時常有一件圓而且硬的長東西。觸手彷彿是釘下去保護澗邊的木樁。平日因無可用之處。就觸手也不在意。於今既用得着打蛇的兵器。不由得。

想起來了連忙跑到那穴旁伸手往穴內一摸果然還在裏面觸手即握住一搖似乎釘的很牢隨手不能搖動遂伸進兩手去極力往穴外一拖想不到用力過猛幾乎仰後跌了一交那東西居然被拖了出來甚是沉重看時不禁吃了一驚那裏是甚麼木樁呢原來是好好的一把大砍刀連柄有四尺多長五寸多寬刀背有二寸來厚刀口雖不甚鋒利然逆料斬這於蛇是斷沒有斬不死的全體是純綱造就形式雖古却沒生一點兒鏽是誰將這刀擋在這穴裏是甚麼時候擋的都無從知道藍辛石此時也不暇思量許多雙手將那刀擎起來直向那了蛇奔去藍辛石在水裏的日子多水性原來很熟趕到此蛇切近一刀劈將下去那蛇也合該死在他手躲閃都來不及就被劈做一刀兩段藍辛石既劈了赤蛇得意非常提刀玩弄了一會回家他家中人看了



這刀部驚訝間從那裏得來的藍辛石將原由說了家裏人想接過去看那裏能拿得起掉落在地下直陷下地半寸來深四個人上前扛抬才能勉強扛動尚不能提步提步便閃傷了腰肢藍辛石的神力因此才顯了出來從得刀以後猛獸被殺死在這刀下的不計其數後來他長大了覺得這刀雖好苦於太笨重一則周轉不靈二則刀口不甚鋒利於是又造了一把重六十斤的鋼叉殺豺狼虎豹之類的猛獸便用這鋼叉自遇方紹德收他做徒弟之後又得了許多道法他既懷抱這些本領少年人飛黃勝達的念頭自然很重祇是僅進了一個學便沒了上進的機會酒後觸動了愁懷對着那般淒清的景物不覺邊走邊悠然歎了一聲長歎的聲音才歇就聽得有一種哭泣的聲音被風吹蕩得侵入耳鼓藍辛石正在感歎的時候一聞這哭聲也不暇細聽更

覺得悽然不樂。低着頭慢慢的向前行走。很不願意聽那哭聲。巨耐那哭聲。越聽越清晰。藍辛石原是存心不做理會的。至此雖欲不聽。已不能把兩耳塞住。祇得將自己的心事丟開。聽那哭聲中還帶着訴苦。一聽便能分出是個女子。那聲音約發在一里之外。尋常人雖在萬籟俱寂的深夜相隔。這們遠的哭聲也決不能聽得。藍辛石是個修天耳通的。所以聽得清晰。不知聽得訴些甚麼。且俟第五十八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八回 藍辛石月下釘妖精

宋樂林山中識神虎

話說藍辛石聽那哭聲中訴道我實在不願意活了這種苦日月活着還有甚麼趣味倒不如拚着一死的乾淨多了藍辛石細聽那哭聲的方向正在自己歸家應經過的道路。路上心裏不愉快的人聽了這類的悲哭的聲音更是難過遂懶得着意去聽祇放緊了些脚步向前走走不到一里多路遇了一座大石橋那哭聲不在別處正是從這橋上發出來的此時天上的月光已偏在西邊將近鑽入地下去了因此橋上已沒有月光藍辛石聽哭得益發悽慘卽立在橋頭上高聲問道是那。

裏來的娘子爲甚麼三更半夜的獨自在這裏哭泣。這話問出去不見有人答應。祇是哭聲已停了。藍辛石接着說道。娘子不要害怕。我不是無賴的人。若娘子有爲難的事。不妨照實說給我聽。凡是所能幫助的。無不竭力。這幾句話一說出去。便聽得很嬌怯。很脆嫩的口音答道。雖承先生的好意。願竭力幫助我。但我是個生成薄命的人。就得先生幫助也。祇能幫助一時。長久下去。仍是不了。先生是過路的人。可以不必。諒惜我左思右想。還是拚着一死的乾淨。免得在世界上終日受人欺負。藍辛石一聽這女子說話伶牙利齒。嬌啼婉轉。使人蕩魄銷魂。心想這樣年輕輕的女子。有甚麼委屈。這時分在這個人煙稀少的地方。悲哭聽他說話的情形。不像是小戶人家的女子。小戶人家女子見了面。生男人說話。決沒有這們大方大戶人家女子。又豈有半夜三更獨。



跑到這地方來的。若爲尋死而來何地不可以尋死。必要到這裏來呢。這東西的來歷。祇怕有些蹊蹺。我何不盤問他一番。看他怎生答應。藍辛石想畢。尙沒開口。那女子已接續哀啼着說道。我若不因爲懷中已有四個月的身孕。尋死也用不着躊躇了。我這樣苦的命死了不算。是懷中的冤孽沒有罪過。不應該跟着把一條小性命斷送說罷。又嗁嗁飲泣起來。藍辛石說道。娘子徒然悲傷也沒有用處。請問娘子貴姓。家住在那裏。究竟爲的甚麼事。如此傷感。邊說邊走近前去。那女子背靠橋柱坐着。此時月光雖已偏西。遠望不得分明。就近借着滿天星斗之光。還能看得出女子的身材窈窕。態度風流。頭上青絲蓬鬆。覆額雖看不清容貌怎樣。然僅就所見的已足使人動心了。女子見藍辛石走近面前。即抬起頭來答道。三更半夜。拋頭露面的出來。連我祖宗三。

代的臉都被我丟盡了。我還好意思把娘家的姓氏說給先生聽嗎？爹姑丈夫都凌虐我不將我當人看待。我原不妨將婆家的姓氏說給先生聽，然說給先生聽了也沒有用處。不如存一點厚道，我的命已苦到如此地步，並且已是快要死的人了，犯不着揚人之惡，加重我自己的罪。過來生更受苦報。至於先生問我究竟爲甚麼事如此傷感，我不能不將大概情形說出來。不然也太辜負先生的一番盛意了。我今年一十九歲了，我父親哥子都是讀書有功名的人。我婆家也是詩禮之家。祇丈夫不爭氣，因生長富厚之家，不知銀錢艱難，不識人情刀狡，從去年我到他家起初時一二個月內，還好白天不大出外，就是出外一到黃昏向晚就得回來。兩個月以後不知如何結識了地方上幾個不成材的人，終日吃喝嫖賭，無所不來。越鬧越糊塗，時常半夜還不回家。翁



姑怪我不會伺候丈夫不能得丈夫的歡喜我何嘗不會伺候呢無奈那沒良心的人成心不歡喜我除了哭勸哀求而外又有甚麼法子。咧誰知那沒良心的人見我越是向他哭勸他越是嫌討厭似的更整日整夜的在外嫖賭一連三五日不見他的踪影了翁姑大發雷霆說他的兒子原是極老成極規矩從來不在外面胡行亂走的祇因討了我這個不賢良的媳婦將他兒子逼得不能在家安身祇得去外面借着嫖賭解悶請先生替我想想我就是容貌醜陋性情惡劣何至便逼得丈夫不能在家安身並且丈夫去外面嫖賭在翁姑手裏拿不着銀錢將我所有賠嫁過去的私蓄一股腦兒用盡了還嫌不夠把我賠嫁的金珠首飾揀好的拿去變賣連問也不問我一句我爲怕他生氣想借這些事換轉他的心來件件依遵他看他要多少銀錢我無不盡力。



設法給他原不過想圖他一個高興對我回心轉意不忍再去外面胡鬧。誰知不講情理的翁姑反怪我別有用意成心要丈夫去外面胡鬧。原來祇罵我的至此更動手打起我來了。翁姑打媳婦做媳婦的自然祇能順受那敢違抗呢。翁姑見我跪着不動給他們打不說我懂禮節有孝心也就罷了。倒罵我不動是和他們拚死更打的厲害些。我見跪着不動有罪就起來走開却又罵我目無尊長我處這種境遇也祇好自怨命苦不能怨翁姑丈夫不好想不到那沒良心的人無論給他多少銀錢不須幾日工夫就嫖賭得沒有了不到手中沒了錢也不回來我賠嫁的銀錢首飾是有限的怎經得起他這樣泥砂不如的使用呢。我手邊有的時候他一開口就如數拿給他手邊一沒有了教我去娘家設法何能每次都能如願我給的少了或給的遲了他也由不高。



興而責罵。由責罵而動手打起來。可憐我一個終身不出閨房門的女子。身體又素來孱弱。不但沒有反抗他的力量。連躲閃也躲閃不來。近來知道我有了身孕。若是尋常人家見媳婦懷了孕。舉家都應該歡喜。教媳婦好生調養的。惟有我的翁姑丈夫不然硬說我懷中的身孕不是他兒子的骨血。將我弔起來拷打問我。曾和甚麼人通奸。唉這真是黑天的冤枉。我是何等人家的小姐。何等人家的媳婦。翁姑丈夫現正不歡喜我。我豈肯自尋苦惱。再幹這種辱沒家聲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我翁姑丈夫前生和我有甚麼冤孽。有多大的仇恨。任憑我如何表白。如何發誓。願祇是咬緊牙關說不是他家的。我要他兒子自己憑良心說那東西確是沒有良心的人板着面孔不做聲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翁姑見他兒子這樣的情形。更坐實我曾和人通奸。每日朝罵暮打。

吃沒飽的給我吃穿沒好的給我穿我忍氣吞聲過到今日連那沒良心的人今日都說出我懷中的孕不是他骨血的話來了我實在不能忍了問他不是你的骨血是誰的骨血我半年之內不曾回娘家也不曾離你家的大門有甚麼人能飛進來和我通奸你雖說在外面嫖娼的日子多然手邊沒了錢的時候歸家向我要錢那一次不在家中歇宿如何能說懷中身孕不是你的凡人既不要天良便沒有不能做的事沒有不能說的話他是我的丈夫他要咬緊牙關這們說我有一百張口也分辯不了做人做到了我這種地步活在世上除了受罪而外還有甚麼可享受的呢萬不得已祇得趁他家人都睡了的時候悄悄的到廁所裏打算懸樑自盡拚一死了却前生冤孽那知道苦命的人擊報不曾受了連累死都不能如願他家當差的早不上廁屋遲



不。上。廁。屋。偏。巧。在。我。正。套。好。了。繩。索。剛。將。腦。袋。伸。進。圈。裏。去。的。時。候。那。
當。差。的。擎。着。一。枝。蠟。燭。走。進。來。了。一。見。我。已。上。了。弔。就。一。面。大。聲。叫。喚。
一。面。把。我。解。救。下。來。爹。姑。從。夢。中。驚。醒。到。廁。屋。裏。一。看。登。時。怒。氣。衝。天。
大。罵。我。有。意。害。他。家。遭。人。命。官。司。一。人。拿。了。一。條。鞭。子。將。我。按。在。廁。屋。
地。上。痛。打。兩。個。人。都。打。得。精。疲。力。竭。了。就。逼。着。我。立。刻。回。娘。家。不。許。在。
他。家。停。留。要。尋。死。也。得。去。外。面。尋。死。死。了。不。干。他。家。的。事。我。說。我。娘。家。
雖。是。我。生。長。之。地。然。我。在。娘。家。一。十。八。年。一。次。也。不。曾。在。外。面。走。過。出。
大。門。就。不。認。識。路。徑。便。是。嫁。來。這。裏。一。年。也。不。知。道。大。門。外。是。甚。麼。情。
形。這。時。分。教。我。回。娘。家。不。派。人。送。我。我。如。何。認。識。路。徑。呢。爹。姑。齊。說。認。
識。路。徑。也。好。不。認。識。路。徑。也。好。他。們。不。管。祇。要。出。了。他。家。的。大。門。那。怕。
走。不。到。三。步。就。尋。了。短。見。也。不。與。他。家。相。干。祇。怪。我。自。己。命。短。他。們。既。

對我。這們惡毒。我如何能再停留。祇好橫了心。打算真個出大門。就尋死。因此才走了出來。但是我走到門外。一想此時。就這們死了。不僅這翁姑。丈夫既說我懷中身孕是和人通奸來的。若就這們死了。不僅這冤誣沒有伸雪的時候。他們還要罵我是因奸情敗露了。含羞自盡的。我一個人蒙了這不白之冤。還不要緊。我懷中的孕既確是我丈夫的親骨血。尙不曾出世。也就跟着我蒙了這不白之冤而死。未免太可憐了。並且我娘家是書香世族。若因我這不爭氣的女兒。把世代清白的家聲玷污了。我就到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能見祖先。因有此一轉念。覺得短見暫時是不能尋的。既不能死。又已被翁姑驅逐出來。除了回娘家。實在無路可走。但是我娘家的地名。雖知道路有多少里。應該朝着那方面走。都茫然不知。黑夜又無人可問。祇得勉強掙扎着。隨着脚步走。



去走到這橋上兩脚委實痛的走不動了不得不坐下來歇息些時。當此淒涼的月夜回想起種種傷心的事來不由我不痛哭想不到驚動了先生。承情關切。感激之至。藍辛石呆呆的立着。聽女子說完了這一篇的話。心中也未始不有些感動。但是總覺得這女子的態度太風流。言語太伶俐。既不像大家的閨秀。更像是窮家的女兒。始終疑心來歷不正。當自念從方紹德學道以來。所治服的山魈野魅。木怪花妖。實在太多了。恐怕這女子就是那一類的餘孽。乘黑夜酒醉之後。前來圖報復的。祇是他憑着所學的本領和從來驅除醜類的志願。即令這女子果是那一類東西的餘孽。也不覺得可怕。心想此時天色昏暗。究竟是不是妖怪鬼魅。縱有本領也無從辨別。確實若這女子所言的果然真實不虛。也可稱得一個很賢孝。很可憐的女子。便是古時候的烈。



女貞姑行爲品格也不過如此我生性仰慕古來豪俠之士這種賢德女子在此遭際之中遇了我我若因疑心他是妖怪鬼魅不竭力救他豈不是徒慕豪俠之名沒有豪俠之實嗎我憑一點慈悲之心便是認錯了中了妖魔的圈套也可以無悔並且就是妖魔也不見得便能奈何我祇存着一點防範的心思罷了想罷自覺如此做去遂向這女子歎道原來娘子有這般悽慘的遭際真是可憐可敬以我替娘子着想暫時也祇有且回娘家的一條路可走娘子的娘家叫甚麼地名何不說給我聽我可以立刻送娘子回去女子似乎有點爲難的意思躊躇着不肯就說藍辛石道娘子是不是因恐怕有傷娘家的聲望所以不願意說給我聽呢娘子不可生氣這念頭實在錯了休說這種事是世間極尋常的事就算可醜也是婆家沒道理與娘家不僅不傷聲



望像娘子所說這般賢淑的性情孝順的行徑娘家並很有光彩爲甚麼反怕人知道呢女子至此才發出帶些歡喜的聲音答道先生的高見自是不錯祇是先生不知道家父的性情脾氣最是古怪他老人家若聽我說是被翁姑丈夫驅逐回家的必不問情由卽時大怒也將我驅逐出大門之外因爲我未出嫁以前家父時常拿烈女傳女四書一類的書教我對於三貞九烈之道解說得很仔細並曾說過若女兒嫁到婆家不能孝敬翁姑順從丈夫得翁姑丈夫的歡心以致被退回娘家來了這女兒簡直可以置之死地毫不足惜如念骨肉之情不忍下毒手就惟有也和婆家一樣驅逐出去這女兒既是娘婆二家都不要了逼得沒有路走看他不自去尋死有何法生活家父的性格素來是能說能行的平時已有這種話今日輪到他自己家裏來了請先生說

他老人家如何肯容留我。我剛才被翁姑逼得出門的時候。雖祇好打算回娘家。然心裏計議是萬不能向家父說實話的。於今承先生的美意送我回家。我正是要回家不認識的人自然感激萬分。豈有恐怕有損家聲。不敢將地名說出之理。並且一。個。地。名。與。舍。下。聲。望。也。絕。不。相。關。我。其。所。以。躊。躇。的。緣。故。完。全。不。在。這。上。面。先。生。不。要。誤。會。了。藍。辛。石。問。道。然。則。娘。子。不。肯。說。是。爲。的。甚。麼。呢。女。子。道。這。其。中。有。兩。個。緣。故。我。都。覺。得。甚。是。爲。難。我。就。把。地。名。對。先。生。說。了。先。生。也。不。能。立。刻。送。我。回。去。說。與。不。說。無。異。所。以。不。得。不。躊。躇。藍。辛。石。道。祇。要。有。地。名。那。怕。在。天。涯。海。角。我。既。說。了。送。你。回。去。不。問。如。何。爲。難。我。都。不。怕。請。娘。子。且。把。第。一。個。女。子。帶。些。笑。聲。說。道。我。婆。家。離。我。娘。家。平。日。聽。得。人。說。有。三。十。里。路。



我今夜走了許久。不知方向錯也沒錯。若是錯了。此地離我家就應該還不止三十里。這們遠的道路如何好煩先生相送呢。況且我所知道的是小地名。祇近處的人知道此地。若相離的太遠。就說給先生聽。先生平時沒聽說過那地名。豈不也和我一樣。不知道東西南北嗎。藍辛石也笑着截住說道。這便是第一個爲難的緣故嗎。不用說三十里不算。遠就是三百里。也不過兩三日的程途。地名雖小。祇在幾十里路以內。我就不知道也好。向人打聽出來的。你且把地名說出看。我知道不知道。女子道。旣是如此。舍下的地名叫做雄雞嶺。先生知道麼。藍辛石哈哈大笑道。雄雞嶺嗎。豈但知道。並且是我歸家所必經之地。我每個月至少也得走那山上經過一兩趟。此去還不上十里路。你這第一個爲難的緣故。可說是毫不爲難了。第二個呢。女子很高興的問道。原來

此去雄雞嶺已不到十里路了嗎。我倒不明白何以信步亂走。居然沒走錯方向。而且走的這們快。從來不曾走過稍遠些兒的路。今夜居然不覺着就走了二十來里。這是甚麼道理呢。我祇怕地名叫做雄雞嶺的不僅這裏一處。舍下那邊也叫做雄雞嶺。聽說兩地同名的很多。先生。可知道旁處還有地名叫做雄雞嶺的麼。藍辛石搖頭道。這雄雞嶺並不是小地名。周圍百數十里左右的人。除婦人小孩子而外。不知這地道地名的很少。這樣大地名在幾十里以內。怎麼會有相同的呢。我所知道的決不會錯。娘子不用疑慮。至於素來不曾走過遠路。今夜不覺着就走了二十來里。這並不希奇。道理很容易明白。二十來里路本不算遠。娘子被那不仁的翁姑逼出門之後。心裏又悲傷。又忿恨。自是巴不得從速遠離那受苦受辱之地。急匆匆的向前走也無心計算路程。



直走到兩脚痛不可當。精力疲憊極了，才忍不住坐下來休息。娘子平日雖不曾走過遠路，然年輕的人走路而至於兩脚走不動了，若沒有二三十里路，又何至如此呢？這尤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閑話少說，請把第二個緣故說出來罷。女子笑道：「第二個緣故麼？你已知道了，無須乎。我再說。」藍辛石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這話怎麼講？你沒說出來，我從那裏得知？」知道這話說的我不明白。女子道：「先生確已知道了，也是我早已說了出來的。請先生猜一猜。看究竟是爲甚麼緣故？」女子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很透着挑逗。藍辛石的神氣軟語溫存，就使鐵石心腸的人聽了也難保不心旌搖蕩。不能把持。藍辛石一時竟忘了形，也答以極溫和的聲口說道：「你剛才向我說的話很多，我不能一句一句都記在心上。此時教我如何能猜得着？你還是自己說罷。」女子更吃吃的笑道。



我說的話。你自然不把他放在心上。你方才不是說沒有二十來里路。不至於把兩脚走痛的嗎？藍辛石道：因你對我說，走到這橋上，兩脚委實痛的走不動了。我才是這們說，並不是由我說出來的。女子道：是嗎？我原說也是我早已說了出來的，很容易猜的一句話。先生却猜不出這便是第二個緣故。藍辛石問道：這腳痛怎麼說是第二個緣故？你雖說出來了，我還是不明白。女子又吃吃的笑道：你是大丈夫，如何這話？也不明白我不是說有兩個緣故？都覺得很爲難嗎？去此雄鷄嶺雖不遠，然畢竟還有十多里路。這十來里路，在你這樣金剛一般的人物自然看的很近。一提脚就到了。像我這們軟弱不中用的女子，加以兩脚因跑了二十多里，正在痛澈心肝，幾番想立起身來向你道謝，關切我的好意，稍一移動，且痛的如千百口花針向脚踵裏亂戳，祇得不動了。



請你說還有這十來里路教我如何能走不走在這裏坐着又如何是了。這不是很爲難的緣故嗎。藍辛石聽了也躊躇起來說道這果然有點兒爲難却是怎麼好呢。女子從容說道我看你的言談舉止很像個讀書人果是讀了書的麼。藍辛石道夠不上稱爲讀書人不過略能認識幾個尋常的字罷了。女子笑道是讀書人就好辦了。我立不起來走不動祇要你用一隻手的力量攬扶我一下我就不難勉強掙扎了。藍辛石道這怎麼使得。越讀了書的人越應該知道男女授受不親何以反說是讀書人就好辦。女子笑出聲來說道你讀的是死書嗎。男女若限死了授受不親何以又說嫂。瀨授之以手的話呢。叔嫂是極應避嫌的。然到了要緊的關頭也祇能援之以手。若那時再拿着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來說不肯援手便是豺狼了。我於今和你並非叔嫂這番。

承你的好意相救也和救溺差不多攬扶我行走正是讀書明理人應做的事我去年以前在家做女兒的時候常聽得家父說柳下惠能坐懷不亂可見得男女之間禮節祇能使一般沒學問沒操守的人好借此防範自己有非禮的舉動若是有學問有操守的莫說援手不算一回事就是絕色女子坐在懷中也全不要緊幾千年來何嘗有人疵議柳下惠不應該不遵守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將女子摟在懷中坐着呢藍辛石見這女子竟說出這些話來不由得有些驚呀暗想道理果是不差但這類言語詩禮之家的閨秀在深夜無人之處對著面生男人決說不出口小家女子便能認識些字也說不出這種話來就從這一點兒上看去已可看得出不是個人了據他自己所述在婆家的行動簡直是個賢德無比的女子豈有平日那們賢德的女子此時肯如



此挑逗我的我倒不可不謹慎些大師兄就因犯了色戒不敢見師傅的面祇等料理了他身後的事便得擇一個地方自殺我豈可重蹈覆轍自取滅亡不過這東西太可惡了與我有何仇恨想乘我喝醉了酒的時候這們來引誘我我這番若饒了他不僅將來還是我的後患並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年輕沒把持的人我何不將計就計利他開個玩笑隨卽做出涎皮涎臉的樣子說道你以爲我真有這們獸嗎在這種曠野無人的地方我攬扶你好你攬扶我也好有誰能看見祇要我自己不拿着去向人說說一句你不嫌輕薄的話那怕就同在這橋上睡一覺也祇要你我高興都算不了一回事來來我就攬扶着你走罷邊說邊湊近一步伸右手挽住女子軟玉溫香的臂膊輕輕的往上一提左手跟着捏了一個訣這個訣能防範妖魔鬼怪遁形最是厲害

這女子果然不出藍辛石所料。藍辛石才將訣一捏，他就知道自己的行藏敗露了。卽時打了個寒噤，但想逃被這訣禁住了，逃不脫。藍辛石的手遂連忙將身子一晃，霎眼就變成了一隻大雄鷄。藍辛石既是早已有了防備的人，當然不能由他逃脫。一舉手之勞便將這雄鷄撈在手裏。一手忙從腰間搭連袋裏抽那把師刀來，指點着雄鷄笑道：「原來就是你麼？你的胆量可也不小。才從劉家逃了出來，就想在這裏圖報。復於今也一般的落到了我手裏。看你還有甚麼方法能逃脫？你以為能逃出我的羅網？就有報復的能爲麼？我此刻倒不妨顯點兒能爲，給你們埋在寶慶界上。於今對你反不用那們麻煩。祇要你有能爲可以逃脫，儘管逃去。不要緊。你自己若沒能爲逃脫，安分守在此地六十年後，逃脫。



你那四個夥計有見天日的機會。你自然也有人來解救。但是非我藍法師的徒子徒孫誰也解救你們不了。你打算報復我藍法師的念頭是永遠不中用的老實說給你聽罷。藍辛石說罷這幾句話將師刀尖向雄鷄胸脯當中戳了個透明窟窿跳到橋底下在砂灘上釘進去口中默念了一會說也奇怪無論甚麼人若不曾在那道橋下親眼看見這雄鷄的也決不會相信有這種荒誕無稽的事實。不肖生有個朋友就是這新寧劉家的藍法師當日在他家設壇收怪的時候他還沒有出世。於今這朋友已有三十多歲了。據說那隻雄鷄至今還是被一把師刀穿胸釘在那橋底下砂灘之上也不能動彈也不能吃喝也不像死的也不像是活的一般婦孺小孩都知道是藍法師收服在這裏的妖怪誰也不敢上前去動一動偶然有不知道的小孩或過路的人不

明白就裏。想上前動手的走到雄鷄跟前。一丈以內必能頭痛不可當。甚至登時昏倒在地。湖南人本來最迷信神怪的。因此幾十年來從沒人敢去動那雄鷄。時間原不會到六十年。藍辛石此刻也還沒有收得有緣的徒弟。並且在新寧寶慶一帶藍辛石所幹這類奇怪不可思議的事蹟也不僅這橋下一處。寶慶有一座山名叫五老峯的山頂有一隻穿了底的破石臼。底朝上口朝下覆着穿底的窟窿內插了一株楊柳。據說也是藍辛石將這破石臼鎮壓了妖魔在下。有人去動那楊柳樹立時就聽得隱隱的雷聲。平常楊柳樹多是栽在水邊的。因為這種植物的性質非近水不能生活。偏是五老峯頂的楊柳樹枝葉密茂並能四時不凋不謝。年老的人傳說石臼內鎮壓的是一條毒蟒。在未經藍辛石鎮壓時曾傷害人畜無數。究竟是與不是。不肖生出世太遲。不



曾目睹。祇好姑妄聽之。姑妄述之。藍辛石這夜釘了那雄鷄之後。回到家中已是天明了。他平日在家的生活和一般苗人不同。他從小供奉了一個五寸多長的木偶。那木偶的來歷他從來沒對人說過。不過看那木偶滿身沾了泥土。彫刻得也很古樸。好像是從土中掘出來的。形像與普通木偶完全不同。普通木偶或是坐着。或是站着。或是睡着。或是蹲着。跪着。從不見有倒豎着的。惟他所供奉的這木偶。兩手據地。兩腳叉開。朝天和器械體操中拿頂的姿勢。一般藍辛石供奉這木偶異常虔誠。每早起來。焚香叩拜。提起兩片竹卦問卜。旁人也不知道他問的是些甚麼。未遇方紹德以前。就是如此。和他親近的人。推測這木偶必是獵神。因為有時跪在木偶面前問卜之後。連忙更換衣服赤腳。科頭。左手提起那六十斤的鋼叉。右手握一塊很長大的羅布手巾。急匆匆。

勿上山打獵去了。有人跟着他去看。他也不拒絕他上山。不須費多少尋覓的工夫。必有猛虎或極大的金錢豹躡出來。平常虎豹見了人多是一瞬眼就撲過來的。祇一見了藍辛石便沒有尋常那般威猛了。藍辛石也不待虎豹近前。卽對着大聲喝道：「張三可來和我比一比武？」奇性極了。虎豹原是不能人言的獸類。藍辛石對着這們說。却像是懂得的一般。將一股野蠻粗暴之氣完全變化了。假裝斯文的樣子。從容不迫的走來。藍辛石也行所無事的立出一個姿勢。左手執叉。向前叉柄豎在左脚尖相近的地。上叉尖高出頭頂尺多。身體在鋼叉背後。右手握着羅巾。等候虎豹。從容趕到鋼叉跟前。突然怒吼一聲。這一聲必吼。得山谷震動。樹葉脫落。林木中所有飛鳥紛紛插翅飛往他山。近一二里內的狐狸獾兔之類的小野獸。同時都驚得亂竄。有許多野獸就因



這一吼嚇軟了癱在地下不能走動的胆小些兒的人聽了也得魂飛魄散頓失知覺這一聲吼罷將身軀一扭翻身撲了轉來兩前爪就踏在兩個叉尖上向藍辛石怒目而視藍辛石也仰面對望着猛然一口白沫朝準藍辛石臉上噴來藍辛石眼也不霎一下等那涎沫流滴了。一會才用右手的羅巾在臉上揩拭一遍揩乾之後將羅巾往腰間一納右手搶住叉柄祇向旁邊一拖順勢便把那虎掀翻在地那鋼叉有三個叉尖中間一尖最長虎的兩前爪踏在兩短叉尖上中間叉尖正對着虎的咽喉掀翻以後隨手刺將過去很容易的便刺死了有一次掀不翻刺不死的如前一般的又比第二次二次刺不了又比三次到了第三次就決沒有刺不死的藍辛石自從用鋼叉是這們刺虎外人祇知道他刺死的極多究不知他已經刺過了多少隻這次從劉家回

來。有好些日子不會出外。有人邀他同去甚麼地方玩耍。或看朋友。他都推辭不去。每早祇焚香向木偶叩幾個頭。連照例要問的卜也不問了。平時每日必到那瓦缸裏向他師傅請安的。這些日子也不去了。他家中問他是甚麼緣故。他祇搖頭不肯說。每日到了夜間就將大小兩把鋼叉拿出來在石上磨礪得鋒利無比。斧頭大砍刀也都磨得透亮。如是過了一個月。這日清晨藍辛石才起來。正在木偶前焚香跪拜。忽然來了十幾個衣服齊整年齡都在三十以上的人。在門外對藍家人說有要緊的事。特地來求藍法師的。藍法師聽了祇好出來迎接見面時。藍辛石認得幾個是新寧縣的大紳士。接進來賓主坐定。就中一個與奉候。今日有事相求。便成羣結隊的來吵擾辛翁。我等心裏實在抱愧。



之至祇得求辛翁原宥藍辛石隨口謙讓了幾句那人接着說道我等此來實是出於無可如何非來拜求辛翁慈悲不能救許多人畜的性命不能代許多已經送命的人畜報仇無論如何得求辛翁勞動一次這一個月以來我們那邊鄉下簡直被一隻三條腿的白額虎鬧得不成話了那孽畜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前腿斷了一條弔睛白額其大無比論理那孽畜既斷了一條前腿應該比四腿完全的虎來得柔弱些誰知竟是不然在二十多日前我們那邊鄉下人家喂養的猪狗牛羊每日總有幾頭不見了去各山中尋找見了吃不完的皮毛蹄爪才知道是來了猛虎不見了的猪狗牛羊是被猛虎啣去了當時就有幾家獵戶爭着想打這孽畜誰知獵戶不轉這孽畜的念頭倒罷他祇啣家畜不曾傷人獵戶一上山發現了這孽畜的形像我那鄉下的禍事



就從此開端了第一次發見這孽畜的獵戶共有八個人都是我那邊有名的健漢其中有三個都曾獨力殺過虎豹的以爲這缺了一條腿的虎不愁打他不翻那曉得這孽畜三條腿跑起路來比四條腿的還快竟是飛得起的一般行走轉折既快又靈警非常獵戶纔一舉槍來不及撥火機他卽已撲過來了尋常猛虎咬着了人不卽時鬆口的在旁邊的人便可乘這機會開槍打他這孽畜似乎早已知道了這一着撲倒了獵戶祇揀要害的地方咬一口不停留的又飛奔過一邊去了是這們連傷了三人偏巧那三人都曾獨力殺過虎的八個人傷了三個並且傷勢都極重如何敢再將這孽畜圍住不放呢那三個抬到家頃刻便都死了第二次發見的也重傷了兩個有名的獵戶自這兩班獵戶死傷以後其餘的獵戶多不敢冒昧到山裏去了祇遍山滿



嶺的安設窩弓弩箭想孽畜自行射殺那孽畜何等機靈那裏肯上這種當二十多日不曾發出一枝弩箭那孽畜大約是因山裏的毒弩太多不好停留行走終日在平原曠野之地徘徊有時睡在田禾之中無意中走到他跟前去的人被他跳起來抓傷了咬死了的已不計其數了我們簡直嚇的連門都不敢出祇得去縣衙裏呈報縣太爺愛民如子當即請了一營兵下鄉到處圍獵抬槍鳥槍一排一排的轟去儼然臨陣一般那孽畜出現一次總得死傷幾名兵士槍炮也不知對準那孽畜身上轟去了多少就和不覺着一樣轟得他興發了竄進兵士隊裏連咬帶抓的死傷幾個兵興盡又一竄而去了三日共死傷了二十多名兵士營官料知無能爲力徒然使兵士吃虧不肯再打竟自帶兵回縣裏去了我們見是這種情形若不從速將這孽畜驅除未免太不



成話當初我們原沒有出頭大家設法的至此不能不大家出來商議驅除的方法了於是就議定湊集五百串錢懸賞祇要有人能殺死這三腳白額虎的就拿這五百串錢做花紅唉這賞不懸倒也罷了懸出這賞之後徒然又送了兩個最勇敢少年的性命而孽畜的兇橫益發利害了我們也忿恨到了極處又大家湊成了一千兩銀子招請各府縣有名的獵戶來應招的也很不少祇是都不肯上山在我們大家的家裏住着我們問他們既來應招何以來了却不肯上山他們說還有兩個人沒到祇等那兩個人到了就可上山動手不動手則已動手沒五十歲短小身材並不顯得精幹的樣子少的年約二十多歲身體却甚是魁偉老的自言姓宋名樂林少年是他的兒子父子兩人專以打



虎爲業。據說已不知殺過多少虎了。到了次日宋樂林祇提了一把一尺多身的小斧。他兒子提了一把鏗叉。就祇二人上山去了。不一會便回來對這些獵戶說道：這孽障不但你們的能打。連我父子也奈何他不了。不要自討苦吃罷。這虎久已通神祇。因孽緣未盡。本性忽然沉迷了。惟有去苗洞裏拜求藍辛石。藍法師他必能替這孽畜了賬。這些獵戶聽了宋樂林的話。同時作辭去了。我原是早與辛翁熟識的人。祇因平日是文字的交情。尙不知道辛翁有這種降龍伏虎的本領。宋樂林去後。我一打聽。才知道辛翁的神通廣大。不僅是我們文人中的傑出之士。所以邀集了一縣的士紳專誠前來奉懇。務求辛翁體上天好生之德。慨然出來驅除這一大害。這人說罷。立起身來對藍辛石一揖到地。這十多個士紳也同時起身對藍辛石作揖。不知藍辛石回出甚麼。

江湖奇俠傳 第五十八回

一一四八

話來。且俟第五十九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五十九回 除孽障幾膏虎吻 防盜刦匪覓鏢師

話說藍辛石見這神士說完這一大篇話。大家都起身向他作揖。他祇得回禮答道：兄弟十多年以來。無一年不殺死幾隻猛虎。除害原是兄弟的素志。本算不了甚麼。若在平時。不待這孽障鬧得如此無法。無天。兄弟早已動手殺他了。無奈這孽障出世略遲了些。正在我已滿限的時候。我不敢冒昧。恐怕不能收服他。反傷了兄弟自己的身體。所以我近來匿跡家中。不肯出外。就是不願意與那孽障狹路相逢。今日雖承老友及諸位先生降臨。旁的事都可以效勞。惟有這事。兄弟萬不能遵。

命並不是有意推諉實在是因兄弟殺虎的限已滿勉強爲之必有天殃衆紳士聽了都面面相覷各人都顯出失望的神氣這紳士問道殺虎有甚麼限滿這限是誰限的限到何時爲滿呢藍辛石正色道這種事相沿已久並非兄弟故甚其詞從來獵人殺虎每人至多不能滿一百兄弟十多年來所殺的虎已有九十九隻了自後就遇了虎也不能動手宋樂林父子是河南有名的獵師他父子平生所殺的虎豹也不在少數了他們祇知道我沒有殺不了的虎却不知道我已殺到了限不能在。殺了。至於。這。孽。障。通。神。與。否。在。兄。弟。並。不。措。意。他。儘。管。通。神。若在。兄。弟。未。曾。到。限。的。時。候。也。祇。當。他。平。常。的。虎。一。般。殺。倒。也。不。愁。他。能逃出我的掌握這紳士和衆人商議了一會向藍辛石說道原來先生有這種爲難的情形先生旣已剖述明白了論理我等本不應該相強。



不過我等今日到先生這裏來懇求是已將所有除害的方法都使盡了。新寧數十萬生靈的性命惟一之生路就祇望先生出頭於今先生又因限滿無可通融新寧一縣數十萬生靈不是從此永無安身之日嗎。先生旣抱除暴安身的素志這番無論如何不能不懇求大發慈悲爲全縣數十萬生靈請命若先生委實不能親自出馬就得請先生代籌一個除這大害的方法使我等有所遵從藍辛石道除了我親自出馬若還有其他驅除之法也不待諸位前來請求了我將實話說給諸位聽_聽我的師傅現在離此間不遠他老人家是修道已經多年的人未來一年的事都能瞭如觀火目前曾叮囑我這一個月以內務須凡事小心謹慎不可多出外不可多管閑事免招無妄之災我師傅的言語從來沒有不應驗的我不敢不聽信這障孽第一次從陷坑中逃出。

我就聽得說了隔不兩日又聽說已上了釣又被他自行咬斷前腳逃跑了。我那時原打算上山尋他，一翻法力的奈向我這祖師問卦。祖師不答應說時伸手向堂上安設的神龕一指。衆紳士看那神龕上供着一尊倒豎的偶像。這紳士便繼續問道：先生何以知道祖師不答應呢？祖師不會說話。或者是先生不曾問明白也未可知。藍辛石搖頭道：我每次出獵是得先向祖師請過示。答應了才去的。講到這次請示更不較尋常。尋常問卦不准。我存心不敢違拗。就是了。這次我問卦之後當夜就得了一夢。見祖師親身降臨。苦着臉向我說道：九十九不可忘記。我在夢中聽了這話。不懂正待上前請示如何解說。誰知一轉眼已不見他老人家的蹤影了。我驚轉醒來。一想才恍然悟出曾經殺過老虎的數目來。正是九十九隻。因此覺得我師傅吩咐我一月內不可多。



出外不可多管閑事。就是爲這孽障。這孽障不先不後。正在我殺虎。十九隻的時候。出世已斷了一脚。尙如此。兇橫卽此可以見得。他在這時出世。不是偶然的事。我旣親經師傅祖師兩次警戒。自然不敢玩忽。衆紳士見藍辛石說得這般慎重。不好再說懇求的話。祇是大家一想起藍辛石不肯出頭。這三腳猛虎的大害。便再沒人能驅除了。以後新寧縣的人畜。將如何安生呢。不由得大家都急的流淚起來。藍辛石生成的俠義性情。平日沒人請求。尙日以驅除害物爲事。於今見了衆紳士這種焦急情形。又聽得惡獸傷害生靈到如此地步。心裏着實不忍。坐視低頭躊躇了一會。忽抬頭向衆紳士道。諸位不用着急。且等我再向祖師求情。祇要祖師答應了我。那怕因此送了性命。爲地方多少人除害也。說不得顧慮了。衆紳士同時立起來說道。好極了。我等感恩之。

至不但先生向祖師求情。我等更應同向祖師求情。務必求到答應了才罷。藍辛石吩咐家裏人焚香點燭。自己將頂上髮結抖散。分披在兩邊肩膊上。從神龕內取下兩片竹蔸製成的卦來。跪在神龕下面。伏地禱祝。衆紳士也都整理衣冠。排班跪在藍辛石身後。藍辛石禱祝了一會。提起竹卦卜下去。衆紳士偷看兩卦落地。都仰又卜下去。仍和第一次一樣。兩片都仰着落地。連卜了七八次。全沒改變卦樣。衆紳士心裏都懷着疑慮。不知道這卦是如何的意思。究竟是答應還是不答應。祇見藍辛石叩了一個頭起來。悠然歎道。祖師硬不答應。奈何奈何。這卦兩片都仰落爲陽卦。都俯落爲陰卦。一仰一俯爲勝卦。從來問卜得勝卦。最好陰卦。次之陽卦。最下得陰卦。而勉強出獵。雖不得獸。可無災禍。及身得陽卦。則萬不可動。勉強必災禍。立至本來殺虎不能滿百。滿百。



必有天殃。便是祖師慈悲。也不能逆天而動。因爲有害於己。無益於人。我能拚着性命。將大害除滅。我死可以無恨。所慮就是害不能除。徒招禍患。藍辛石剛說到這裏。陡聽得對門山崗之上。震山動谷的一聲虎嘯。衆紳士登時都驚變了顏色。有嚇得渾身亂抖的。看藍辛石時。祇見他兩道濃眉倒豎。兩眼圓睜得幾乎要忒了出來。兇光四射。古人說怒髮衝冠。不過是一句形容怒極了的話。一般人的心理。無不以爲頭髮是軟而無可用力的東西。無論怒到如何地步。斷沒有上指衝冠的可能。誰知竟不是古人過甚的形容。詞藍辛石這時分披在兩邊肩膊上的散髮。就果然隨着兩道倒豎的濃眉。一根根挺硬分張起來。彷彿如被狂風吹成這種模樣似的。連兩隻耳朵都和獸類的一樣。張着。風聽那虎嘯。那種威嚴的神態。直使衆紳士看了比陡然聽得虎嘯還。

覺得胆寒那虎一聲嘯了緊接着便發出一種啼聲來那啼聲作怪連衆紳士立脚的地面也像被喚得戰栗不安藍家養的兩頭獵犬原在門外的虎嘯之聲一作立時嚇得蟬着尾巴低頭戢耳的朝家裏逃命八條腿都像是嚇軟了的不能直立起來行走祇蹲着身體匍匐如蛇行一頭伸着懶腰睡在堂屋方桌底下的花貓原是垂眉合眼衆人在堂屋中吵擾都不作理會的一聽着那虎的嘯聲一蹶劣爬起來就待溜跑還沒跑到一尺遠近四腿也好像一軟便就地跌了一跤跌下去又勉強掙起來跑兩步又軟得跌下去了衆紳士本已嚇得發抖了加以看了這貓狗害怕的情形更不由得膽都破了也恨不得和貓狗一樣尋個安全的地方逃避才好但是已在藍辛石的家裏還有甚麼安全的地方給他們逃避呢正在各自極力鎮攝想掩飾驚慌失措的神



情祇見藍辛石一翻身向着拜倒在地並不禱祝甚麼急匆匆的連叩了幾個頭跳起身從龕中將偶像取下解開胸前的衣鉗把偶像貼胸放着仍將衣服鉗好慨然對衆紳士說道這孽障欺我太甚不由我不出頭與他較量較量我已發了誓願除了這孽障之後我永遠不上山獵一野獸祖師答應與否我都不能顧了請諸位在旁邊看的替我呐一聲喊助一助威風紳士問道對面山上雖是虎嘯然畢竟是不是那一隻三條腿的弔睛白額虎沒人到外面去看還不得而知先生何妨且到門口瞧瞧再說呢藍辛石搖頭道用不着去瞧不是三脚虎怎敢到我對面山上來說着折身到裏面房間去了沒一會就更換了一種裝束短衣紮褲脚套草鞋胸前高凸估量是因有偶像在內頭髮尙是披着左手提着一把雪亮的鋼叉連柄有五尺多長右手握一條很長大



的羅巾大踏步走了出來。凜凜如天神下降。後面還有兩個苗蠻子。跟着一個用肩扛着一把比藍辛石手中略短小些兒的鋼叉。一個肩着一把大砍刀。兩件兵器也都磨擦得雪亮。衆紳士心想這兩個苗蠻子扛着這們重的兵器行走都像很吃力的樣子。到山上與虎鬪起來如何能揮舞得動呢。藍辛石直向門外走去。衆紳士也跟着兩個苗蠻子出來才走到大門外。向對面山上一看。果見一隻弔睛白額虎蹲在山顛。上面朝藍家。望着前腿僅有左邊的一條右腿自脰以下沒有了山顛與藍家大門相距不過一百步遠近。衆紳士僅聽得虎嘯。尙且嚇得無可奈何了。此時都親眼看見那虎其視眈眈的蹲在面前。如何能禁到三五步就趨趄不敢向前了。藍辛石似乎已明白了衆紳士害怕的。



心理卽回身教兩個苗蠻子立着不動獨自一個上山去了衆紳士昂頭看藍辛石上山却不直向那虎走去原來這山顛並不是尖銳的峯頭一條山脊很長藍辛石向左側走上走到離虎約有十來步遠的所在那虎一扭身軀就立了起來伸直了那蛇矛也似的尾巴往左右裏動了幾下前腿往下一屈伏就顯出要對準藍辛石猛撲過去的神氣祇見藍辛石將叉柄在山脊上一頓接着厲聲喝道張三不得無禮快前來與我比武旋說旋將身體緩緩的蹲下左膀伸直叉尖對着那虎那虎甚是作怪一聞藍辛石的喝聲應聲就把那要猛撲過去的姿勢改變了那條蛇矛也似的尾巴也隨着蟬了下來抬頭注視叉尖好像思索甚麼樣子好一會工夫突然仰面一聲大吼這吼聲一出平空從山脊起了一陣狂風祇刮得山中的砂石飛揚樹上的枝葉紛紛飄



墜。狂。風。正。刮。得。起。勁。眼。都。不。能。睜。的。時。候。那。虎。已。撲。將。過。來。藍。辛。石。不。
慌。不。忙。的。把。叉。尖。一。抖。那。虎。不。會。撲。過。叉。尖。後。脚。落。地。前。脚。就。據。在。旁。
邊。的。一。個。叉。尖。上。張。開。血。盆。大。口。露。出。銀。鏡。一。般。的。獠。牙。一。口。就。要。將。
藍。辛。石。生。吞。下。去。的。樣。子。但。是。隔。着。鋼。叉。模。樣。便。再。來。得。兇。些。也。咬。藍。
辛。石。不。着。祇。圓。睜。兩。眼。向。藍。辛。石。的。面。孔。望。着。藍。辛。石。目。不。轉。睛。的。仰。
面。望。着。虎。頭。兩。下。與。鬥。雞。相。似。的。對。望。了。一。陣。那。虎。才。忽。然。一。合。口。就。
朝。藍。辛。石。兩。眼。噴。出。唾。沫。來。藍。辛。石。這。時。瞪。起。兩。眼。昂。頭。仰。面。任。憑。那。
唾。沫。着。在。兩。眼。之。中。和。面。孔。之。上。比。鐵。砂。子。還。厲。害。祇。是。咬。緊。牙。關。眼。
睛。也。不。瞬。面。孔。也。不。動。儼。然。睢。陽。城。上。的。雷。萬。春。據。知。道。其。中。情。形。的。
人。說。藍。辛。石。若。在。這。時。候。或。被。虎。一。聲。大。吼。驚。得。分。了。神。或。因。受。不。起。
那。口。唾。沫。動。了。面。孔。裏。眼。都。要。算。是。藍。辛。石。門。輸。了。性。命。就。斷。送。在。



虎口裏了這一吼一撲一噴便是那虎和藍辛石所鬥的法這三件法寶嚇不倒藍辛石此後就輪到藍辛石使法了藍辛石當下受過了那一口唾沫慢條斯理拿右手的羅巾在臉上一揩往腰間納好了羅巾騰出右手來這時候就快極了祇一伸便搶住了叉柄再將兩手上下一翻若是尋常四條腿的虎前兩脚踏在叉尖上經這們一翻虎的身軀十九被翻倒在地虎的身軀既被翻倒叉的中尖正對着虎的咽喉自沒有不登時了賬的道理惟是這隻弔睛白額虎前腿祇有一條翻過去不甚得力叉還不曾翻轉這條腿便已踏不住落在地下去了原祇有一條腿這腿一落地叉尖與虎即脫離了關係那怕藍辛石的氣力再大些手法更快些是這們翻過去不得力也是枉然這一下沒將那虎翻倒照例仍得和第一次一般的再翻藍辛石見一下不曾翻倒



祇得仍把鋼叉豎起來。如前又翻了一遍。就因那虎祇一條前腿反佔。得多少便宜。叉柄一起。那爪便自然而然的掉下來。第二次又不曾將虎翻倒。藍辛石已滿頭是汗。情形好像有些慌急。正待又將鋼叉豎起來作第三次的決鬥。祇見那虎不待鋼叉豎好。一口咬住叉柄。祇將虎頭一揚。那六十斤重的鋼叉已被拋去數丈。開外跌落在山腳之下。藍辛石祇落得赤手空拳。衆紳士看了都着急。異常惟恐那虎趁藍辛石手中空虛。沒有兵器的時候。張牙舞爪撲過去。但是事也奇怪。那虎雖奪了鋼叉。並不乘虛襲擊。就是藍辛石也不因手中鋼叉被奪。便露出驚慌失措的樣子。反比較手中有鋼叉的時候神氣來得安逸。兩人都似乎休息的模樣。祇見扛小鋼叉的苗蠻子。扛着小鋼叉向山上跑去。衆紳士以爲必是上去幫助藍辛石與虎決鬥。都替這苗子捏着一去。



把汗。因見他用肩扛着那把小叉。精神都像十分吃力。藍辛石用大一倍的鋼叉。尙且鬥不過那虎。何況這苗子的小鋼叉。祇是見這苗子。奔上山顛。並不與那虎打照面。那虎也不理會有人上山來了。藍辛石回身。迎着苗子。伸手就把那小叉提了過去。苗子仍跑下了山。衆紳士才知道藍辛石早已逆料自己手中的大鋼叉。要被那虎奪去。原來特準備着小鋼叉。等候補充的藍辛石的鋼叉到手。那虎便登時變換了那休息的態度。那鐵槍也似的尾巴。不住的向左石擺動。渾身的斑毛。同時直豎起來。顯得身軀越發粗壯了。又仰面朝天發一聲大吼。古人說風從虎。雲從龍。確是一些兒不虛假的話。本來一點兒風聲。沒有的。祇那們一吼過去。也不知風從何來。但見滿山樹木搖擺相擦的響聲。如大海中的波濤汹湧。胆量小的人遇了這種陡然而起的狂風。風中並。



帶着些腥臊的氣味沒有不惶恐萬分的衆紳士作壁上觀。雖相隔得很遠。然那虎一吼之威也都嚇得戰栗不已。一個個面無人色藍辛石却乘着那狂風陡起之際神威抖擻舞動手中鋼叉不向虎頭刺去。那虎一騰一撲儼然渾身都有解數藍辛石的鋼叉始終刺不到那虎身上那虎也撲不着藍辛石一人一虎來回鬥了數十合藍辛石一叉刺中了那虎的頸項那虎順過頭來一口又將鋼叉咬住了這一拋比那叉更拋落得遠了鋼叉一落人與虎又都變了休息的態度這個扛大砍刀的苗蠻子又和送小鋼叉的一樣送大砍刀上山藍辛石接過大砍刀又與那虎開始戰鬥起來鬥到結果大砍刀也被虎啣着拋落山下去了衆紳士看了這情形一則替藍辛石着急二則爲地方耽憂都皇皇然不知要怎樣才好恨不得大家一擁上山將那虎圍住打死祇



是知何能有這種勇氣呢。正打算招藍辛石下山，暫時不與那虎鬥了。從容商議驅除之策。已見藍辛石在山顛上禹步作法。一會兒雙手據地兩脚朝天倒豎起來說也奇怪。藍辛石手舞數十斤的鋼叉大砍刀。與那虎奮鬥的時候。那虎一些不畏懼。卒將叉刀都奪了去。而此時藍辛石一倒豎在地。那虎反現出畏葸退縮的樣子。決鬥時威武的神氣一點也沒有了。幾次回身現出要逃跑的模樣。不知因甚麼緣故回身才走幾步。就彷彿有甚麼東西在暗中堵截了一般。又俯首貼耳的走了回來。這方面走不去。又向那方面走。也祇走得幾步。就退了回來。四方都走遍了。那虎就如冬天在冰雪之中耐不住那寒威的一樣。抖索索的立了一會。三條腳漸漸軟了下去。伏在地下不動了。藍辛石才一個筋斗翻了過來。在那虎身上從頭至尾仔細端詳了一會。走到



顆松樹下伸手摘了一根二尺多長的松枝在虎背上打了兩下和趕牛羊一般的趕得立起來一顛一聳的走下山那虎在未經藍辛石用法力降服以前雖是三條腿走路反比尋常四條腿的虎還要走得快些並一些兒看不出是斷了一條腿的此時一經藍辛石法力的壓服那腿就彷彿才斷不久負痛不能行走的一瘸一跛衆紳士看了好不高興兩個苗蠻子也歡欣鼓舞的迎上去藍辛石將虎趕到山脚下交給兩個苗蠻子說道趁他此刻正被我的法力制住了從速將他的皮剝下來過了時又得費事了兩個蠻子聽了一齊動手也和屠夫捉豬的一樣一個揪住虎的兩耳一個扭住虎的尾巴真是一對蠻子將虎掀翻在地就從腰間拔出解腕尖刀來從虎口的下頷起一刀劈到肛門把虎肚皮劈了一條裂縫實施剝皮的手段藍辛石因通身衣褲都



汗透了。祖師的偶像還在胸前。急忙回家安放了祖師的像。更換了一套衣服。因許多紳士尚在門外。不曾作別回去。不能不出外應酬。又惦記那虎的皮。不知已剝下來了沒有。遂回身走了出來。衆紳士這才一齊上前。向藍辛石道賀道謝。藍辛石說道。這回的事全仗祖師的威力。與諸位先生的鴻福。方能將這孽障尅服下來。祖師原不許我去的。就是我自己也委實不願意。滿額無奈。這孽障竟是有意與我爲難。居然敢到我對面山上來長嘯大吼。我若再不出去。說不定這孽障就要找上我的門來。我一時憤不可遏。不暇問祖師許與不許。惟有一面請祖師同行。一面心中發下誓願。但能仗祖師的威力除了這孽障。從此永遠不再殺虎。雖在狹路相逢。亦祇有避讓如起絲毫殺虎的念。卽死於虎口。祇是我雖發了這個誓願。上山與這孽障比併起來。祖師仍不肯。



附體所以三次都被這孽障將刀叉奪過去了。我在這時候已危急到了萬分心想祖師附我的體已十多年了爲甚麼忽然在這緊要的時候使我爲難呢大約是不相信我的誓願真能此後與虎狹路相逢不起殺念因爲我生性不能與毒蛇猛獸相見見面便如仇讐不殲滅不痛快十多年來的習慣又是遇害必除一時未必果能變易舊性祇得從新默禱祖師但能仗祖師威力除了這孽障我情願從此成爲廢人永遠不能殺虎發了這個大願祖師才肯附我的體了我之所以披髮倒豎起來便是祖師的法身出現任憑這孽障的神通再大些見了祖師的法身也不由他不貼伏了藍辛石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所立的地位離虎不遠那兩個苗子已將虎皮剝下了一半因聽藍辛石說話聽出了神忘季用力將虎按住以爲皮且剝了一半也用不着再提防逃



跑了。誰知那虎乘兩個苗子不在意的當兒一蹶劣跳了起來對準藍辛石狠命一撲藍辛石正在說話也沒提防有此一着猛然見一團黑影從側面朝自己撲來那裏來得及避讓呢祇連忙振左臂一揮也對準黑影迎上去失口一聲哎呀沒叫出那虎已被藍辛石一臂膊揮撲一丈開外跌下來又死了不過藍辛石這條臂膀也同時如受了刀劈禪下來血流不止連同衣袖被虎爪抓破了一道尺來長的裂口已傷了筋絡從此使不動鋼叉了好在藍辛石業已發願成廢人並不懊喪送衆紳士去後即收拾起刀叉不再入山打獵一心跟着他師傅方紹德修練這日正是八月十四藍辛石正自在家研練法術忽聽得有人在門外高聲喊道二師弟在家麼藍辛石知道是大師兄盧瑞來了這盧瑞是個甚麼人呢就是柳遲被困在荒山之中聽得與周季容談話

的那個壯士。看官們大約也還記得那時盧瑞與周季容所談的是關於盧瑞本人犯了色戒。決心伏罪自殺的事。盧瑞犯戒的端末已在盧瑞口中述了一個大概。至於盧瑞的出身履歷。因與本書有些關係。祇得趁這時候紀述一番。盧瑞是江西吉安府人。盧家世代經商。到盧瑞生長十二三歲的時候。他父親的年紀已有五十多歲了。因歷代經商的貯積。已將近百萬的產業。在各省開設的商行字號。雖仍繼續營業。不曾收歇。然他父親以年老不欲過於操勞。各處的店務都完全委託夥友。自己就住在吉安府家中。安享清閑日月。盧家住的地方。地名就叫做盧家堡。因是住居年久的緣故。盧家的人口又多。房屋又大。所以地方人都順口叫爲盧家堡。盧瑞的父親名敦甫。是一個胆量極小。計極工的人。自五十歲以後。雖然終年閑住在家中安享。然對於各處。



所開設商行字號的盈虧消長。以及各夥友的賢奸勤惰，皆能瞭然於心。絲毫不能在他跟前掉槍花。使手段。因此盧家的家業。月不同月。年不同年的繼長增高。各處商行字號每年盈餘下來的金銀。都歸總在盧家堡一處。盧敦甫恐怕金銀存積的太多。容易惹得盜賊的眼睛發紅。吉安一府的富商。最多尋常富商收藏銀兩的方法。普通都是在家裏深奧的房中。掏掘一個土坑。將所有的銀子。用大鍋爐鎔化成汁。傾入土坑之內。使成一個大塊。下次鎔了。仍向坑裏加上去。加到不能加了。就在旁邊又掘一坑。那時是承平之世。爲人一生到老。不見有刀兵之禍。銀兩是這們藏着水也。推不去火也燒不去。竊賊不待說。奈何不得便是有明火執仗的強盜。明知銀坑的所在。像這般山丘也似的銀塊。倉卒之間。又有何方法能夥到別處去呢。因此一般大富商。皆以此。



爲藏銀最妥當的方法。盧敦甫存積的銀兩一多也就仿效這種方法收藏起來。但是像這般收藏最妥當的僅有銀兩銀兩以外的貴重東西便不能照這種辦法。盧敦甫爲防範盜賊起見在住宅周圍挑了一道護莊河就將挑河的泥砂築成一座土城出入均由一道木橋橋頭有鐵柵門。柵門旁邊有一所小房屋用了兩個壯健漢子看守房屋的牆壁也建造得十分堅固決不是一般竊賊所能挖掘得通的是他們防閑設備。盧敦甫還嫌不穩固尋常富商之家照例都請了會武藝人常川住在家保鏢的盧家歷世豪富這種保鏢的武士也歷世豢養了不少傳到盧敦甫手上專一注重防範盜賊的方法就覺得家中歷來豢養的武士多沒有驚人的本領想再聘請一個武藝最高強的使遠近盜賊聞風胆怯不敢來盧家堡嘗試大凡豪富之家越是注意防。



範盜賊盜賦。越是爭先恐後的轉他的念頭。盧家堡在未經盧敦甫有這種設備以前。每年總有幾次盜賊來光顧的事。保鏢的武士。因有一次將賊捉住了一個。送到縣衙裏辦了。在逃的賊便唧恨那個動手捉拏的武士。不到兩個月。竟想方設計。把那個武士謀害死了。替那被捉的賊夥報仇。有此一來。其餘的武士。自後遇了盜賊前來光顧。多是有意裝聾作啞。等賊人略得了些東西到手。才大呼小叫的。把賊人嚇跑。不敢認真和盜賊爲難作對了。盧敦甫就爲這些情形氣忿不過。而家業又更加富足了。所以不能不如此認真防閑。那時江西有一個唱大花臉的戲子姓胡。因身材生得異常高大。認識他的人。都稱他爲胡大個子。這胡大個子從小練得一身驚人出衆的武藝。年紀才十八歲。便隨着戲班到湖南唱戲。那戲班裏面撫州人居多。撫州人的口音。有幾

個字從來咬不像京音。唱起戲來。遇了那幾個咬不像的字。仍是用撫州的口音說出。在台下看戲的聽了。總是齊聲喝倒采。江西戲班在湖南受這種倒采。也實在受的太多了。然沒有方法對付。祇得忍氣吞聲。胡大個子這戲班到湖南來。也受了幾次這種倒采。胡大個子年輕氣性大。又仗着會些武藝。那裏忍耐得住。湊巧那個戲班裏的角色會武藝的。共有十多個。其餘的雖不會武藝。然是唱戲出身的人。手脚究竟比尋常人便捷些。胡大個子一人被倒采喝的忍耐不住。就用言語激動全班的人。主張將所有看戲的人毒打一頓。以洩胸中積忿。有了十多個會武藝的在一塊。有甚麼禍撞不出呢。那次唱戲的地點在湘潭城隍廟。全班戲子都暗中準備。停當了。出台故意唱出撫州口音來看。戲的如何想得到。戲子已安排報復的手段。照例一聲倒采喝出來。這



一聲倒采才出口台上的鑼。頓時停了裝戲的各人掣出兵器在手。也是齊發一聲吼。一個個從台上跳下來。各舞手中兵器向人叢中殺去。看戲的一則沒有防備。二則老弱小孩居多少壯的也多不會武藝。那裏是這班戲子的對手。真是斬瓜截菜一般的祇殺。待滿廟的人抱頭亂竄。廟門早已被班裏的關閉下鎖了。逃也逃不出去。不須片刻工夫。死的死傷的傷所剩不過十之三四了。幸虧戲子停鑼動手的時候。有立在廟門口的人見機得早。抽身逃出了幾個。往四處大喊救命。鬧得湘潭一縣的人都和發了狂的一般。奔到城隍廟來救人。城隍廟的廟門有四寸多厚用鐵皮包裹了的堅固非常。裏面的門門更粗壯。加上了鎖。外面的人想衝破進來委實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並且聞風奔到城隍廟來的人手中沒帶兵器的居大半就是帶了兵器也不過是。



單刀鐵尺之類。怎能衝破這城門也似的廟門呢。因此奔來救人的人雖多。祇是都擁在廟門外。望着廟門着急。分明聽得廟裏殺的鬼哭神號。無法進廟援救。有些年輕力壯的。扛起街石來。對準廟門亂撞。無奈那門太厚太牢了。撞了好大一會。撞不破。虧得驚動了一個姓鄧的好漢。奮勇跑到城隍廟來。大聲叫。衆人讓開。將廟門兩旁安設的兩個大石獅子一手挽住。一個立在廟門中間。左一下右一下。朝廟門碰去。不過三五下。就把門斗碰破了。廟外的人就此一擁衝進去了。看了廟裏衆人死傷狼籍的情形。沒一個不雙眼發紅。拚命與那些戲子廝殺。這一來激動了公憤。滿城的湘潭人。抓着江西人便殺。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第一件械鬪最烈。而又最沒來由的。便是這件案。爲這件案。也不知參革了多少有關係的官員。這案倡首釀成的人。就是這胡大個子。胡



大個子這次殺人極多。自己居然一點兒沒受損傷。乘着紛亂的時候。逃離了險地。他那一班的戲子。安然逃出來的。祇有他一人。他逃回江西。後仍以唱戲爲業。武藝也更練得高強了。江湖上會把勢的人。多有聞名拜訪他的。知趣的多不敢與他較量。不知趣的動手無不被他打得大敗。唱戲唱到四十歲。不知何故。忽然啞了嗓子。不能上台了。有一個吉安的富商。仰慕他的威名。就禮聘到他家裏保鏢。有了他那們大的聲名。果然嚇得一般盜賊不敢妄動。慾念盧敦甫的家財。漸漸要成爲吉安一府的首富了。久聞胡大個子的名。便託人暗地向胡大個子說。願意加倍出錢。請胡大個子到盧家來。胡大個子眼睛祇認的是錢。有甚麼不可遂託。故辭了老東家。變成盧家堡的鏢師了。那時盧瑞的年紀。正是十二歲。延了先生在家裏讀書。盧瑞讀書聰悟絕頂。然極不

喜用功成日成夜的祇歡喜和一班保家的武士在一塊兒使槍弄棒。自胡大個子進門後便一心要跟着胡大個子練武藝。盧敦甫愛子情切並且富家子弟能學會些武藝自然很好遂教盧瑞上半日讀書。下半日從胡大個子學武。夜間也和胡大個子做一間房睡覺以便早晚練習。這日正是八月十四夜間。胡大個子教盧瑞練了一會拳腳。很疲乏的睡了。約莫睡到三更時候。朦朧中忽覺有人揭動帳門。替富商保鏢的人自是隨時隨地都很警覺提防。有人暗算。胡大個子才覺得帳門一動立刻一翻身坐起來順勢一腿就往帳門外掃去並沒掃着甚麼。却聽得房中有冷笑的聲音。胡大個子一聽到這冷笑之聲那敢怠慢。他夜間從來擁着一把單刀同睡的。這時已綽刀在手一手將帳門撩起待躡下床來不知房中究是何人冷笑。且俟第六十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六十四回 盧家堡俠奇搶門生 提督衙羣雄爭隊長

話說胡大個子正待躡下床來。忽聽得那冷笑的人說道。久仰大名。原來是好一個大飯桶。請從容下來。不要嚇壞了你的小徒弟。胡大個子聽了。不覺怔了一怔。暗想這東西半夜到我房間裏來。被我覺察了。還能是這們從容說笑。可見他的胆量不小。他若沒有可恃的本領。決無如此大胆。我這房間裏。豈是半夜三更外人好隨意進來的。被我一刀砍死了。冤也無處伸訴。這東西來得如此從容。我倒不可輕視他。五年的威名。不要一旦壞在他手裏才好。胡大個子心裏。這般着想。兩眼。

就撩開的帳縫向房中一看。清秋明月射進窗來，照耀得房中透亮。祇見房中立着一個遍身穿白的人，身材不大，是一個瘦而長的體格。頭上戴的也是一頂白色頭巾，雖看不清面貌，美惡然就神情氣概看去，可以看得出是個中年以上的人物。雙手空空，好像沒操着兵器裝束。也不是夜行人模樣。胡大個子見不是綠林中夜行人打扮，不由得自己寬慰自己：心裏略安了一點兒，便不存心畏懼。一面跳身下床，隨卽立了個等待廝殺的架勢。一面朝着那白衣人喝道：「你是甚麼人？半夜三更闖進我房間裏來，有甚麼事故？」快說快說，言語支吾就休怪我。魯莽說時，將手中刀緊了一緊。祇等白衣人回答。一言不合就要殺。將過去的模樣，那白衣人並不回答。祇斜着兩眼，望着胡大個子冷笑。瞧不起胡大個子的神情，完全在這冷笑上面表現出來了。胡大個子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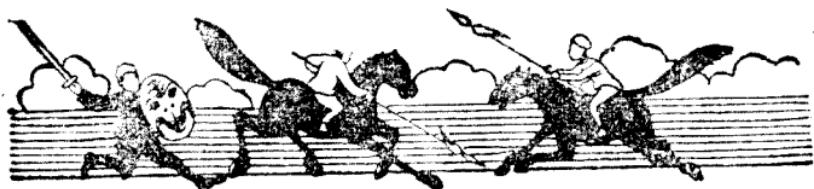
端遭人這樣白眼恨不得立時動手一刀將這廝劈死祇是胡大個子的年紀已有五十多歲了對於江湖上綠林中情形很有些兒閱歷知道世間有能耐的人很多稍不謹慎胡亂和人動手說不定頃刻之間就弄得身敗名裂暗忖這盧家堡不比尋常莊院四圍護莊河有兩三丈寬一丈多深河這邊又有丈多高的土城包圍了非有大本領的人休想在半夜偷進裏面來並且夜行人照例是穿黑衣爲的黑色在夜間使人不容易看見這廝却渾身着白不是有意給人好辨認嗎若沒有驚人的本領怎敢是這們行徑胡大個子一如此着想不知不覺的氣就餒了許多見白衣人祇冷笑不做聲便接着說道你再不回答我就要對不起你了你知道我在這裏是幹甚麼事的不是我歡喜得罪江湖朋友與江湖朋友作對古人說得好食人之祿忠人之事我

胡大個子於今既吃了盧家堡這碗護院的飯。一概由不得我自己作主。胡大個子說這話的用意是恐怕來人不知道他是久享盛名的胡大個子。於今已改受了盧家堡的聘。所以特地表白出來。祇見白衣人緩緩的將頭點了兩下。說道：你不這們表白倒也罷了。你一提起胡大個子這四個字。我就不由得有些冒火。不過我和你也沒有私仇。此時那有工夫與你計較。明人不說暗話。我此來是爲向你借盤纏的。並不要多趕緊拿出一千兩銀子來。我還有要緊的事去不可耽擱了我的時刻。胡大個子聽了不由得有些冒火的話。簡直摸不着頭腦。接着聽得硬說要借一千兩銀子。一時更不知要怎生回答才好。又暗自尋思道：這東西的本領我十九敵他不過。不給他銀子自免不了與他動手。動手被他打輸了銀子還是得拿給他。我五十年的威名又從此喪盡。



了。不動手就拿銀子給他罷。我自己不但拿不出這多的銀子。就是拿得出也沒有當鏢師的暗中賠銀的道理。待向東家那裏去取罷。我是得薪俸在這裏替他家保鏢的這種話如何好說出我的口來。胡大個子正在如此躊躇不決。白衣人已連聲催促道：快拿快拿。這有甚麼遲疑？我不能顧你願意不願意？你願意爽利些如數拿出來免我勞神費力。固然是好。你就不願意我也非從你身上拿一千兩銀子決不離開這盧家堡。胡大個子聽了這般聲口。益發不敢用硬工夫對付了。祇得把單刀放下來。雙手向白衣人抱拳說道：我雖沒有眼力。然看了你老哥的氣概行爲。也知道你老哥是個夠朋友的好漢。一千兩銀子算不了甚麼事。請坐下來談一談罷。旋說旋端一張椅子讓坐。白衣人一面就坐。一面說道：一千兩銀子自然算不了甚麼事。就去拿來給我好走。

路。胡大個子側着身子坐下來陪笑說道。我很願意拿一千兩銀子。結交老哥這們一個朋友。請問老哥尊姓大名。貴處是那一省。白衣人聽了。現出不耐煩的神氣說道。我一不和你攀親。二不與你結義。要你請教我的姓名住處幹甚麼。你願意拿一千兩銀子。快拿出來就完事。少囉唣爲妙。胡大個子好不着急。祇得仍陪着笑臉說道。我願意是極願意。無奈我在這裏的薪俸。祇有三十兩銀子。一月一年多積下來的。總共不過四百來兩銀子。可否求老哥通融一點。將就些拿去使用。麼。白衣人哼了一聲道。誰和你做買賣爭論價目似的。要多還少。一千兩少一錢一厘也不行。你替人看家。一年才積下這一點兒銀兩。就孝敬我。使用了也不痛快。你去向你東家說罷。少了是不行的。胡大個子祇急得搔耳爬腮。半晌又對白衣人作了個揖道。望老哥體諒。我既吃了東



家這碗護院的飯。每月受東家的薪俸。這種話委實有些不好意思。向東家開口。白衣人不待胡大個子說了。即將兩眉一豎。厲聲說道。廢話少說些。不教你去。向你東家。開口吉安。一府少了富家。取不出一千兩銀子嗎。我爲甚麼巴巴的跑到這裏來。你是識時務的。便不要再囉唣。惹我生氣。胡大個子至此已知道軟求是絕望了。祇得垂頭喪氣的起身。到裏面敲盧敦甫的門。此時盧敦甫已深入睡鄉了。被胡大個子叫了起來。問甚麼事。胡大個子吞吐了一會才說道。今夜落了強人的圈套了。我一則爲保全東家的財產。二則爲保全小東家的性命。不能不忍氣吞聲。來找東家商量。此刻來了一個江洋大盜。本領大概比我差不多。剛才乘我正睡着的時候。悄悄偷進我的房間。先將小東家挾在脅下。待要把我刺殺。虧我機警。帳門一動。我就醒了。轉來本當使

出些手段來。給點兒厲害他看。一看小東家在他脅下。投鼠忌器。嚇得我不敢動手。祇好暫時用軟工夫對他說道。朋友若是一時短少了路費。不妨向兄弟明說。兄弟是個歡喜結交的人。銀錢最不吝惜。何必把我的徒弟挾在脅下。使他小孩子受驚嚇呢。放下來好好的商量罷。叵耐那廝知道論本領敵不過我。原是有意挾着小東家在脅下。使我不敢動手殺他。我一動手。他必先下手將小東家置於死地。如何肯容易放下來呢。他說要我把你的徒弟放下來。使得我是短少了一千兩銀子的盤纏。你祇如數拿出來。我便將你的徒弟還你。你若使強有本領。祇管使出來。不過你徒弟在我脅下。我不和你動手沒要緊。一動起手來。我不能使勁。使勁把你的徒弟挾死了。你却不可怨我。這時小東家已被挾得在那廝脅下叫痛。我一想不好。那廝是個江洋大盜。殺死個



把人不算事。等到小東家有了差錯。我便將那廝砍成肉醬。也不能抵
償小東家的命。並且這種江洋大盜。不來則已。來便不止一人。爲一千
兩銀子。認真得罪他們。使東家永遠提心弔胆的防備。就令他不將小
東家挾在脅下。我也不想過於認真。給東家惹禍。所以忍着氣來找東
家商量。看東家的意思怎樣。好在一千兩銀子。不是大數目。盧敦甫
聽說自己兒子被江洋大盜挾在脅下。自不免心中慌急起來。連忙說
道。銀子事小。祇要他不損傷我的兒子。請你快去和他說。我就帶人搬
一千兩銀子出來給他。胡大個子道。東家萬不可去見他的面。銀子我
自己拿去給他便了。我祇等他把小東家放下來。仍得跟他見個高下。
盧敦甫連連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一千兩銀子既經給他了。還見甚
麼。高下胡大個子說。要見個高下。原不過是一句要面子的話。盧敦甫。

這們一說反覺得面上更難爲情了。盧敦甫打開銀櫃搬出一千兩銀子來。胡大個子將銀子做一包綑了。打起來往外便走。盧敦甫雖經胡大個子叮囑。萬不可與那強盜見面。然聽說自己兒子被挾在強盜脅下。怎麼忍得住不去看個究竟呢。胡大個子扛着銀子在前面走。盧敦甫便悄悄的跟在背後。胡大個子一時心裏又忿怒又慚愧。也不覺得有。盧敦甫在背後跟着走到自己房裏。一看那個穿白衣的人已不見了。清明如水的月色仍從窗口射入房中。照映得與白晝無異。胡大個子不由得詫異起來。扛着銀子立在房中間。四周望了一會。不見一些兒蹤影。一些兒動靜。祇得且把銀包放下來。撩開帳門向床上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睡在床上的小東家也跟着那白衣人不知去向了。七時心中慌急起來。連忙彎腰在床底下尋覓。見床底下也是空空的。



這才自言自語的說道。難道那狗強盜真個把我的徒弟偷去了嗎。胡大個子這句話才說出口。猛聽得背後一聲哎唷。不得了我的兒子呀。的哭起來。胡大個子沒想到盧敦甫在背後哭聲突如其來。又受了一驚。非同小可。吃驚後知道是盧敦甫了心中更着急。在盧敦甫跟前掩飾。搗鬼的話被剛才無意中露出的言語證明虛假了。然心裏着急儘管着急。表面仍得極力鎮定着。祇得安慰盧敦甫道。東家不要悲哀。大約是因我到裏面取銀子耽擱的時間略久了些兒。那狗強盜起了疑心。以爲我是安排捉拿他。不敢停留所以挾住小東家就走。不要緊。那狗強盜既下這種毒手。給我過不去。我也顧不得與江湖上人傷和氣了。我立刻去追趕那狗強盜。拚着我一條老命也得把小東家奪回。奪不回時。我也無顏面在這吉安做人了。說罷緊了緊褲帶脚上套了一。

雙。行。走。輕。便。的。草。鞋。用。青。絹。裹。了。頭。盧。敦。甫。見。胡。大。個。子。說。追。趕。又。不。
急。追。趕。出。去。痛。子。心。切。祇。急。得。跺。脚。催。促。道。還。不。趁。他。跑。的。不。遠。趕。緊。
追。上。去。奪。回。來。萬。一。我。的。兒。子。被。強。盜。挾。死。了。我。祇。問。你。要。償。命。這。話。
說。得。胡。大。個。子。滿。面。羞。慚。半。晌。惱。羞。成。怒。提。起。單。刀。來。說。道。東。家。不。要。
這。們。說。我。爲。甚。麼。要。替。你。兒。子。償。命。你。是。請。我。來。保。家。的。不。是。請。我。來。
看。守。你。兒。子。的。強。盜。來。你。家。刦。搶。銀。錢。去。了。你。要。我。賠。償。情。理。倒。還。說。
得。過。去。於。今。你。家。的。銀。錢。分。文。不。曾。被。強。盜。搶。去。單。搶。去。了。你。的。兒。子。
你。祇。能。求。我。幫。忙。去。追。追。得。回。更。好。萬。一。追。不。回。也。是。你。兒。去。命。該。如。
此。不。與。我。相。干。盧。敦。甫。見。胡。大。個。子。發。怒。自。悔。出。言。魯。莽。心。想。有。胡。大。
個。子。追。上。去。兒。子。倒。有。回。來。的。希。望。若。和。胡。大。個。子。弄。翻。了。臉。真。個。不。
極。力。去。追。不。是。眼。見。得。自。己。兒。子。永。遠。落。到。強。盜。手。裏。沒。有。見。面。的。日。



子了嗎。祇得勉強按納住性子。向胡大個子作揖賠話道。師傅不可見怪。我是一時痛子情切。口不擇言。千萬求師傅原恕。師傅能替我出力。將我兒子追回來。我感激師傅無以爲報。就拿這一千兩銀子送給師傅。作爲酬勞的意思。胡大個子還沒回話。卽聽得房簷上有人說道。盧敦甫不要着急。我不是強盜。是特來收你兒子去做徒弟。教他練習能爲的練成了。便送他回來。使你父子團圓。胡大個子這種草包鏢師花錢聘在家裏太冤枉。請他滾蛋罷。胡大個子一聽這話。眞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也不回答甚麼。舞動手中單刀。直奔窗口。聳身一躍。待躡上房簷。雙腳才離地。便聽得房簷上咳了一聲。嗽咳出一口痰來。彷彿是朝着胡大個子一唾。胡大個子正躡出窗口。身到半空。跟着唾痰的聲音。一句哎呀。沒完全叫出。就一個倒栽葱。跌下來。噏啷啷。單刀拋。

到一丈多遠的階石上。胡大個子跌倒在窗外院落裏，還是哎呀哎呀的叫痛。屋簷上一路哈哈笑着去了。盧敦甫雖十二分的驚慌害怕，然因自己是一家之主，責無旁貸，又爲心痛兒子，反把自身的危險看得輕了。連忙趕出院落來看。祇見胡大個子在地下打滾，走近前看時，胡大個子口中淌出許多鮮血，果見一口凝痰正着在胡大個子的臉上。胡大個子一開口就吐出幾顆牙齒來，連連的搖頭說道：「好厲害！好厲害！」世間有這種兇惡的強盜？我的本領也委實夠不上。當鏢師用不着他。他教你請我滾蛋！盧敦甫見胡大個子着唾沫的這邊臉上，看看腫的和瓜瓢一樣，勉強掙扎起來，用雙手將腫臉捧着，心裏倒有些覺得不忍。忙用好言安慰道：「師傅不要這們說。這人剛才在房簷上說不是強盜，話雖是由他自己說的，然照情形看起來，也實在不像是強盜的舉。



動若真是強盜舍間有的是金珠寶物憑他的能爲甚麼東西取不去我兒子值得多少錢他巴巴的來刦去有何用處如果這強盜有這種本領將師傅打傷刦了我的金珠寶物去了師傅便可以說不夠當鏢師的話於今打傷師傅的既不是強盜古話說得好強中更有強中手世間沒有個真能打盡天下無敵手的人便沒有個能誇大話當鏢師不被人打傷的人舍間聘師傅是爲保護銀錢祇要銀錢沒被強人刦去師傅就算盡了鏢師的職務了盧敦甫說這類話原是於無可安慰之中尋出這些話來安慰然在胡大個子聽了忽然想起剛才回答盧敦甫要他償命的話來這話一句句針鋒相對簡直是拿他的拳頭打他的嘴心中更是覺得難受了那裏還有顏面在盧家堡當護院鏢師呢一時半刻都停留不下當下也不再說甚麼捧着腫臉回房連夜拾

奪了行李。不待天明就去向盧敦甫辭職。盧敦甫雖親耳聽得那白衣人說。並不是強盜。是特來收他兒子去做徒弟的。將來本領練成了功。便可使他父子團圓。但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如何捨得給一個不知姓名籍貫的人。搶去做徒弟呢。並且富有產業的人。對於承襲產業的兒子。特別看得比尋常人家不同。尋常人家多希望兒子成立。巴不得練成很好的本領。好創家立業。耀祖光宗。豪富人家便沒有這種思想。祇要是一個兒子。儘管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提刀。凡百技藝一無所長。是絕不要緊的。盧敦甫教兒子從胡大個子學習武藝。夜間陪胡大個子同睡。並不是存心要兒子練成如何高個的本領。不過恐怕兒子的體格不強。不得永年。練習些武藝。一則可以強壯身體。二則外面傳出些會武藝的聲名。可以使盜賊存些兒畏懼的心思。不敢輕易轉盧家。



堡的念頭。誰知因陪胡大個子同睡，倒弄出這種禍事來。回房後越想越難過。正在悲傷的時候，胡大個子進來辭職。見盧敦甫滿面的淚痕，祇得說道：「今夜的事，自是我對不起東家。我也知道東家心裏必是很難過的。但是我心裏的難過，也和東家一樣。我受東家的薪俸，充當護院的鏢師，就在我睡的房裏，鬧出這種亂子來，無面目見人。還在其次，承東家不棄，將小東家託我教練武藝。我教得好好的徒弟，竟被人當我面奪了去。我不能要回來，這未免太使我過不去了。據那廝說，不是強盜，是特來收小東家去做徒弟的。我想那廝有本領，要傳徒弟，豈愁沒有徒弟可收？就算他歡喜小東家的資質好，這樣好資質的徒弟不容易得着，他也應該知道東家不肯教小東家練習武藝的人，我更不是定要霸佔小東家做徒弟的人。何妨在白天裏堂堂皇皇的來？」

見東家要小東家拜他做師傅呢。是這們黑夜乘人不備，強搶徒弟的事也實在太希罕了。我鏢師可以不當徒弟，也可以不教。惟有這口氣却不能不出我於今辭別東家出去就從今日中秋節起出門訪查小東家的下落。看那廝劫到甚麼地方傳授些甚麼本領。不訪查一個確實的下落便死在異鄉異地也不回吉安府來。盧敦甫聽得這般說，卽對胡大個子作了一個揖道：「師傅肯這們替我出力，能使我父子團圓。我自願將那一千兩銀子送給師傅，作為酬勞。」胡大個子因受了白衣人這種奇辱，自料此項消息不久必傳遍吉安，本人為體面計，已打算從此離開吉安，所以見盧敦甫悲傷流淚，就順口說出這番誠懇的話來。以爲盧敦甫見他替自己去尋訪兒子，必送他些盤纏旅費。誰知盧敦甫要



等到他父子團圓後。才肯拿那一千兩銀子做酬勞。盤纏旅費的話。一個字也不提起。祇落得一個不值錢的揖。胡大個子也知道盧敦甫平日鄙吝得厲害。祇得自挑行李退出盧家堡。胡大個子雖是從此離開了吉安。然因十四夜受了白衣人的創。自後見了凡是穿白衣的人。就不由得心驚胆怯。那裏有這勇氣敢去找白衣人探訪他小東家的下落呢。祇是他這小東家究竟被甚麼人刦去了呢。白衣人究竟是誰。爲甚麼收徒弟是這樣的收法。這樣說起來來源極長。看官們不待在下交待大約也知道。他這小東家被刦的事。不但關係呂宣良與柳遲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在嶽麓山雲麓宮門外之約。並是這部奇俠傳的前後一個開合大關鍵。必不厭在下麻煩。許可在下從頭敘述。要從頭敘述這椿事。就得從清代中興名將鮑春庭的一員部將寫起。鮑春庭

有八個最勇敢善戰的部將。第一個姓孫名開華。就是民國元年做過福建都督孫道仁的父親。這孫開華當年輕的時候。原是一個賭博無賴的青皮。親兄弟三個都是一般的無賴性格。地方上的遠近鄰居。沒有一個不望着他兄弟的背影。就害怕得奔逃躲避的。孫開華的父親死得早。母親雖甚賢德。却因家計貧寒。不能教三個兒子讀書。也不能送三個兒子學一項手藝。爲的是三個兒子都生成難馴的野性。鄉下做手藝人誰也不肯收他們做徒弟。祇得勒令他兄弟三人。每日打多少柴。撈多少魚。作爲家中生計。孫開華水性獨好。能在水上行走。祇腰以下浸在水中。腰以上完全露在水面。能頭頂一大袋米。走過一兩里路的河面。水不浸過胸膛。米袋上不沾半點水痕。他有這般好的水性。所以他母親教他每日出外撈魚。撈魚變賣了錢。十有九送到賭博裏。



而去了。祇有一成回家養娘。他不但水性獨好。氣力更是極大。也沒從教師練過武藝。尋常二三十個蠻漢在他惱怒的時候。沒人敢近他的身。講到他的性情舉止。竟和水滸傳上的李鐵牛一樣。本領却比李鐵牛還多一椿。會水。他二十幾歲的時候。他母親死了。家中一文餘蓄沒有。三兄弟商量。二人推他去舅父家報喪。並告借些銀兩。好安葬母親。他不能推諉。祇好跪到舅父家中。對他舅父叩頭號哭。報告如此長短。他舅父自然顧念兄妹之情。當即拿了十兩銀子給他。教他先歸家準備葬事。自己隨後就來。他拿了那十兩銀子。一路回來。無意中遇了幾個平日同賭錢的賭友。不知如何知道他身上有十兩銀子。生拉活扯的拖他去賭。他一時賭興發作。便轉念一想。這十兩銀子。辦我母親的葬事也太不夠了。莫不是我母親有靈。教我在賭博場多贏個幾十兩。

銀子好回家熱熱鬧鬧的辦一番喪事。替我母親風光風光這樣念頭一轉。即時祇覺得有利不覺得有害。一面心中默禱他母親在天之靈。保佑他多贏些銀兩。一面跟着那幾個賭友同進賭場。但是他默禱儘管默禱。靈驗却一點沒有。反比平日輸的痛快些。一注也不會贏過十兩銀子。已輸得乾乾淨淨。毫釐不剩。孫開華到這時才着急起來。向同賭的借錢。想再賭幾下撈本。同賭的都素來知他是有借無還的。誰肯借給他呢。他氣極了打算行強。將輸去銀兩搶回來。又自覺得理虧。沒這勇氣。賭博場中的規矩。輸了錢不能再賭的人。連看都不許看的。因爲要賭的人多。不賭的把地位佔了。要賭的便沒地方下注。照例由開設賭場的人。在場上照料。誰的手上賭空了。就請誰下場。孫開華既借不着錢撈本。便沒有在賭場中留戀的資格了。垂頭喪氣的走回家不。



能隱瞞哥哥弟弟。他哥哥弟弟也都是好賭如命的人。不能責備他埋怨他。祇得三人商量。舅父快要來了。沒有錢買辦衣衾棺木。這事怎麼了。虧得孫開華有主意。主張趁舅父還不曾來的時候。趕緊將母親的屍首用蘆席包裹了。胡亂揀一塊地方。掘一個窟窿埋了。急忙做起墳塋來。舅父來時見已經埋了。必不追究棺木衣衾的事。就可以媽糊過去了。他哥哥弟弟以爲然。依照他的主張。三人慌急慌忙的將母親埋了。果然掩埋停當後。他舅父才來。見屋中並沒停放靈柩。動問方知道已經葬了。他舅父懂得些堪輿之術。帶了個羅盤來。教三人引他到墳上去看。三人都誠惶誠恐的。生怕舅父盤問裝殮時的情形。他舅父到墳上一看。孫開華那時靠近他舅父站着。他舅父猛不防。朝着他就是兩個嘴巴。打得孫開華更加慌了。以爲用蘆席包葬的事必然被舅父

看。出。來。了。嚇。得。跪。在。地。下。叩。頭。正。待。認。罪。說。該。死。的。話。他。舅。父。已。蹠。脚。
說。道。你。這。東。西。不。是。不。知。道。我。懂。得。地。理。你。母。親。葬。墳。爲。甚。麼。不。等。我。
來。看。過。再。葬。你。知。道。這。地。方。是。一。個。大。富。大。貴。的。好。所。在。麼。於。今。可。惜。
都。被。你。們。這。三。個。不。孝。的。東。西。弄。壞。了。已。走。洩。了。地。氣。不。中。用。了。這。種。
地。名。叫。猪。婆。地。不。能。用。棺。木。衣。衾。裝。殮。好。了。去。葬。的。祇。能。用。草。包。了。還。
不。能。深。葬。祇。能。入。土。一。尺。五。寸。就。得。掩。埋。我。悔。不。該。拿。十。兩。銀。子。給。你。
使。你。們。好。買。衣。衾。棺。木。孫。開。華。聽。到。這。裏。就。截。住。問。道。不。用。草。包。用。蘆。
蓆。包。了。葬。的。使。不。得。麼。他。舅。父。見。這。話。問。的。奇。怪。連。忙。反。問。道。是。用。蘆。
蓆。包。了。葬。的。嗎。孫。開。華。便。將。歸。途。遇。賭。博。朋。友。以。及。種。種。情。形。說。了。道。
我。兄。弟。因。恐。怕。你。老。人。家。跑。來。看。見。不。敢。掘。深。了。就。擱。時。間。果。祇。掘。了。
一。尺。五。寸。深。就。匆。匆。撥。土。掩。埋。了。他。舅。父。聽。了。心。中。明。白。是。有。神。助。他。



兄弟必然發達。那時正是洪楊之亂，才發動不久，湖南各地招兵。孫開華兄弟就去投軍。孫開華投在鮑春庭部下，仗着生性勇敢，武力絕倫。每次臨陣必勇冠三軍，斬將搴旗，所向無敵。論功行賞，每打一次仗，陞一次官。不到幾年，已做到提督軍門，賞穿黃馬褂。祇是孫開華的官，雖做到提督軍門，性情舉動却還和未曾做官一樣。打仗的時候，固然是與士卒一般，裝束一般的起居飲食，就是不打仗了，也絲毫沒有官派。時常提着大壺的酒，大鉢的肉，到營盤裏找着一般會武藝的兵官大家痛飲暢談。他軍隊駐紮的地方，必打聽有不有會武藝的人。祇要有，會些兒武藝的，孫開華必延納到營盤裏來，談論拳棒，真有能爲的，就留在營中，好好的安插位置，到處如是。後來這情形越傳越開了，有許多身抱絕技的人，知道有這條出身的道路，從多遠的趕到孫開華駐

軍的地方來。這時孫開華已做了廈門提督。衙門裏會武藝有能爲的人。一時沒有相當地位安插的。還有百數十人。祇得另設一個護衛的名目。將這許多有能耐的人都充當護衛之士。但是這種護衛隊應該有一個最有能爲的人當隊長。然而百數十人個個都是身懷絕技。自以爲了不得的人。誰肯佩服誰。誰肯居誰之下呢。在勢又不能各顯本領。大家較量一番。孫開華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試驗本領強弱的方法。來對這一百數十個衛隊說道。看你們各有甚麼絕技。一個一個顯出來。由我來評判高下。不許爭論。經我評判之後。認爲可以當隊長的。再看你們服也不服。有誰不服。就請誰出頭較量一下。一百數十人都說這方法很好。於是有一個人出頭說道。我的本領須用十石大豆方能顯出來。孫開華卽教人備辦了十石大豆。問他怎生顯法。這人將十。



石。大。豆。部。傾。在。一。個。大。廳。上。平。鋪。了。三。四。寸。厚。脫。出。一。雙。赤。腳。來。在。大。
豆。上。走。一。路。過。去。看。他。赤。腳。所。踏。之。處。大。豆。部。被。踏。得。粉。碎。了。回。身。走。
一。路。過。也。是。如。此。連。走。了。數。十。百。遍。十。石。大。豆。中。所。存。留。的。整。粒。不。到。
十。分。之。一。了。衛。隊。中。許。多。人。看。了。都。同。聲。贊。好。孫。開。華。也。說。這。個。漢。子。
的。本。領。了。得。忙。問。姓。名。籍。貫。原。來。這。人。是。山。東。蓬。萊。人。姓。曹。名。金。亮。孫。
開。華。正。待。說。曹。金。亮。這。種。本。領。可。以。當。這。隊。長。了。祇。是。話。還。不。曾。說。出。
口。隊。中。又。走。出。一。個。人。來。說。道。這。種。本。領。算。不。了。甚。麼。我。有。十。石。麵。粉。
便。能。顯。出。我。的。能。爲。來。孫。開。華。大。笑。道。好。的。好。的。一。個。十。石。大。豆。一。個。
十。石。麵。粉。這。一。隊。人。的。本。領。顯。過。之。後。我。倒。可。以。開。設。一。個。很。大。的。糧。
食。行。了。說。得。左。右。的。人。都。笑。起。來。孫。開。華。繼。續。道。也。罷。既。是。要。十。石。麵。
粉。才。能。顯。出。能。爲。就。辦。十。石。來。罷。不。一。刻。照。數。辦。來。了。這。人。也。是。傾。在。

一處地下鋪得平平的却不打赤腳反着一雙有鐵釘的皮鞋從容在麵粉上走了一路過去腳落處不但沒有腳印連釘子的印也沒有來回不停步的走了無數次始終沒一脚踏下一點兒痕跡來孫開華看了贊不絕口問曹金亮心服不心服曹金亮承認這人的本領比自己高心服了願意讓隊長給他當這人很得意的說出姓名籍貫來是福建長樂人王允中孫開華恐怕更有本領高強的不敢就說出委王允中當隊長的話祇望着隊中問道有本領更比王允中高法的可快出來試一試話未說了果然又從隊中出來一人對王允中笑道老哥輕身的本領高是很高不過還沒有到絕頂老帥養了兩隻大猴子求老帥打發人牽出來試試我的能耐孫開華那時在提督衙門裏不僅養了二隻大猴子並喂養了許多的飛禽走獸兩隻猴子的身體立起來



都有三尺多高平日用鐵練鎖着還關在鐵籠裏面此時牽了出來問這人怎麼試法這人要了十串長短不一的鞭爆從一百響到一千響先取了一串一百響的用線縛在猴背上解了鎖練對孫開華說道這猴子的背上鞭爆一點着放開手來他必嚇得飛跑我能不能等到一百響鞭爆響了就將他擒回來擒回來又縛上二百響點着仍放他逃走我也能恰在鞭爆將響了時又將他擒捉到手一連十擒十縱鞭爆響歇後才擒住不算是能爲擒到手後鞭爆還響着沒了也不算能爲孫開華心想這猴子從來沒解放過背上就不縛鞭爆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擒捉得住的何況點上一串鞭爆呢心裏如此思量時這人已點着了鞭爆將猴子放開了這猴子被鞭爆一嚇脫手就躡上了一株大樹在樹枝上亂梭亂跳這人的身體就和是一張紙剪的人兒用

線繫在猴尾巴上一樣緊緊的跟定那猴。猴梭到這個樹枝人也跟到這個樹枝。猴跳到那個樹枝人也跟到那個樹枝。湊巧鞭爆的響聲一停。猴子便被擒住。在這人手裏了。在下面抬頭看的人聽得孫開華叫一聲。好大家不由己的都齊聲叫。好好字的聲音未歇。這人已擒着猴子下樹來了。正要再縛第二串鞭爆隊中忽發出一種冷笑的聲音說道。這樣的輕身算得了甚麼。不用再獻醜也罷了。這人即停了手說道。就看你的罷孫開華也覺得詫異。很注意的看隊中祇見一個年約三十開外的漢子來邊走邊笑着說道。要看我的嗎。像這樣輕身的本領。就算已到了絕頂。麼。猴子雖是個身體最靈巧的東西。然究竟飛不起。並且這猴子的身體不輕。他能上去的樹枝人有甚麼不能上去。我要請老帥放出一隻會飛的鳥來。離我一百步遠近飛起。我能和你捉猴。



子。一。樣。捉。住。由。自。己。放。出。去。的。還。不。算。真。本。領。孫。開。華。聽。了。大。笑。道。我
手。下。有。這。們。多。的。能。人。終。日。和。我。在。一。塊。兒。廝。混。我。竟。不。知。道。若。不。是。
今。日。選。隊。長。祇。怕。再。過。些。時。也。不。會。顯。出。這。些。能。爲。來。給。我。看。我。有。一。
頭。金。砂。眼。的。鵰。飛。的。最。好。氣。力。也。大。我。平。日。帶。出。去。打。獵。不。問。甚。麼。會。
飛。的。鳥。雀。都。不。能。落。他。的。眼。一。落。眼。便。休。想。逃。的。了。你。能。將。他。擒。住。麼。
這。漢。子。道。且。請。老。帥。放。出。來。試。試。金。眼。鵰。雖。不。同。常。鳥。然。他。的。翅。膀。到。
空。中。有。一。種。聲。響。落。耳。便。能。辨。別。與。常。鳥。不。同。或。者。能。托。老。帥。的。福。將。
他。擒。住。也。未。可。知。孫。開。華。即。回。顧。身。後。的。人。去。後。園。裏。將。金。眼。鵰。取。來。
那。人。領。命。去。了。去。不。多。時。祇。見。這。漢。子。忽。然。吃。驚。似。的。問。孫。開。華。道。老。
帥。有。幾。隻。金。眼。鵰。孫。開。華。笑。道。好。容。易。有。幾。隻。這。一。隻。還。不。知。費。了。多。
少。的。力。從。甘。肅。弄。來。的。休。說。我。衙。門。裏。祇。有。這。一。隻。通。福。建。也。祇。有。我。

這。一。隻。這。漢。子。聽。了。失。聲。叫。道。不。好。了。要。被。他。逃。回。甘。肅。去。了。這。漢。子。
說。完。這。話。就。轉。眼。不。見。了。孫。開。華。並。左。右。的。人。正。在。驚。愕。忽。見。那。個。去。
取。鵰。的。人。慌。裏。慌。張。的。跑。出。來。雙。膝。向。孫。開。華。面。前。一。跪。說。道。小。的。該。
死。被。那。鵰。在。手。上。啄。一。下。手。不。由。放。鬆。了。些。他。便。牽。着。金。練。條。飛。了。
孫。開。華。看。這。人。已。嚇。得。面。無。人。色。忙。安。慰。道。你。起。來。不。妨。事。的。已。有。那。
漢。子。追。去。了。大。家。靜。候。一。會。孫。開。華。忽。向。衆。人。問。道。你。們。聽。得。我。那。
鵰。的。叫。聲。麼。衆。人。齊。道。沒。聽。得。孫。開。華。喜。形。於。色。的。說。道。那。漢。子。一。定。
將。鵰。擒。住。了。話。才。說。畢。就。見。那。漢。子。飄。然。從。半。空。落。了。下。來。左。手。握。住。
金。練。條。右。手。捉。住。那。隻。碩。大。無。朋。的。金。眼。鵰。祇。是。已。累。得。氣。吁。氣。喘。滿。
頭。滿。額。的。汗。珠。比。黃。豆。還。大。緊。捉。住。那。鵰。惟。恐。被。他。逃。去。的。模。樣。孫。開。
華。不。覺。立。起。身。來。迎。着。那。漢。子。笑。道。真。是。好。漢。子。有。能。爲。那。漢。子。雙。手。



呈上那鵠說道。雖托老帥的福。未被他逃掉。但是已累得我苦了。直追趕了八十里的程途。還幸虧有這樣長的金練條繫在他腳上。一則能使他飛行得稍緩。二則因有這金練條。拋在後面。我才能將他擒住。若不然就更費事了。這東西在空中力大無窮。好幾次險些兒被他牽着。我走。我祇好將他抱住。不讓他雙翅得力。他才沒可奈何了。惟有張開口亂叫。孫開華接了那鵠笑道。叫聲我倒聽得了。像你這樣的能爲莫說在我這衙門裏當衛隊長。就當御林軍的隊長也夠得上。決沒有更高似你的人了。孫開華很高興的說這話。待要這漢子報上姓名籍貫。忽從隊中又走出一個渾身着白的人。身材並不雄壯。走近孫開華。跟前從容說道。這位的本領確是不差。祇是在我的眼裏看來一點兒也不希罕。我有比他再高出十倍的本領。不知老帥許我顯出來麼。孫

開華現出吃驚的神氣問道：「你還有比他高出十倍的本領麼？」是甚麼本領？如何顯法？不知這着白衣的人究竟有甚麼本領？且俟六十一回再寫。」



